

DECEMBER 2025

contents

工作资讯

GONGZUOZIXUN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2025年全国文学院联盟年会在浙江嘉兴召开	4	浙江文学馆、嘉兴市文联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国作协		
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	6	省作协办公室
打造文化新质生产力，第二期文学与影视跨界对话		
在杭举办	7	省作协创研部、之江编剧村
2025年全省文学院馆联盟年会在嘉兴召开	9	浙江文学馆
2025年全省基层文学编辑联盟培训班在嘉兴圆满举办	10	浙江文学馆、文艺嘉兴
《王国益散文选》斩获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	11	浙江省作家协会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评 论 PINGLUN

一山一水皆风景	12	陈伟华
“陌生化”的消失和消失之后	14	戴融融
浙江当代乡土文学的可能性与突围路径	17	史婷婷
从日常诗意图中析出精神的盐粒	19	流星河
人情与物性的双重交织	22	崔国发

序 跋 XUBA

我的黄金腹地，我的西域启示录	24
《新时代十年百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鉴赏辞典》序言	26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阅 读 YUEDU

在阅读的纵横里，释放人性的光芒	29
经典的多种打开方式	32
一部关于本草的人间之书	36
黄昏的褶皱与生命的纹理	38

感 悟 GANWU

有关告别的书写	40
---------	----

作家园地 ZUOJIAYUANDI

虚 构 XUGOU

除尘记	42
彗星逐日	48
落花	55

沈 萍

夏 烈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散 笔 SANBI

王学海

王文字

邵双平

张亚娟

黄立宇

月出照湖州	60	丁 真
晚归	63	阿 宝
晒太阳	65	周垚静
古樟新枝	68	周瑞明
木船	71	陈忠祥
偶遇恒庐	74	叶文华
听竹	76	卜晓莲
闲置的村庄	79	蒋月明
摇到大港去	81	童程东
夜宿老姆登	84	项 伟

汉 诗 HANSHI

萧 亮

徐闻见

叶琴华

庐山的诗	86	卢 山
飞白的诗	88	飞 白
超市里（外三首）	91	金问渔
青绿有声（组诗）	93	伍元之
低调的短笛（组诗）	95	汉 江

2025年全国文学院联盟年会在浙江嘉兴召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培育德艺双馨文学人才，进一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11月25日，由鲁迅文学院主办、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承办、嘉兴文学院协办的2025年全国文学院联盟年会在嘉兴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文学院的负责人及代表60余人参加本次年会。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义勤出席并讲话。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嘉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东和出席并致辞。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李东华主持并作工作报告，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张明远、郭艳等出席会议。

吴义勤在讲话中指出，刚刚闭幕不久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政治站位高远、



目标导向明确、战略部署科学、对策举措务实有力，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是文学界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举办此次年会，正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实际行动和重要举措。

吴义勤强调，全国文学院联盟工作的核心使命，就是要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德才兼备的文学人才队伍，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召开全国文学院联盟年会旨在以打造全国文学院共同交流发展平台为工作方向，以文学教育、文学人才培养为合作重点，发挥好团结凝聚作家队伍的阵地作用，开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文学院联盟成员单位要继续强化政治引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全国文学院联盟在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中的职责使命，不

断巩固和强化全国文学院“一盘棋”工作格局。注重内涵式发展，锻造骨干队伍，激发文学院联盟内生动力与组织活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服务高效的专业化工作队伍，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培育文学新力量，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贡献文学力量。

叶彤在致辞中表示，浙江嘉兴是红船起航之地，是初心始发之地，更是一片浸润着文化基因的沃土。从马家浜文化的远古回响，到运河文明的千年流淌；从茅盾、王国维、徐志摩、朱生豪、穆旦、金庸等文学巨匠的才情风骨，到新时代文学创作的蓬勃生机，这座城市始终与文学相伴、与文明同向同行。全国文学院联盟作为文学界的重要联合体，汇聚了各地文学创作、研究、教育的核心力量，是推动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此次全国文学院联盟年会在浙江召开，为我们学习借鉴各地先进经验、深化文学交流合作提供了宝贵机会。我们将以此次年会为契机，认真学习吸收各位同仁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加强与全国各地文学院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新时代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张东和在致辞中表示，浙江嘉兴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是一座兼具红色基因、江南韵味与文化活力的城市。茅盾、徐志摩、丰子恺、金庸等文学巨匠从这里走向全国、影响世界，进入当代，嘉兴还涌现了余华、黄亚洲等深耕文学沃土的实力作家，今年嘉兴作家大秀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儿

2025年全国文学院联盟年会

2025年11月 浙江·嘉兴



童文学奖。文学为这座城市注入了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既让名人精神化作可感的城市肌理，也以持续涌现的精品力作擦亮了江南文化的鲜明标识。此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界同仁齐聚嘉兴，共商文学发展大计，共话文化传承创新，必将为嘉兴文艺事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也必将为全国文学院馆的协同发展搭建起更加坚实的桥梁。

李东华代表全国文学院联盟秘书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北京老舍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周敏、河北文学院总编辑史习军、山西文学院副院长王国伟、吉林省文学院院长王怀宇、浙江文学院院长程士庆、湖南毛泽东文学院张雪云、四川巴金文学院吕成金、宁夏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杨建虎8位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依次登台发言，其他与会代表也紧扣本单位工作实际，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互动交流。大家结合本单位特色，聚焦习近平文化

思想在文学工作中的落地实践，分享经验，凝聚共识。分别从作家梯队建设、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大文学观”引领下的文学交流与传播、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角度展开分享，展现了各单位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积极探索，有效搭建了联盟成员单位间的经验共享桥梁。

本次年会增补了联盟秘书长、副秘书长，增补了理事单位、新成员单位，通过了新提名的副理事长单位。浙江省文学院馆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和浙江省基层文学编辑联盟培训班学员列席会议。浙江省作家协会、嘉兴市文联对本次年会提供了大力支持，组织与会代表参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活动”，弘扬“红船精神”，赓续璀璨文脉，深入南湖革命纪念馆、金庸故居、之江文化中心等地进行参观学习，为推进新时代文学院联盟事业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浙江文学馆、嘉兴市文联）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

11月24日上午，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研究明年工作重点。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是在全党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接续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张宏森主席所作的报告，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务实创新、振奋人心，全面总结了中国作协一年来的工作，系统部署了明年重点任务，为文学界勇担文化强国建设使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努力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

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和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团结带领全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三个“聚力”激活创新创造活

力，奋力推动新时代浙江文学高质量发展。

要聚力精品攀峰，提升文学原创能力。深入推进“新时代浙江文学精品攀峰行动”，培育、扶持重点作家和重要作品。要开展好“新荷”“新雨”计划和“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发布工作，着力发掘培养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中青年实力作家、评论家。要高水平筹办好全国性重大文学活动，进一步繁荣新大众文艺。

要聚力阵地建设，写好“文学+”文章。充分发挥浙江文学馆的平台引领作用，深化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平台)建设。要以开展新时代诗词诵读活动为切入口，高水平、创新性办好中国诗教大会。要研究和思考文学的阅读主体和“粉丝”特点，不断创作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和文学佳作，打造由文到艺、由艺到娱、由娱到产的文化文学创作新模式。

要聚力网文发展，统筹出海转化工作。扎实推进“网络文学引导工程”，推动网络文学在内容、平台、传播、产业等方面全面提升，扶持一批优秀网文作品，持续办好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和“美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采风活动，做强中国网络作家村，探索建设创新网文转化孵化平台，助力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

会议要求，要坚持开门办会，做到“目中有人”、广纳贤才。要增强创新创造能力，打破固有思维，摆脱路径依赖，树立破圈思维、发散思维。要坚持高站位、大视野，做到目光长远、谋划深远。要凝心聚力、奋进有为，通过作协“动起来”，实现作家“静下来”，创造良好创作环境，在推动新时代浙江文学高质量发展征程中发挥作协应有的组织带动和统筹引领作用。■

(省作协办公室)



打造文化新质生产力，第二期文学与影视跨界对话在杭举办

11月24日，“文脉传承 光影新生”——文学与影视跨界对话在之江编剧村举办。本次活动由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浙江省之江剧本创作研究中心（之江编剧村）和中国网络作家村协办，旨在加强创作者与产业端紧密合作，将更多饱含情感、温度与文化的力量进一步释放，助力文学“出圈”，在跨界融合中锻造精品。

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之江编剧村联席会议副召集人傅立文，省作协党组成员朱丽军出席。

省作协副主席、童话作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汤汤，省作协副主席、省网络作协副主席管平潮，浙江文学院名家工作室驻馆作家、绍兴市作协主席斯继东，省网络作协副

主席、温州大学网络文创研究院院长蒋胜男，《文学港》主编雷默，省网络作协副主席、作家蒋离子对浙江文学榜（2021-2023）上榜作品进行展示，并与产业上下游公司展开交流。

作为汤汤第一部长篇小说，《第十一个宝藏》讲述了一个初为人师的年轻老师与几个孩子一起成长的故事，这个故事传递出师生间至真至纯的情感，串起两代人的童年，童趣丰盈而饱满。长篇童话《绿珍珠》则以人类女孩木木与代表自然力量的绿嘀哩念念之间的相识、伤害与和解为故事主线，书写绿珍珠树林的毁灭再现和重生，隐喻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惊心动魄的对抗和解过程。《绿珍珠》也是汤汤最期待能够影视转化的作品，因为它深切传递了尊重自

然、珍爱自然的生态意识，既有强烈的画面感，也承载着宏大主题，以曲折的故事多层次阐释复杂的人性冲突，也让读者看到爱的珍贵与美好。

管平潮从业界最关注的世界观设定、情节打造、人物人设等角度出发，对《仙长也疯狂》进行推介。这部作品学习并继承了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写作传统，用近120万字，讲述了少年李云绝奇幻的修仙之旅，彰显了锄强扶弱、爱国护民的主流价值观，以极强的原创性和故事细节，深受广大读者和游戏影视制作公司的喜爱，具有很高的改编价值。

《天圣令》主要刻画了政治女性刘娥的情感生涯和积极正面的政治作为，并以此作为主线，描绘北宋初年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政治人文

历史风貌,它与此前已经完播的《燕云台》和正在连载的《铁血胭脂》,共同构成蒋胜男规划的“宋辽夏”三部曲。今天究竟需要怎样的历史剧?这是蒋胜男创作《天圣令》时始终在考虑的问题。她说,当前的历史题材创作容易陷入两种误区,一种是见史不见人、过分追求宏大叙事,画面沉闷,人物沦为历史的符号,让观众无法产生情感共鸣,戏越演越冷;另一种是架空无边,完全脱离历史的逻辑,色彩浮夸,人物行为为“爽”服务,降格式和古装剧抢市场,这无疑是对宝贵历史题材的浪费。带着这样的思考,《天圣令》的创作始终坚持时代的逻辑和人物的逻辑,呈现在规则内博弈,在克制中开阔的宋代气调,让每个人物角色活起来。

《水手》是雷默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灵感来源于2016年他在舟山听到的远洋水手的故事。在雷默看来,海洋题材涵盖广阔,以自然环境的复杂与多变,呈现出丰富的人文情感和表达纬度。西方文学作品向来有书写海洋的传统,比如海明威《老人与海》、康拉德《水仙号上的黑水手》等作品都传递出大海的陌生而诡谲,让读者看到潮起潮落间的雄浑诗意图,中国却很少有涉及海洋的文学作品。他希望借《水手》这篇小说形成对西方经典大海的呼应和对话,体现东方海洋题材的独特性,也希望这篇故事性很强的小说被改编为网剧。

斯继东对短篇小说《传灯》进行推介,他讲到,近些年他更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文学表达,发表于2018

年的《禁指》是他写得第一篇跟中国传统有关的小说,聚焦一代琴师的琴艺传承;《传灯》则将一个人们眼中较为抽象的书法家还原为鲜活可感的人物,让读者反思当下时代个体最欠缺的品质。

《热望之上》以民族品牌服饰崛起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横跨14年的成长经营故事,探讨个体对成功的定义,还有人生真正的价值,是蒋离子最喜欢的作品。另一部《飞越巴别塔》则聚焦浙江青年华裔后代返乡创业的故事。她说,希望通过传递多元价值观,也让书中角色代表的社会群体获得更多关注。

座谈交流互动环节,与会作家与各影视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分享,并就后续合作的可能性进行探讨。省文化和广电局影视剧管理处

处长吴莘超指出,希望文学创作者和影视公司增进交流、拥抱创新、服务时代,既扎根做好自己的作品,也真诚地对待当下,了解市场规律和影视规律,让文学通过影视作品触达更广泛的人群。西湖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副主任、西湖区文联党组书记宋静表示,西湖区积极推动文化“新三样”发展,未来将进一步助力浙江文学的影视转化,以更优质政策“筑巢引凤”,为作家以及影视行业上下游提供保障支持。朱丽军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好故事是影视作品的精髓,浙江省作协将加强组织、引导、扶持优秀文学作品的力度,推动“文学+”产业试验,搭建业界交流的平台,让新时代文学作品在跨界融合中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省作协创研部、之江编剧村)



2025 年全省文学院馆联盟年会在嘉兴召开

11月24日上午，由全国文学馆联盟、全国文学院联盟、浙江省作家协会指导，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嘉兴市文联主办，嘉兴文学院承办的“2025年浙江省文学院馆联盟年会”在嘉兴文艺之家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联盟成员单位代表、相关领导齐聚一堂，共话文学发展蓝图。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长程士庆出席会议并讲话。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副院长（馆）长章伟梁主持会议。

会议伊始，嘉兴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沈汉进行致辞，对全省各地参会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整体介绍了嘉兴市文联和嘉兴文学发展概况。随后，嘉兴文学院、绍兴鲁迅文学院、湖州市文学院、郁达夫旧居（风雨茅庐）等四家单位代表先后发言，结合各自实践分享了基层文学阵地运营经验与发展思路。

会上，程士庆首先对中国作家协会十届六次全会精神作了传达学习。随后，程士庆作联盟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联盟秉持着“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着力在平台搭建、资源整合、活动联动、服务下沉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形成了全省文学事业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程士庆强调，2026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做好联盟工作意义重大。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文化强省建设部署，以推动浙江文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提升文学公共服务效能为主线，进一步强化联盟功能，激发成员活力，努力在以下五方面实现新突破：一是深化平台建设，在增强联盟凝聚力上实现新突破；二是促进资源共享，在激发创新活力上实现新突破；三是创新服务供给，在提升公众获得感上实现新突破；四是加强扶持引导，在繁荣文学创作上实现新突破；五是强化传播推广，在扩大联盟影响力上实现新突破。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加入的五家单位名单、首届理事长轮值单

位名单及秘书处构成人员名单，为联盟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组织架构。

据悉，浙江省文学院馆联盟目前是全国率先组建的将文学院和文学馆资源聚合的文学类社会团体，现有34家成员单位，分别来自全省各地的基层文学阵地。自成立以来，形成文学资源矩阵效应，为我省的文学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整体推动了文学活动的繁荣，让文学深入基层，深入大众。下一步，浙江省文学院馆联盟将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开展联合活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基层文学服务效能，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文学动能。■

（浙江文学馆）



2025年全省基层文学编辑联盟培训班 在嘉兴圆满举办

近日，全国文学院联盟年会、全省文学院(馆)联盟年会与全省基层文学编辑联盟培训班相继在嘉兴召开，让这座兼具历史底蕴与人文气息的城市，浸润在浓郁的文学氛围之中。

11月24日下午，由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主办、《浙江作家》牵头组建的浙江省基层文学编辑工作联盟，在嘉兴开展2025年度联盟培训。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长程士庆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为全省基层文学编辑们点燃了学习交流的热情。基层文学编辑是文学事业的“铺路石”，是文学新人的“摆渡人”，更是地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基层文学创作的质量与活力，是连接文学殿堂与乡土大地的关键桥梁。浙江省基层文学编辑联盟已走过十六载，是我省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次培训班旨在进一步提升我省基层文学编辑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养，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办好文学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繁荣基层文学创作。开班仪式上，程士庆对全省基层文学编辑们提出四点希望：一是要坚守正确导向，把准文学“方向盘”；二是要精进业务本领，练就识珠

“火眼金睛”；三是要深耕本土文化，厚植地域“文化根脉”；四是要勇于守正创新，开拓发展“新路径”。

为期三天的培训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培训摒弃了单一的讲课模式，采用圆桌座谈与名刊编辑授课相结合的方式，让交流更充分、学习更深入。《文学报》记者，作家、评论家傅小平以敏锐的文学视角，分享了文学评论与作品解读的技巧；《新民晚报》专业首席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郭影结合自身丰富的编辑经验，详解了《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投稿指南、编辑要点与质量把控方法；《浙江作家》主编，小说家、编剧海

飞则从创作与编辑的双重维度，剖析了优秀文学作品的特质与挖掘路径，强调了学习、思考、选择的重要性。

圆桌座谈会上，学员们积极参与研讨，分享工作心得，探讨基层文学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与挑战。《浙江作家》主编海飞，《浙江作家》主编助理、责任编辑李广媛则在倾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一一给予解答。此次全省基层文学编辑联盟培训班的举办，不仅夯实了基层文学编辑的专业素养，更凝聚了全省基层文学力量，为浙江文学事业的持续繁荣注入了坚实活力。■

(浙江文学馆、文艺嘉兴)



《王国益散文选》斩获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

近日,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评选结果揭晓,浙江散文作家王国益创作的《王国益散文选》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艺术风格与真挚的家国情怀荣膺该奖项。期间,王国益先生用《历历风尘沐新歌》的获奖感言回溯数十年创作心路,字里行间满含对故乡、师长与时代的感恩之情。

《王国益散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4年正式出版,收录了作者耗时十四载精心打磨的16篇长散文,共计24万字。作品以“文白互现”的独特笔调,纵向贯通古今,横向放眼环球,既描摹西溪湿地、积道山等山河形胜,又深挖宋高宗“西溪且留下”、西泠印社百年传承等历史典故,更通过凤林王氏先贤、浙商群体、婺州儒学四先生等人物群像,勾勒出中华文脉的绵延脉络。该书出版后广受赞誉,中央电视台国际在线、光明网、《文艺报》等媒体先后专题报道,光明网以“十四载笔耕以‘文白互现’书写山河情怀”为题盛赞其“兼具散文之美与美文之妙”。

作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王国益深耕文学创作数十年,多部作品已斩获殊荣:《西溪寻梦》获首届全国散文大赛二等奖,《积道山之蕴》摘得第四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散文一等奖,《风雨潮头读浙商》获评首届“中国散文诗歌作家神州行”佳作奖。

此次获奖的《王国益散文选》更是其集大成之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评价其“以文化寻根为经,以情感哲思为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编织生命图景”,堪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珍贵样本”。

王国益先生将创作成就归功于多重滋养:金华故土的文脉传承给予他不竭灵感,骆宾王、宋濂等乡贤与王氏先祖的勤耕苦读精神时时激荡其心;浙师大教授王克俭等师长的点拨激励,让他坚守“十年铸剑”的创作信念;第二故乡杭州的湖山胜景与人文底蕴,化作《西溪寻梦》《百年印社何辉煌》等名篇的创作源泉。而母亲的教诲与自身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更成为他笔耕不辍的精神支柱——为打磨《西溪寻梦》,他寒来暑往十余次探访湿地,三九天踏

雪寻韵,三伏酷暑夜宿采风;为创作《中华奇庄》篇,数十次修改稿件、广纳意见,尽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创作韧劲。由此,他常说:“文章是我对家乡的一种回报,没有它会觉得心中有亏欠。”

冰心散文奖作为中国文学界的重要奖项,旨在传承冰心先生的文学精神,表彰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优秀作品。《王国益散文选》的获奖,既是对其个人创作生涯的高度肯定,也彰显了当代散文创作中“文化寻根”与“精神传承”的重要价值。正如王国益在感言中所言:“写作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它像灿烂的星空,让我得以尽情翱翔。”未来,这位老作家仍将继续以笔为犁,以纸为田,在文学的沃土上深耕不辍,书写更多文化乡愁与山河情怀。■

(浙江省作家协会)



一山一水皆风景

——评钱国丹《大美中国——追鸿笔记》有感

Article—陈伟华 Chen Weihua

跟着鸿雁翱翔天南地北，寄情山川湖海，穿越时光隧道，触摸历史的深度与温度。人们总在寻找心灵栖息地，在作家钱国丹的新书《大美中国——追鸿笔记》中，世界每一处都有书写价值与独特看点。读罢此书，最深刻的感受便是：世界是平的，更是平等的。

《追鸿笔记》是一场充满惊喜与感悟的壮阔之旅。它不仅让读者饱览自然景观与文化魅力，更深化了对历史与世界的认知。阅读时，仿佛随作者踏上探索与感悟交织的旅程，真切感受生命的无限可能与世界的广阔。

近年来，我国多家出版社都在策划出版“大美中国”系列丛书，钱国丹的《追鸿笔记》便是其中的翘楚。先不说她长期积淀的散文创作功底，也不提她已出版十余本散文专集，

单是这本书里探秘石窟的系列文章，起点就颇高。

数年前，《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突然来电，邀请钱国丹撰写一组关于我国采石遗留隐迹的散文。当时钱国丹已年过七旬，既担心长途跋涉的辛苦，更顾虑攀登诡洞奇窟可能发生的意外，便婉言谢绝了。谁料杂志社不由分说，直接给她打来一笔可观的经费，还叮嘱她租一辆好车，带上医生、护士与家人，以保障出行安全。这份诚意让她十分感动，于是一行人出发，探秘了多处采石遗迹，踏勘了大大小小的诡洞。

归来后，她写下《龙游石窟之谜》《野趣横生蛇蟠岛》《绍兴的古纤道》等文章，内容气势磅礴、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之后，《中国

国家地理》杂志以大且醒目的版面，配图刊登了这组散文，如今它们均被钱国丹收入《追鸿笔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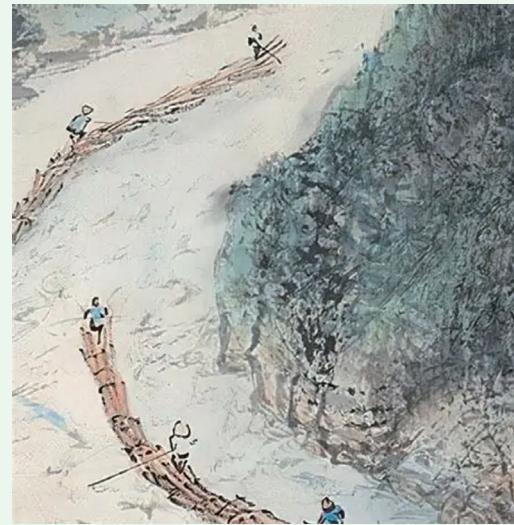
同时收入书中的，还有对舟山南沙海滩、雁荡铁城嶂、青田石门洞、黄岩布袋山、温岭大奏鼓、乐清龙舟、瓯江放排的描写。其文笔时而细腻婉约，时而一泻千里，令人目不暇接、心旌摇曳。

《追鸿笔记》属游记散文集，在结构上呈现出清晰的层次与用心的编排：其一为“平等之眼”，是消解边界的行走哲学。“世界是平的，更是平等的”并非空泛宣言，而是全书灵魂。有着十五载铣工经历的钱国丹，始终以平视姿态观天地：龙游千年石窟与台州布袋山本地小景，同获深情笔墨；俄罗斯托尔斯泰庄园与东北亚布力滑雪场，享有同等叙事重量。在她眼中，绍兴东湖采石石柱与莫斯科名人雕塑，同样承载人类精神痕迹；龙游石窟洞壁隔板与松花江冰面摔跤印记，均为珍贵的生命体验。

这种视角催生奇妙共鸣：写布袋山“瘦身石”前的窘迫，读者会想起自身旅行狼狈；在托尔斯泰“雪棺材”前默哀，异国文学信仰便与读者心中精神图腾相连。如《踏歌的麻雀》中对生灵的悲悯，这份平等观照，让此书成为跨越地域与文化的心灵桥梁。

其二是“时空之笔”，在遗迹与风景中打捞文明。全书三卷交织三重时空，自如穿行于历史深度与现实温度间。第一卷写采石工程尤为精彩，钱国丹不满足于景观猎奇，以考据严谨追溯文明：引韩愈《徐偃王庙碑》“凿石为室”佐证龙游石窟徐国渊源，用“3000 平方米面积”“30 米洞深”具象化古人采石智慧与艰辛。站在石窟底部“如瓮底昆虫”仰望时，文字完成古今对话——凿痕里既有徐人南迁史诗，也有匠人精神传承。第二卷山河书写中，历史记忆始终在场：亚布力滑雪牵出《林海雪原》往事，布袋山观瀑藏着中国式自然情怀。这种书写让风景脱离单薄的观赏性：东湖碧波是古人采石塑造的文化地貌，而双龙戏瀑则是人与自然对话的永恒命题。

其三是“笔墨之美”，尽显收放自如的文字张力。作为“庄重文文学奖”得主，钱国丹的文字兼具“汪洋恣肆与干脆利落”。她写龙游石窟宏大，则以“数十万吨石材”构建震撼；绘布袋山瀑布缠绵，用“闹别扭的情侣”喻其灵动，一刚一柔见笔力。6300 字的《世外桃源布袋山》



细节密度，堪比工笔画，却无半句赘言。

跨文化书写中，这种张力更为精妙：哈尔滨冰雕用“美轮美奂”写意，托尔斯泰庄园以“望不到尽头”白描；写滑雪刺激时笔触飞扬，述祭祀默哀时归于沉静。如她塑造人物“事真、情真、意真”的信条，写景亦求“形真、神真、情真”，让文字兼具史料厚重与散文灵韵。

合上书页，雪地履痕、石窟光影、瀑布轰鸣仍在眼前。钱国丹用跨越时空的行走证明：真正的宁静美好，不是在远方猎奇，而是在平等看世界的眼光中。跟随她的文字，能触摸徐人凿石温度，感受滑雪心跳；读懂采石遗迹文明密码，领悟“万物平等”哲学——这正是《追鸿笔记》最珍贵的馈赠：让读者在他人行走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陌生化”的消失和消失之后

——谈萧耳《望海潮》

Article— 戴融融 Dai Rongrong



《望海潮》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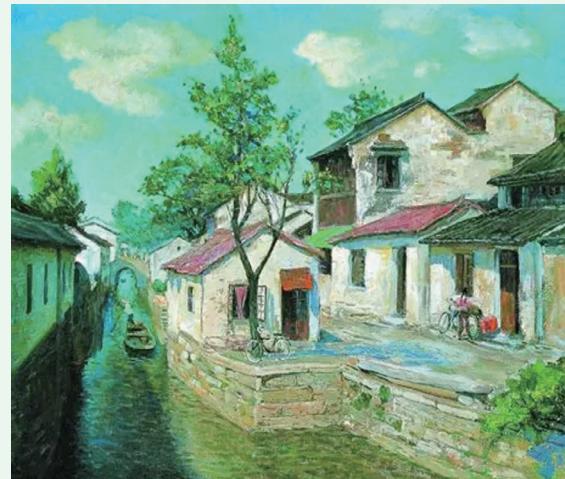
《望海潮》以女主人公何朵朵的“成长”为主线，通过勾勒她在乡村、城市与海边三重人生舞台上的沉浮，展现了一个女性在欲望、金钱与道德困境中的挣扎与求索。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叙事并不复杂，毋宁说，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抑或是易读性。这种易读性让人想起刘小枫对叙事的一种描绘，“自由的伦理叙事学不说教，只讲故事，它首先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解释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意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自己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或许，《望海潮》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读者进入文本的过程中，会即刻被一种“安全感”侵袭，这种“安全感”既源自作家讲故事的方式，也源自故事本身。一方面，文本呈现出的确切的

现实性会令阅读者感到一种沉浸式的熟悉；而另一方面，小说的叙述设计又一再地破除了文本本应有的“陌生化”，为读者搭建了他们的“道德高地”，由是不自觉地带着人们进入阅读的舒适区，完成叙事的陪伴。

在《望海潮》中，一出“戏”与另一出“戏”之间，根本不打一声招呼，似乎一个转场的铺垫都没有，就发生了。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谈道：“几乎所有的小说都综合运用两种不同的报道方式，一是相对充分的场景描绘，总是有确定的时间地点，其中人物的活动总是被加以或详或略的报道；二是不很详细的概要式的段落，既可作为背景式材料，又提供了一个必需的连接框架。”绝大多数小说家倾向于把后者这类概述减少到最小程度，而尽可能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更为充分现实

化的场面上,但萧耳《望海潮》的做法却并非如此。一方面,她所讲的故事非常紧凑,虽有繁多个现实化场景,但每个平均长度却不长,文本中散布着不同匆忙的、利落的连接性概述段落。这样叙事的效果很明显,几乎每一页都让读者保持高度紧张,以适应插曲与概述之间的不断转换。另一方面,叙事高潮时的刻意降速又改变着小说的叙事节奏,例如,何朵朵与陈光的“被撞见”、与阿奎的离婚乃至伟国的失踪,作家又用“事后”分散的场景代替对冲突的详细阐释,仅用寥寥几笔作必要的情节交代,并不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阈,使得小说的叙述效果和文本的冲击力被大大减弱。由是,一紧、一松,塑造了小说特有的叙事张力。这本应是不合寻常的设计,但细读会发现,这似乎方是一种更符合现代生活速度的叙事节奏:永远保持高度紧张的现代人时刻准备着迎接生活不期而至的冲击,但当“事故”真正降临,人们却总是又被钝感力防御性地自我保护着,渐渐习惯或麻木于生活荒诞的戏剧性——毕竟无论发生什么,生活总还是要继续。由此,《望海潮》在叙事节奏上便特别地与当代读者的生活叙事形成了互文,在叙事的瞬间便完成了“陌生化”的建立和“陌生化”的破除,给人以一种奇妙的亲切感,促使着读者很习惯性地便在不自觉中置身文本之内。

当读者随着这样特殊的叙事节奏平滑地进入文本后,一种很具象的“真实”旋即铺面而来,进一步打破了叙事的陌生。这种“真实”首先来源于作者“另类”的地方性写作,即《望海潮》的受众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完全“在地”的故事。不同于《鹊桥仙》中充满着声音、气味、乡愁的“恋地情结”,在《望海潮》里,作者似乎并不将地方特色本身当作写作的终极目的,这些地域符号不再是作为一种风情,抑或是一种“展演”的存在,而是真正成为了叙事的载体。在小说中,朵小姐辗转“三门—杭州—(衢州)—三门—(泉州)—杭州—(里斯本)—三门”,但故事的主角却其实就是三个地方:杭州、三门和朵小姐从未涉足的义乌。前两者(杭州和三门)都成为小说中日常生活具象化的叙事载体,既是拱宸桥、武林门、杭州剧院、建国南路等真实的地标、路名,也是阿奎和朵小姐做了不下三次的“新鲜的蛏子”、小说中反复七次出现的“黄酒”、给伟国做的“火腿野鸭煲”“松子鳜鱼”、小镇的“醪



糟糖余蛋”等不经意构成生活的日常吃食,亦是太子湾赏菊花展、西湖摇手划船、游湖心亭和小瀛洲等简单的假期闲笔,还是三两句杭州天气的着笔和恰到好处的方言和风俗点缀(例如形容阿奎的“胡嗨嗨”、三门结婚时所必需的花花绿绿十条棉被)。由是或可见,作者无意将小说中的杭州和三门刻意摹写成截然分明的省城和乡下,抑或是某个具有江南风味的独特地市,只是将它们作为人物生活无法脱离的土壤,自然地融入文本之中,建构着小说的“在地性”。然而,这些浑然的细节又重新赋予文本现实的颗粒感,即使作者写得并不用力,但是换一个北方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仍能一下便直观地感受到这不是华北、湘西,这就是江南——或许,这便是人物与地域紧密嵌合下,抑或说写作根生于生活后,读者便能很自然轻盈地从人们的生活日常里看见透亮的地方风味。同时,萧耳写的土地,承载的不仅有人,还有时代的跃迁。小说中那个何朵朵从未踏足的义乌,在叙事里悄然见证着时代的变革,从玩具批发、小商品世界到“耀光集团”再到一切归零,从零售到资本的扩张再到反噬,这些堆满玩具娃娃的地方以小见大地托载着时代政治经济的风云变幻和社会的变革转型,葆有了历史的重力。在“后记”中,萧

耳写道：“为什么还有三门？因为三门属于台州，自古说台州人硬气，又离海边近，我认识好几个三门人，都有些性格上的共同点，我看到了朵小姐身上也有这种台州人的脾气。”由是，这片和人的命运、时代的变迁产生化学反应的土地，更是在小说中传递着地方精神性。或许，这便是《望海潮》令读者感到沉浸的另一重原因。因为在其中，作家选择了一种更加具体的地方性写作的路径，跳脱出脱离生活的陌生的“风情主义”的陷阱，使其真正成为联结人、联结时代乃至联结地方精神性的载体，它们不仅使地方书写变得落地、确切，也使小说变得扎实、可感。

然而，小说中令读者感到“真实”“安全”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文本所呈现的现代人的情绪及其背后所覆盖的道德欲望，它们方是文本破除“陌生化”的重阵。在一些层面上，《望海潮》的叙事或许能够让人联想到英国作家笛福第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摩尔·佛兰德斯》。摩尔盘旋于收养和诱骗之间，沽售姿色，年老色衰后又在伦敦以盗窃为生，全书以她的第一视角为主写尽所谓“忏悔”。诚然，经济个人主义叙事下的摩尔·佛兰德斯的精神困境迥然于何朵朵们，然而，在直面欲望、金钱与道德瑕疵的过程中，她却和何朵朵，甚而何竹儿、丁路路一样，呈现的都是一种人性“并不尖锐的丑陋”。这种“丑陋”，既让读者感受到人性晦暗面的共振，又在文本尝试合理化的过程中让人感到安全，发挥着其专属的叙事效果，所谓欲望叙事下的共情。在《摩尔·佛兰德斯》中，摩尔用“自传体”的形式为自己乃至为叙事的前后不一而辩护，而在《望海潮》中，则是作家在替何朵朵们辩护。一方面，在何朵朵与男人们对垒时，作者并不居高临下地俯视她，而是以一种饱含爱意的姿态去观察——这份依靠身体获取能量的男女权力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肉身的交换是否已经不足以依托起现代人的精神需求？终于，在她用其观察到底的决心扫视男女关系的过程中，成功找到了剥开芜杂的欲望与算计之外，残存的真情和现代人自我保护的惯性。在这个基础上，写作者再持续地以一次又一次重复何朵朵、何竹儿、丁路路乃至阿奎等所有人的生活都是“不完满”的方式，为书中的人物，亦是为读者开脱——每个人都在过着自己的“旁人无须评判，也毋庸置喙的生活”。另一方面，作家以情绪为锚点，

毋论文本中“芭比”的主体性究竟如何，但至少在何朵朵“渴望成为芭比”“害怕成为芭比”和疑似“放弃成为芭比”的过程中，让读者们看到了她焦虑、逃避、侥幸、满足、惶恐和勇敢等一切自然的、毫不矫揉造作的、被完全剖开的现代人的情绪。这种情绪的共振又持续反哺以读者所谓“真实”的力量。因此，文本中本应被正视的，甚而可能会令人难受的人性书写在这个过程中被钝化了，它先是被作者转移到“他者”和“他者”们身上，后又是被赋予了合理化的解释和普遍化的认知，贴心地为读者圈定了安全的阅读距离，使得他们得以毫无负担地获得共振。

由是，小说的诸多叙事选择，抑或是叙事设计，都在各个层面弱化了文本本应存在的叙事的“陌生化”，何朵朵本身喷薄的野蛮的欲望、无法遏止的生存焦虑和小说中毫不遮掩的甚而不断放大的贪婪、自私和其背后的生产力，本应和读者之间存在距离，但小说写作的老道之处便是在一次次“陌生化”建立又消除的过程中让《望海潮》成功地成为一篇能让读者很好地沉浸其中，并感到共振与慰藉的文本。我们常说，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身的存在变得模糊不清，当人们的生活图景出现裂痕时，叙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抑或说提供了一种重新进入生活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望海潮》已然是成功的。然而，当“陌生化”消失之后，当读者得以顺畅地毫无波折地完全沉浸在人物及其行动的仿真世界之中时，人们是否因此而变得更有智慧；当读者如此平滑地越过一切已经被破除的阻碍后，文本中令读者熟悉的“真实”是究竟是现实的，还是被悬置的，它令人安全的背后是否又掩藏着同样分量的令人不安；在这样叙事的陪伴过程中，读者又是否能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这或许是在“陌生化”消失之后，读者和作者仍需考量的问题。■

浙江当代乡土文学的可能性与突围路径

Article- 史婷婷 Shi Tingting

众所周知，在现代文学乡土写作方面，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浙籍作家用力颇深、成就斐然，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传统。然而，与浙江现代文学的乡土书写相比，浙江当代乡土文学呈现疲态，在“寻根”落潮后未见现象级作品。在浙江乡村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的当下，为乡土文学把脉开方、探究其可能性和突围路径是迫切且必要的。

横向地看，与北方、中原、西部地区相比，浙江天然不乏乡土资源：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不仅拥有平原、丘陵、盆地、山地等多种地形，传统农业、渔业发达，还特产丰富、享誉中外。显然浙江乡土文学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无限可能，可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带来发展的新质。那么，沿波讨源，浙江当代文学乡土书写的缺憾，客观上和开埠较早、工商业发达，以及重商文化根基深厚、民间经商氛围浓厚有关，主观

上则是未能充分挖掘、征用浙江乡土资源和新乡土经验所致。就此，或可尝试从以下三方面突围。

首先，浙江乡土书写应基于作家个人独特的“浙”里乡村经验。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有涉，有计划地组织作家积累“生活”，或是特定作家自发探访乡村、采访村民，成了当下乡土书写的工作常态。这虽可有效推进文艺生产，乃至突破个人创作瓶颈，却难免有概念先行、刻意剪裁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乡土书写，必然出自真正具有乡土经验和乡村生命体验的作家之手。鲁迅、汪曾祺等已证明，成功的乡土书写必须基于自身成长、成人的经历，无法由快餐式“采风”促成。尽管在逻辑与实操维度，充分的乡土经验与成功的乡土书写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联，前者亦不足以构成后者的充分条件，内中仍需文字功底、叙事技巧等文学素养，但前者至少是基础和必要准备。以上对于浙江当代



文学乡土书写的启示在于，目下应发掘、培育真正具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队伍，鼓励这批“接地气”的作家积极投身乡土书写。出生或成长于浙江乡村，或是曾有在浙江农村“插队”、长期工作的经历，都是全面征用乡土叙事资源的前提和优势——在这方面，尽管在是否属于乡土文学上见仁见智，麦家《人生海海》仍是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文学范例。小说虽不乏系列前作的谍战意味，但毕竟以作家故乡富阳农村为主要故事发生地，乡人、乡情、乡村运行秩序和规范被巧妙地嵌入场景和情节，文本中还不乏作家个人出身、成人经历的投射。可以说，蒋家村造就了《人生海海》，《人生海海》也赋予蒋家村以文学意涵。

个体积累之外，浙江乡土书写应抓住“浙”里乡土的根源与本质特征。以小说为例，乡土书写不应只停留在乡村叙事空间、村民农人形象等“表面”，应将笔触伸向独特的乡村文化空间、独有的乡土社会运行机制和生产模式。事实上，“未庄”之所以为“未庄”，其关键不在于与城镇相对应而存在的地理空间，或阿Q、赵太爷等角色的农村社会阶级、身份，而在于记录下易变之际的乡村生活图景，是国民性的典型容器和模型。受宗族传统深刻影响的乡村社会原始伦理，佃户、地主等阶层的等级划分和特定身份的自我定位与叛离，对“革命”等外来作用力的反应、接受与阐释，才是包括“未庄”在内的现当代经典乡土意象的要义所在。同理，即便是非虚构写作，除了记

录农人村民的饮食起居、劳作营生，也应具有人文关怀，将目光投向城乡之别，讨论深层次的乡村礼俗，乃至生存空间话题。换而言之，倘若仅有乡土之“形”，而无乡土之“神”，是无法产生经典乡土之作的。

另外，在创作思路上，浙江乡土书写也可从历史入手，探寻“浙”里乡村现代化的源流。作家们在描绘乡土世界新貌之余，不妨试着转换思路，从方志、地方党史资料，甚至历史遗迹中寻找叙事资源。譬如，方志、地方党史资料、族谱所载名人和事件，各类祠堂、明清海防遗址、抗日根据地等历史遗迹中不乏想象空间与叙事留白。一如陈忠实当年为写作《白鹿原》，一度埋首县志抄录、地方党史资料与民间传说蒐集，作家们也可另辟蹊径，于浙江各地县志、党史资料、口传历史、遗迹中寻找叙事资源，从史实角度为浙江的务实、勤勉民风，浙江人民的开放、勇于开拓精神下一文学注解。此外，同为地方志、旧籍征用，王安忆以小说家笔法对上海“顾绣”的溯源与文学改造亦可为浙江乡土写作提供另一种思路。与《长恨歌》不同，《天香》将笔触回溯至晚明松江府，以刺绣这一民间技艺串联起明代上海的历史沿革、世事人情，其格局、境界显然更上一层。《天香》本身虽不属乡土写作，但其文学实践依然适用于浙江乡土书写——更何况，浙江与上海在地缘、文化角度具有不言自明的密切联系。在青砖黛瓦、溪水潺潺、钱塘潮涌之外，绿茶、桑叶、毛竹等农作物的培育、种植，各类海产品的捕捞、养殖，黄酒酿造、青瓷烧制等民间技艺，俱由来已久、特色鲜明，可视为浙江乡土风情的缩影和具体表现，也是现如今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以此切入、以古鉴今，或可令浙江当代乡土文学，乃至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焕发新貌。

“浙”方乡土，孕育、塑造了一批浙江现代作家，为文学世界带来璀璨星光。现如今，如何继往开来、基于个人独特生命体验讲述新农村故事，如何刻画浙江乡村的“形”与“神”，如何化活态的乡土文化为现实写作素材，则对浙江作家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挑战。■

从日常诗意图中析出精神的盐粒

——浅评毛君娣诗集《盐粒》

Article- 流星河 Liu Xinghe



《盐粒》书影

作为一位诗人兼小说家，小说家的敏锐性和思考的深度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与拓展了外延，正因为她对世俗有某种的疏离感，让诗歌保持着一种纯粹。毛君娣诗集《盐粒》里的诗歌朴素真挚，口语化摄入，关注周遭现实与日常生活，从个人体验着手，融入对自然生命、历史人文、人际命运的深刻思考，探讨了诗歌与人生、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细微关系。

《盐粒》是她的第二本诗集，收录了诗歌 103 首。围绕故乡故事、山水游历、亲人爱情、阅读体验、生活感悟、人生困惑等主题，通过诗歌向我们展现出“日常生活诗化”的一种参考与可能。

与上一本诗集《黑暗中相逢》不同的是，《黑暗中相逢》倾向于由外向内的沉思，《盐粒》则更多地自内向外的审视；相对前者，后者更接地气、更形而下，触角更多端、体验更多汁，而且注入了以前很少出现的时代、时政、哲学等元素，使得诗歌更具多样性。

作品通过诗味成像，努力实现“虚其心，实其腹”，做到“要向内走而不是向外求”“要用心灵生活而不是身体”（《虚其心和实其腹》），比如通过对《道德经》的思辨，促成哲学与诗性的合一。总之，这本《盐粒》是毛君娣的一部当下生活的心灵史，是她追溯生命成长的人文历书与密码字典，通读了《盐粒》就如打开了诗人日常生活的保鲜箱。

“文学的最高的境界是诗，这里的诗不是诗歌这种文

体，而是境界，或者说是诗性的流淌。”《盐粒》的写作就有诗性的流淌，正如诗人诗中所说：“心与目交合如提琴般回响 / 平和、寂静，仿佛骨头里凿出 / 精神的盐粒。”——一种诗意的呈现——一种日常性诗意。比如《日常一种》：

“一个人湮灭于时间的碎片”，变成“一枚豆角不起眼的尾骨”“被拗断的一小截青藤”，“日复一日的光线”“遮蔽住破碎与虚空”。显然这种日常性诗意图底色是孤寂的、冷色的，甚至有些虚妄的，自带毛君娣“冷峻”的特质。

《盐粒》里，盐粒是生活必需品，也是诗人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人生感悟以及从中提炼出来的智性养料结晶体的一种隐喻，也是诗人在诗歌里秉持的思想立场、诗人精神还乡心路历程的具象。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去解密诗中隐藏的纹理、密码。

一、诗性与日常性：将日常生活升华为诗意图

与一些“大诗人”所追寻的宏大主题相比，毛君娣更乐意是个“小诗人”，关注日常化叙事。《盐粒》中存在大量生活化的场景书写，但诗人不是将平淡的生活简单堆砌和罗列出来，而是以诗人特有敏锐的气质展开对日常生活深切的体悟，在诗中隐藏着对人生的哲理之思，并力图去挖掘其中的诗意图。譬如：

野茶记

枯枝是现成的，涧水也是。
山风是现成的，寂静也是。
已舍弃的，要舍弃更多。就像大雪
压进深山。
一身无物般坐在山间，煮茶，观心
顺便想一想，除了死亡
还有什么没有完成。

通过静坐山间喝野茶这一日常化的场景记录，体现了诗人舍得、安天乐命的心境。“除了死亡，其他都是擦伤”，呈现了一种恬淡、放下、从容、豁达、顺应天道、天人合一的诗性。这样的诗，在整本集子里是很多的，还有《观山》《观水》《山中岁月》等等。

诗人激情、严肃、清醒地从日常生活中萃取养分，创作出一首首灵性与理性交融的诗歌，每一首都是呕心沥血之作。特别是，诗人将日常生活引入诗中并非简单描摹，而是进行抽象化的艺术处理，理性地提升到诗性的高度。这种诗性不再追求对神性和英雄主义的书写，而是更深层次对个体人性的关注，看似散漫，实则严整，好比国画上的大写意，大象无形。例如：

山中抚琴

山中抚琴，我忽然爱上了
一个想象中的琴人。
他的琴中有炽热的过去

一种孤独不能捕捉他，被火焰
灼伤的恐惧也不能。
他与流云同速，与我的灵魂
保持同等重量：悬浮在天地间
这是一粒微尘所能抵达的
最高自由。

我凝视和领受的所有深渊，在此时
抽空了它全部的意义。

通过山中抚琴的片段，阐述了诗人的个体立场，孤独、恐惧在所不惜，炽热的过去也不在乎，心灵的自由与灵魂的重量才是必须的坚持，哪怕深渊也是空无意义，这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的价值观和人文关怀，表征对个体生命存在和人性的哲理性思考！

类似的一些作品甚至直接讨论诗人是什么、诗人与诗歌的关系，比如《诗境》《诗人一种》《读博尔赫斯》《读海子》《在乡村咖啡馆读诗》等，体现了诗歌在文体与文本上的自觉统一。

正如诗人泉子所说，诗歌的最大意义，在于将我们“从庸常的人世中 / 救拔出来”，“在于修补一个残缺的人世”，并使人们“获得一种真正的拯救”。透过《盐粒》，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诗人是藏在文本背后的一个传教士，极力把她对诗学、对日常的认知以教谕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形成共振，实现诗性由生活到诗意的精致升华，完成诗性在文本上细致的体现。

二、女性与存在观照：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的诗歌文本

一位正值创作盛年的女诗人，《盐粒》是毛君娣当前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女性主义无疑是这本诗集要突显出的主要命题。作品中体现出了女性诗人特有的敏锐、个性独立，是典型的女性主义的诗歌文本。在诗艺上，相关的诗作在表现上显得较为“任性”，但有极强的“女性逻辑”，随性的文学思维中有清晰的思想脉络。在这些诗中，诗人既是告白者又是捍卫者；既宣告特立独行的真实“我”，又在纷乱的世间坚守孤傲的灵魂，超然世俗、活出真我。比如《存在》：

.....
执拗地从人间出走
像钟摆在共振场中
突然独自舞动出痛感
终于走到同一片雪境
我和我在雪地里相遇

仿佛两个孤儿，在茫然的
干净里。

.....

这首诗里写到“我”之外的另一个“我”，“我”是分离的。一个世俗的“我”在雪境“意义地域”里寻找另一个真实的“我”的过程。这首诗在风格上略显怪异、荒诞，诗中蕴含了超然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哲理，达成本体与喻体存在自洽，发人深思。类似还有《大雪》《咏菊》《致月亮》《譬如玉兰》等。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诗人不是个女权主义者，却是个女性主义的诗者；坚持着女性清醒的独立人格意识，从女性第二性征出发，围绕独立、自主、女性觉醒，展开个人体验与自我诉求。

《妈妈》《母亲的菜田》则是两首典型的女性诗歌文本，女人、女性、母性，在她的笔下曲意演绎。诗人敏感的女性意识，加之大胆表达，使这些诗更有看点。“妈妈”是毛君娣诗常有的关注、观照对象，这个词语对她有独特的指代，比如《妈妈》：

没有太阳。没有月亮。
没有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

黑咕隆咚的地板长出黑咕隆咚的桌椅。

妈妈坐在半间屋子里，脸依偎在臂中。
有一阵儿，她别过头来，望向我。聚拢的目光
像一件没有拧干的上衣挂在暗中。

这不是一个母亲寻找她的孩子
这是一个女人寻找另一个女人。

整首诗从开头诗性的叙述，一直到结尾诗意收尾，最末两句一下子提升了意境，从母女之间的亲情关怀立即转换成了两个女人之间的女性的观照，有关怀、有悲悯、更有期许。以母性的视角表达女性的心理、女性主义思想，母亲与女儿角色反转于同一文本中，诱导读者尤其女性读者产生代入感、激发心理共鸣，行文短小藏有爆发点。

三、虚构与现实的变奏：走出“尴尬”，完成诗学自觉

毛君娣的诗歌“关注现实，又游离现实；看重虚构，在虚构中表明对现实的态度；用虚构的语境在诗中创造新的现实”，用崎岖的想象立象，用极简冷峻的词语方式在诗中构建自己的“理想国”。比如诗集中的名篇《白鹭》：

从队列中出走，一只白鹭由此
打开它的精神窄门。

很快它将长长的铁喙刺入湖心
翅膀指向天空，像指出另一种
活着的方式。

很快，它从大风夺过
羽扇纶巾，一身素裹
攫住死神。

一只白鹭可以论证，我的身体里存在着
一种死亡。或者说洁癖。

诗中诗人用虚构的“白鹭”这个意象来具象化现实中特立独行的自己，白鹭是她的精神图腾也是理想之神，“洁癖”则是诗人对现实世界、世俗社会保持的微妙的疏离感和独立的精神操守。世俗出走、庸常对抗、现实批判、用洁身自好的方式遗世独立，营建起自我主宰的世俗异域和精神领地，冷艳又决绝。

总之，《盐粒》中，毛君娣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让她创作的诗歌产生了细微而朴素的精神力量。尽管这种日常挖掘、智性书写有时与诗性之间会存在着些许违和之处，但经过诗人深入体察、不断酿育，原本碎片化的生活现实场景被焊接成一阙理想国里遨游的神曲。

《盐粒》无疑是成功的！

人情与物性的双重交织

——评林新荣的散文诗

Article— 崔国发 Cui Guofa

林新荣以诗驰名遐迩，作为“70后”代表诗人之一，他在写分行诗的同时，又写起了散文诗和格律诗。朝乾夕惕，孜孜矻矻，在创作上，诗的种类让他占全。踔厉发越，各擅胜场，不仅有着健旺的功力，而且创获良多，探骊得珠，奋为人先，出版的著作已近二十部，彰显其文学的深厚与蕴藉，令人倾慕，实属不易。

散文诗是诗的一种，新荣先生也沉浸其中，他深刻地领悟到了这种文体的独特之处，诚如诗人所说，一些诗歌无法表达的，用它却恰到好处，而且别有风味。近年来，他笔耕墨耒，春华灼灼，秋实离离，把散文诗当作其喜欢的文体，“心里惊诧于散文诗对自己诗作所起的一种补充作用，可说是满满的惊喜”，他深耕的诗园上盈车嘉穗，硕果累累，这些年来，他在《星星·散文诗》《散文诗》等刊发表了大量作品，2023年8月由散文诗杂志社推出了散文诗小型张读本《天空之空》，尽显其澄怀味象、妙悟自然、物我两忘、传神写照的艺术魅力。

读林新荣的散文诗，我的一点突出的感受就是：人情与物性的双重交织。他善于在散文诗中处理人与物、主与客、器与道的关系，常

常在文字中致力于自然、物性与人情的互补、交织与共构，顺应物性并由物及人。有时，人与物互为主体性，借物以寓人情，拟人以通物性，做到了物性与人情的完美融合。

他的散文诗，让物性折射出人情。新荣先生是及物成咏的能手。摹状传神，物我相契，诗人因物而兴怀，或如刘勰所说的“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或如王国维所论的“以我观物，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将“物”与“我”、物性与人情结合起来，使“物”之形打探“我”之神，让“物”的属性寄托“人”的情志。我以为，这就是新荣散文诗的一个鲜明特点。他的散文诗《大邦之器》组章，包括“瓷甬钟”“泥做的建盏”“碎了的莹碗”“青铜剑”“兵马俑”“青铜鼎”“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黄金面具”等篇，托物言志，遗貌取神，袭故弥新，点铁成金，非独体格之高古，亦见性情之深厚。如他写的“瓷甬钟”，“在空旷的殿堂，它的绕梁之音，有如洪钟般壮美 / 这些音韵，埋在瓷的痕迹里，小钮里，釉色里，藏在匠人粗糙而勤劳的双手里 / 在槌的一点一点击打下，庄严的氛围，也一层一层厚重起来”，诗人所感的客观之

物——瓷甬钟，或“写气图貌”，或“属采附声”，在它的釉色和绕梁之音里，与作为主体的“匠人”和诗者的感情之间有了感应与契合，一种庄严、厚重的氛围氤氲其间，尤见其性情之真。诗人俯瞰一只泥做的“建盏”，星光与茶气袅袅飞升，甘露与绿影闪烁，倏然出现一个“清逸的老者”，物性与人情浸润，“是岁月，把自己的襟怀、自己的了悟，一股脑儿糅捻进来的！”感慨所寄，不过是岁月，是星斗，是月华，是人的襟怀与情愫。他写的青铜器系列，物以载道，器以藏礼，它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体现，更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如一把淬血的青铜剑，一经打磨，像电光石火，横空出世。诗人所咏不是停留在物上，而是心有所托，玲珑披剑胆，剔透见侠骨。作者写四平八稳的青铜鼎，也不仅仅是写它的纹饰与形貌，而是从铜鼎这个物身上，仿佛感受到了“王者之气”“霸者之尊”，“鼎就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梦想，一种隐秘”。诗人目睹青铜面具和青铜神树，不只是说它的神秘与灵异，而恰是在对这亘古之物的现代打量中，揭晓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象征意义。诗人咏物，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他在《青铜神树》中感叹：之所以“竹柏，苦楮，银杏，都扎根在山梁，它们的虬枝巨干，都有三千年岁数，却照样活不过这棵神树”，是因为“它的神异之处，还在于三缄其口，对天，对地，对人，似乎什么都说了”。天经、地义、人情三者的互补、交织与同构，已臻庄子“齐物论”式的浑然一体，虽“保持沉默”，却收到了此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可见，新荣先生的散文诗，便是人的感情与具体物象的有机融汇，物性之中有人情，以我入物，因物生情，“青铜器不是冰冷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明基因”（庞雅妮语），物我感应自有情义，即器见道，而诗意生焉。

文学是人学，林新荣的散文诗以人为本，聚焦活生生的人物。沈从文关于小说创作的经典法条是“贴着人物写”，散文诗又何尝不如是呢？我在新荣的笔下欣喜地看到，“首先是人，然后是诗”，他写的人不是真空里生活的人，而是与世界万事万物打成一片的人。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生活中的万物，便不会有咏物诗；而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对物质又具有反作用。因此，新荣的及物写人的散文诗，既是物质投射到诗人的意识中，又有诗人的主观意识给物质赋予的情感与意蕴。在



他的人物谱系中，触目可见提灯者、照镜者、夜捕者、扫雪者、仗剑者、面壁者、佩刀者、磨刀者和擦玻璃的女人等，人与物互为主体性，人赋予物以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及多种功能，物则成了抒情主人公抒发情感文化内涵与精神的某种象征，如提灯者之于灯、照镜者之于镜、夜捕者之于网、扫雪者之于雪、仗剑者之于剑、面壁者之于墙、磨刀者之于刀、擦玻璃者之于玻璃等，人与物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存在，诗人的文字由此强化了物性特征与人情之间的转化机制，如《提灯者》中的“一颗小小的心，竟然发出炽热的光芒”；《仗剑者》中的“剑上的风——是否剑气？那分明是意志的一种力量”；《磨刀者》中的“磨出一种明亮。一种心意。一种意向”——这里写的“灯”“剑”“刀”等感性的“物”，均带有引类譬喻与象征的性质，它们经由“人”的作用而产生了理性或与之相对应的情感。它们既是灯、剑、刀等具体物，又是提灯者、仗剑者、磨刀者形象的外化，具体的物性与抽象的人情融为一体，缘情体物，因形说理，略形貌而取神骨，这些物象在文本之中往往就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记得刘勰曾经说过：“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林新荣的散文诗，在“形器”与“神道”之间找到了平衡，诗人通过物性与人情的交织，见证哲思与灵魂，文字之中兼得“精言”与“壮辞”之神韵，自有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

我的黄金腹地，我的西域启示录

——《亚洲腹地：111个词》序

Article- 沈 萍 Shen Wei

《亚洲腹地：111个词》原名《新疆词典》，初版于2005年，列入百花文艺出版社谢大光先生主编的“后散文文丛”，距今恰好20年了。201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增订版，我进行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大调整，淘汰了初版100个词条的三分之一（包括其中的几首诗），增写40多篇，形成111个词条，编目采用词条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的英文排序，使之更像一部“词典”，文体上除散文、随笔外，还有散文诗、童话、寓言、微型小说、日记、札记、格言、剧本、田野调查报告、特写等，共10多种文体。责任编辑谢锦女士对《新疆词典》增订版的推广做了很多工作，此书在当时销量也不错。对谢大光、谢锦二位名编，我至今感念在心，没有他们，就没有《新疆词典》的诞生、成长和演变。

我对“词典体写作”一直有兴趣。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读到安比罗斯·比尔斯的《魔鬼词典》（又名《愤世者词典》）时，就很受启发，萌生过写“词典体散文”的想法。后来又读到米洛拉德·帕维奇的词典体长篇小说《哈扎尔词典》（去年底，终于来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他的故居），还有福楼拜的遗作《庸见词典》、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自传《米沃什词典》等，都对我深有影响。但动笔写《新疆词典》已进入新世纪。“词典体散文”，一方面容纳性大，形式杂糅，文体交错，具备多重视角，有助于呈现新疆的广博与深厚、丰富与多元；另一方面，它的互文性和跨文体色彩，接近我诗歌中追求的“综合抒情”

和“混血写作”，能把现代学科中的“超文本”概念有效地引入文学创作领域。再者，1988年进疆后，我的诗歌创作已与新疆息息相关，但后来逐渐意识到：一个诗人不能只是写诗，多文体的尝试、探索，不仅必要，更应成为一种自觉。尽管布罗茨基说过“一个诗人无须求助于散文”这样的话（他是一位“诗歌至上主义者”），在我看来，诗与散文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的，散文家向诗人学习凝练、简洁与和谐，以及对语言的高度忠诚，诗人则可以向散文家学习观察力、细节的饱满、文体的张弛和自由等。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新疆词典》的写作初心，是还原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新疆，而不是这个被风情主义和旅游消费主义遮蔽的地区——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诗和远方”。通过111个词条，去呈现这个“美的自治区”，它的人文、历史、地理、人物、动植物等广泛的领域，写出它表面上的荒凉、骨子里的灿烂，同时融入一位“移民作家”的经验、情感、想象以及文体探索。它是地域性的，但通过词的建构、喷发和转喻，恰恰要完成对地域主义的一次解放。如果诗歌是我的“翅”，散文则是我的“根”（确切地说是再生的根性），恰如西域/江南在我生命中的二律悖反、两极合一。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期望做到的是，“根与翅”的同生共长。

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散文经历了一个从“广义散文”到“狭义散文”的演变过程，这与知识的门类化、专业化发展趋势有关，散文的分类、概念和命名越来越

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关于当代散文,我赞同两个观点:一是重返中国古代“文”的伟大传统;二是“解放散文”。

中国古代“文”的概念是很大的,刘勰《文心雕龙》说“动植皆文”,“文”不限于各类文字、文章;萧统选编《文选》,尽管诗、赋的比重最大,但都归于“文”的名下;六朝以后,为区别韵文和骈文,把不押韵、不重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统称为散文;到了明清,小说、戏剧首先从散文中分离出来,桐城派的姚鼐对古代的散文加以总结后,将之分成13类;近代之后,直到今天,散文的门类越分越多、越分越细,多如大学院系,各守一亩三分地,相互无法打通,成为一个显见的问题。重归中国“文”的传统,事实上是对散文本质和本心的回归,使散文真正成为“散文”。

“解放散文”是周涛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文学主张,我十分赞同。散文是自由的文体,如果诗歌(短诗)是百米冲刺,长篇小说是马拉松,散文则是“文学的散步”,既然是散步,就应该是自由自在的、从容不迫的,可以大步走、小步行,可以走走停停,可以变更路线、偏离方向,甚至可以迷路……新疆30年,作为忘年之交的周涛先生,对我多有提携和激励,2005年版《新疆词典》问世后,他是第一个写评论给予高度肯定的人(见附录《新疆经典和传世魅力——读沈苇〈新疆词典〉》)。他提倡的“解放散文,”是对散文观念的一大突破;他从诗歌到散文的转型,极大拓展了当代散文的表达空间;他的突然离世,是作品和精神的“不离世”。

此次《亚洲腹地:111个词》的出版,要感谢上海九久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要感谢诗人、翻译家何家炜,正是他对2014年版《新疆词典》留下的阅读记忆,促成了这次机缘。

修订工作主要完成于今年初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途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行路,每天修订“词典”,同时写了组诗《大洋之洲》21首,可谓一次“跨文体的旅行”。对2014年版的每一篇都进行了增减、润色、完善,删去自己认为较弱的几篇,回国后又增补了《故乡》《玫瑰巴扎》《西部》《伊犁》《巴旦木》5个词条,总体上仍保持111个词条。身在南半球、异国他乡,距离新疆2

万多公里之遥,但《奥克兰》一诗却道出了我与新疆的内在关联,也是被旅途再次实证的一种关联:

从布里斯班出发 / 海上飞行三个多小时 / 抵达建在七座死火山上的奥克兰 / 距离相当于从杭州到兰州 / 遇到的第一位女士是海关检查员 / 长得像我的朋友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 笑眯眯检验了我从悉尼怀特故居捡来的 / 三根白鹅羽毛,包装好,贴上封条 / 遇到的第一位司机来自印度旁遮普邦 / 像一位热情而英俊的南疆小伙 / 遇到的第一家商店关门了,灯却亮着 / 看到伊朗、土耳其图案风格的地毡 / 明天要问一下,有没有新疆地毯 / 遇到的第一瓶酒是新疆产的“夺命大乌苏”/ 售价十二纽币,大约五十元人民币 / 遇到的一位混血女孩,在东北人开的 / 龙凤小馆,点了盘西北风味醋溜土豆丝 / 入住的假日智选酒店,位于 / 四十八座火山锥的其中一座 / 也许是躺在死火山上的缘故吧 / 晚上睡不踏实,连续做了七个梦 / 其中一个:一只新西兰海鸥 / 想去看沙漠,问我何时重返新疆 / 我在梦里对它说:麻大没有! / ——咱们明天就出发! (注:“麻大没有”,西北汉语,意为“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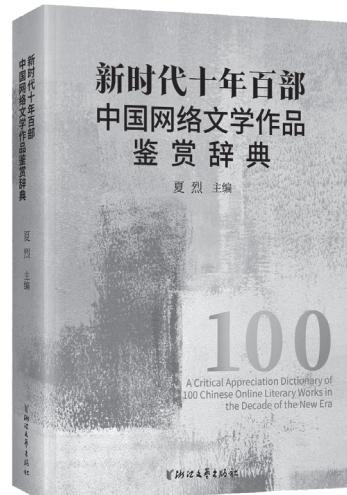
离开新疆已6年多了,现在更多的是回忆和神游了,但内心深处依然有一种真切的“不在场的在场感”。新疆是我的人生奇遇和文学再启蒙,30年后重返江南,她仍是我心中神圣的存在——启示录般的亚洲黄金腹地……

有朋友曾说,《新疆词典》是“一本可以无限写下去的书”,我自己也希望如此。此次修订、更名、面世已是她第三次诞生、第三个生命。《亚洲腹地:111个词》是一部多义的、开放式的“词典”,也许一百个读者会有一百种读法和理解。出生于新疆、与我有着共同“西域记忆”的小说家邱华栋说,这本书“给我们指出了很多入口,和无数的出口。而出入之间,千万年的时空瞬间展现,一粒沙里面有一个宇宙,上苍的箴言显示在一朵花中,世俗的欢乐、壮阔的山河和无尽的诗情,都在词典中一一显现”。我希望这本书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新疆的小小通道。倘如此,足矣。

是为序。Z

《新时代十年百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鉴赏辞典》序言

Article- 夏烈 Xia Lie



《新时代十年百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鉴赏辞典》书影

—

顾名思义,《新时代十年百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鉴赏辞典》是以“新时代”为核心概念的——既以之为时间的、历史的、政治的外部作用力的基点,亦将之内化为中国网络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种视角、因素与可能来认识、来使用、来总结。换言之,在我们的著述创意甚至思想见解之中,“十八大”(2012年)以来的国家力量已介入了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文学艺术创作生产场域及其深层机制,在阶段和节点意义上提供了文学史水平的干预和结果。

正是作为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双重经验,我们深觉从“新时代”以及新时代文学谈起的某种重要的当代性。新时代的文艺领域,是由一系列国家文献构成的,特别是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作为讲话精神落实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10月),将“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等重要论断提出来并标举为社会主义文艺和新大众文艺(网络文艺)的认识论、方法论,又实际形成了其创作论。

本鉴赏辞典之中,以《大国重工》《朝阳警事》《生命之巅》《大医凌然》《复兴之路》《奔涌》《糖婚》等为代表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有40部之多,是本辞典分辑分类所用的四分法:现实类、幻想类、综合类、IP改编与海外传播类中数量最多的一个板块。这

也鲜明地呈现了新时代(2012年以来)网络文学作品和作者谱系的调整与扩展,即社会主义文艺观对此前一个阶段以读者和市场为主导力量的网文创作场的改变——并非过去由大众和市场孕育的种种网文类型、作品、产品消失了或没有迭代创新力了,而是现实题材、现实主义网络小说的数量由此开始大幅增长,质量逐步提高,它们既汇入了我曾经考察中国网络文学流变20年后提出的“网络文学‘无边的现实主义’”大潮;更精准地讲,是突出体现了国家文艺、主流文艺价值观进入网络文学后的新兴写作脉络的勃发与崛起。

当然,换一种选文编辑思路,比如对于上述国家力量介入网络文学不敏感,依旧是可以从网生立场选取出以幻想类、综合类(包含言情、历史、军事、悬疑等)占大半比例的“十年百部”优秀网文的,而事实上我们从十年间的大名单层层往下筛选时也确有很多遗珠之憾(关于本辞典的“十年百部”作品因为还有其推选活动的背景,下文另有交代),所以可以认为,我们剪裁篇目和比例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所想突出的首先是“新时代”这一概念下网络文学史场景的一种写照。这是要说明的。

二

经过近30年的互联网文学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新时区,网络文学自身也自觉到了很多发展因素和重要面向,有了想要经典化的内驱力。从大的现象看,我概括过新时代网络文学的“四化”特征:主流化、精品化、IP化、国际化。至今这种“四化”趋势不曾停歇,并将在中长期内呈现网络文学的发展需求。如果要补充什么新的发展苗头,那么数智化正在成为“第五化”,已经有网文写作和AI结合的种种应用、案例、工具和问题,并且其数智化未来还会有更多耳目一新的推进,全面实现网文的跨媒介形式和产创链接,构成新型的网文观赏体验和盈利模式。

而从当下的“四化”特征考察,精品化又是网文各相关方面都高度认同、交集最大的义项。固然有网文研究者会从新媒介属性的角度企图破除以文本为中心的作品制,认为传统书面文学意义和操作惯习中的精品化、经

典化阐释都背离了新媒介本意,是一种文化机制和思维上的倒退,但实际的社会文化现实中,作家的精品创作意识、评论家的专业批评和阐释、网络文学史坐标体系的建构、各种优秀作品榜单和奖项的评选,都在指向网络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兑现以及现实运行中媒介融合的实际情况。并且这中间有一个微妙有趣的细节,即文艺理论学科角度的研究每每着重网络文学所处的“去中心化”“网络共创”等属性,而现当代文学学科角度则必须以定本(或以不同版本)的网络小说为中心,加以评价、筛选、定位、建史,否则就取消了当代文学的经验和工作伦理。

我们的辞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学科实践。除了现实题材创作,学者评论家们在大量阅读中也兴味于幻想类、综合类的出色的网文创造,《诡秘之主》《有匪》《我们生活在南京》《大奉打更人》《修真四万年》《择天记》《燕云台》《唐砖》《覆汉》《秦吏》《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宰执天下》《木兰无长兄》等等,勾起了我们多少阅读的奇想和快意、灵明和感动,以及蓬勃的评论欲和阐释欲。从更广泛的大众阅读、传播而言,还是通过作品,在叩响时代的文学圣殿的门钹,让萌发于草根业余和网络平台的大众之物愈来愈接近一种新的创作理想之境,实现着“一代之文学”的可能。

三

网络文学IP是一个产业上的常见词,也是衡量一部网络小说最终是否在大众意义获得成功的标识。有IP价值,至少表明其已经从网络写作、网民众创向粉丝经济、下游改编、海外传播的逐层衍生、持续赋能和成功“出圈”。而这种从文字中心的书写与故事共创的内容核心出发,进而全面融入时代传播、产业、跨媒介裂变、全球化影响力路径,正是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性,也正是它作为新大众文艺重要组成部分的证明。

从这些新属性复归文学内部评价体系,我们会认可网络文学的精品化、经典化不纯是文学创作本身的事,IP属性决定了其转化衍生的产品链、传播链都会反哺于原创作品,成为其经典化过程的关键环节。这实际上为我

们网络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文艺社会学的一套观点和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网络文学的上述特性构建原创型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化的当代实践为我们自主理论生成带来的惊喜与契机。

本辞典中,选择了十年中网络文学IP改编与海外传播的一部分头部作品,如《庆余年》、《大江东去》(电视剧《大江大河》)、《雪中悍刀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斗破苍穹》、《全职高手》等,它们着重体现了原著代表性+影视、动漫改编代表性+海外传播代表性的融合之路。换言之,是IP改编和海外传播的新时代网文发展路径、条件、指标、链接不断做大着中国网络文学的大众文化接触面和文化工业体系水平,进而冲刺和把握着世界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意义上的新大众文艺“中国样本”“中国时间”。

四

百部网络长篇小说,近90位老中青评论家参与撰写鉴赏文章,本身是一次少长咸集的雅集,一场网络文学的大型合作景观。具体原委,值得记录。

2022年新时代十年的政治节点上,各种总结回顾和展望都在进行。时年5月,我萌发了做一个“新时代十年百部网络文学作品榜单”推选的念头。从策划兴奋点和选题重大性而言,实在不能选择躺平,但又觉得工作量大、时间紧,所以请教了好些位网络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作协组织管理的同人师友,大多数都认为值得做。之后又做了一轮工作沟通,主要是与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中国网络作家村所在的杭州市滨江区区委宣传部以及杭州市文联的领导商议,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与基本工作经费的支持。于是便在8月向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作了汇报,建议作为该委员会的重要活动来做,而我也是委员会的委员。崎嵘主席马上肯定了这个推选活动的及时和重要,我们在与各方协商后定于10月9日启动总体工作。崎嵘主席此后全程与工作团队紧密合作,在程序合规、评审严谨等方面指导有方,并出任终评委主任。期间,我们还与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著名学者欧阳友权教授等沟通联系,何与欧阳也是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们一致认可和支持了“十年百部”的推选活动。

榜单推荐共分三个环节:推荐环节,由国内16家文学门户网站平台结合网络文学专家推荐共产生250余部在2012至2022年间连载完结的网络小说大名单;初评环节,250余部进130余部;终评环节确定100部。初、终评环节70余位专家学者、评论家、作家、编剧、编辑家担任评审。最终百部榜单按40%(现实类)、30%(幻想类)、20%(综合类)、10%(IP改编与海外传播类)比例入选。该榜单发布会则于2023年6月21日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召开。

因为有这样一个2022年推选活动的背景,我们的辞典也就成了该活动的一种衍生,是自然而然的研究性、评论性、普及性的榜单转化,也是进一步深化“新时代”“网络文学十年”等关键词的努力开垦。需要补充解释的是,本辞典搜选评论的100部作品中有一部与原榜单不同。我们将金宇澄的《繁花》替换了原名单中的一部玄幻作品,其主要原因是榜单发布后,有不少专家认为曾经入选过“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作品”的《繁花》应该作为当代网络文学中的别样精彩之一支在鉴赏辞典中补上遗珠之憾,我深以为然;同时,原上榜的玄幻作品则有一些不同意见。作为主编,我判定《繁花》的“进场”确实意义非凡,不光是作家金宇澄多次讲述过他作为纯文学作家在“弄堂网”创作《繁花》时的网络文学机制、感受,关键在此作的存在寓意着文学新旧传统融合的可能,即不同介质渊源的文学创作如何共同迎接网络化、数智化的未来,并且杂糅出多样性、“美美与共”的作品和生态。

最后,感谢参与本辞典撰稿的所有作者!感谢为本辞典诞生保驾护航的指导委员会!感谢从“十年百部”榜单推选活动一直服务到“十年百部”鉴赏辞典的工作团队、杭州市文联相关协会同人,以及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们!

是为序。■

在阅读的纵横里，释放人性的光芒

——对陈集益小说集《大地上的声音》解读

Article- 王学海 Wang Xuehai



《大地上的声音》书影

陈集益是一位勤奋的小说家,但若想要把他归类于某某写作,其实一是较难,二是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说,那就是他的小说,是深深站立于现实与残缺之隙,做着理想与呐喊的那种写作,是在现实世界的通道上,以故事、实例和矛盾冲突中的抒情式的语言战术,让正在被消失的美和真,重新回到我们的心灵和认知上。它让我们的心灵在疼痛与惊悸中,面对压力与困难,重新滋生文明与建设的勇气与力量。同时,把脉他文字里的或隐或现的批判性的指向和诗性的诱导,亦能对乡土、对传统文化,重新燃起思想的火焰。他的最新小说集《大地上的声音》(浙江文艺出版社8月版),更是一个范例。

中篇《大地上的声音》,以一位驼背的形象,写出了一个以生命为代价的戏迷和演出者典型的双重形象,他主动地担任着传承的角色与历史职责,在出入亮相与一阵隐蔽的生活进程中,表征出对传统戏剧的刻骨铭心的热爱,和在这繁花似锦的社会生活层面上

更深的孤独感。作者的就事写事,是在观察与沉思中,告诉我们祖辈上千年呕心沥血的传统文化,当你见证到它衰落的命运时,你的历史感不单只是慨叹,在那种压抑的、缺失的和残酷现状面前,要把冲突化成救赎,把痛苦作为心灵重建的要素,让相遇也作为机遇,以你的自我力量和精神呐喊,去共建一个维系和重拓脉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通道,让衰落成为“拾得”,让拾得孳乳新的传承力量。让更多的人,通过小说,增加耐心和倾听之力。而这一切,也正是人的生活经历与经验,在这两个维度之上,产生文学的力量。《大地上的声音》就给我们树起了阅读的榜样力量。

《大地上的声音》叙事目的,自然是对传统文化的衰落与怀恋之中,引发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同时也借此提出一个更尖锐的社会性问题,以接受美学论,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身上,还会有魅力吗?首先,小说对驼背的形塑,正是蕴含着叙事的隐喻——民间的戏魂。



这颗灵魂的飘荡，是继续会在受众之中，还是最终会成为孤魂，这同样也涉及如哈贝马斯交往行动中所指出的，代际的年轻一代，在对待传统戏剧上，“他们会像我们一样享有同样的语言”吗？往里更深一层看，那就是交往理性的“认识兴趣”中的文化交往，它的关键点，在于“自觉”。也就是社会化的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该怎样被承继并更加能在新生中被接受，且更具时代性的普及化。小说正是以形象的故事及其维系故事的人——驼背和他的戏班们，首先用认识上的要素加以了形象性的凸显。作者借用绍飞的出现和“每个地方都仿佛拒绝他靠近”的写法，以转喻式的手法，让戏剧这一传统文化，在绍飞身上得到新的认识。然后，假以唱《春》，对叙事做了特别的安排又使之渔鼓道情的《春》，具有了三重含义：一是春的含义新知；二是驼背对戏剧繁荣的渴望；三是春也存在的明显不公。而在这其中，作者又巧妙地以“这样唱了一两个小时，茶馆里的人渐渐疏朗，夜风变得硬起来，就剩七八个彪形大汉，形同凶神恶煞……”以这样的隐喻，诉说传承传统文化路上的艰难。又以师傅的现场教训：“难生，你记住，以后不管谁来逼你，不管对方是当官的，还是做流氓的、做买卖的，你都不要给他们唱淫曲。”一言矢的的转喻性训示，突出了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中的伦理道德之美善，以及作为在场主角——演唱人的人格与精神的坚守底线。两者合一，也就无形中显现出传统文化的优秀所在。而一句“剧团人终日耳濡目染，要比一般人重情

义”，更是画龙点睛地告诉着传承中，戏剧演唱潜移默化的巨大美育作用。它确实如小说中所说，称得上是“人类优美声音的制造者”，也是“人类声音的倾听者”。

《大地上的声音》也同样以人性的诗篇之美，呈显在读者面前。在戏班兴盛时的日日夜夜演出，到戏班衰落时的扛戏装箱爬山路找演出场子的日日夜夜，坚守的演员们流出的汗，是一条曲曲弯弯的挣扎之河，是一张张被生活揉皱偏又不肯低首的脸。这其中，小说中的三个情节的安排，可说是最为扣人心弦的。一是驼背伴小青竹的假唱。我们知道，若以一个最钟爱戏剧的人而言，假唱对于他及他们，非但是不愿接受的丑陋，更是一种视为违背义德的事。它一是欺骗了自己，二更是从中羞辱了观众。然而，我们在作者的这一情节的描写中，非但看不到这样的自欺与背德，反而透过纸背，看到了难生一生对戏曲倾注的癫狂。这个假唱，可说在这里也是一个文化符号。说是文化符号，首先它具有救赎性，因为这不是以次充优的替代，是因为小青竹的特殊原因失声了，而她也正是一个愿意以戏剧融入自我生命中的演员，所以为了小青竹能继续上台扮演，为了戏剧之唱能继续以优声响彻公共空间，驼背的唱，在这里堂堂正正、显山露水的，是呈现着一种救赎。在丧失和位移、个人与自我想象交织的怀旧特性中，它以矛盾性的生命体验中，让难受与空虚，化作沃土中的肥料。它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主动面对挑战的迎合，是试图让现代性的发展中，不要缺失传统的一种文化与理想的芬芳。它和现代性应该不是分裂的。如果说出现裂缝，它也在以生命的汁液，去浇灌着这条出现的裂缝。这是作者安排假唱一笔的意义所在。二是驼背他师父的故事，特别是师父唱到闭眼后，驼背准备推着师父的尸体去江心洲掩埋，不料出现了被鱼群噬咬分尸的过程。鱼群的“暴力”，是叙事在制造阅读上的另一个意义，虽然在感情上我们不能容忍，但在理性上，它让我们去历史中打捞的，是故事外的动力——通过故事，让我们的身心经受过残酷场景的摧残之后，能清晰地意识到对传统文化承继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承继的不单是徒弟承继师父，或新人承继旧文本，而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沿袭，似人的血脉般传世，有时，它会经历战争般的残酷。它让我们在明晰的理性中，通过可感的真实，

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应该去做什么的同时，也让我们在作者假设的这段情节的文字里，探触到一种批判性的引力。三是驼背自己的死后被送葬，作者又刻意安排了与他师父不同的场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虽然棺材出了祠堂，不打锣，不放炮，也没人组织，道路两边仍然站满了来送他的人……除了本村的，还有祝村、坞头村、和尚村、学岭村、井上村、咱吴村的，甚至还有从龙游那边翻山过来的……队伍起码有一里路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哭起来了！”这样的场面，起码胜过当下一个村长的送葬场面。小说为我们营造的一个乡村的送葬场景，是在无意的对比中突显出在平常之中的一种不平常。因为送葬是乡村平常不过的风俗，但一个没有子女乃至近亲的死者，能在群众自发下营造出偌大的送葬场景，恰恰又是不平常的。况且作者着意的这个公共空间，是在戏剧衰落的当下。它其实似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从任何地方去看世界，但我们应该格外关切地看到从文化的视角去看世界，这绝对是绕不过去、一个具有传承的时代重要性的文化的世界。这也许也正是作者在近年的创作中，似在追寻的一个文化的目标。它以一个地方乡村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一种敬仰与热爱，既以行动记住了乡愁，又以行动预示着永不断流的文化传承的流淌之河。在另一主人公绍飞去城里求发展遭挫折的历程中，也隐隐地让阅读感觉到，年轻一代尽管已畅游在时代前行的河流中，但他们在浮泛的时尚与不稳定的前行朝向之际，也会冷静与沉思地去看待爷爷和爸爸们的过去，以及伴随着祖辈们成长与社会建设中的传统文化。虽客观的条件已使他们这一代难以触及前辈们的生活本质，但人与社会进化中的文化，以及由文化带给这个社会可回顾的山峰丘壑，再朝前眺望遥远的地平线，那份多重奏之中的混声合唱的时而激越、时而悠远的大地上的声音，若图像似流云般，会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灵魂的眼球，进入思想的熔铸之中。它似在告诉我们，人类完整的命运从来是与大地之声纠缠于一起的。

《大地上的声音》里的另两个短篇是，《八颗牙齿颤动》和《照亮》。《八颗牙齿颤动》以回忆性的叙述，刻画了五木和阿凯两个被时代裹挟着的形象。他俩被生活所推着前进，也受生活的压抑，再由生活生发各自不同的走

向。小说记录发生的一切，是诉说出生于山里的年轻人，他们和出生在城里的年轻人一样，都有着欲望的身体，有着让生活可能的追求。小说一开头，就引出了阿凯被朋友误导，一上来就出了生活的错。而五木这个不认账的硬汉，也在单纯的多卖桶准备好聘礼，迎娶阿凯家的美琴姑娘，以了结与未来岳父陈金宝斗智斗勇的三年难挨岁月……直至因与阉师结仇，上边又封道不让卖桶等因素的混合之卷，把五木推向了牢狱之灾，吴村也因狂犬病而陷入了人心惶惶之中。阿凯同时也由勇斗变成了忧郁……整篇小说虽短，但急剧变幻的场景，恰恰把一个山村平静面貌下复杂多变的生活场景，从隐蔽拉到了正面，它打破了生活被每天梳妆的现状，让日沉的真相浮出水面，就似身体被劫持中，拼命抛丢下真实的心愿一般，作者让阿凯逃走，让村庄在金宝的重新率领下，坦诚地去主动消除“被阉师有意划除的村庄”，生态平衡，乡村平静，生活还得照常……历史的光晕，似在作者的笔下又顺从生活的波势开始晃动，而被小说层层所揭示的“关系”，似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又在发出大地之上的复杂之声……

《照亮》是一个简单的捐角膜、感恩找捐角膜的人，这么一个小故事。他们是我们日常会见到的人，他们的某些小细节，却又往往超出我们意料的人。在这些细节里，最平常的人被作者塑造出最普通的生活举止，被作者不加矫饰地描写着……然在它们的背后，是一颗颗纯朴、滚烫的心，是一个生活在世界无声却又有声的人。初看，小说写得极为平常，但正若每一块土壤都在滋养植物和动物那样，透过人的生物性本能，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真善，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不由鼓动或利益，而自觉升腾起的人性之光。小说的审美价值，也在此冉冉升起了伦理的天性光亮。

先前我在评论的书写中，曾着重关注陈集益于社会发展中，关注生态与维护生态的呐喊性写作。尔今《大地上的声音》，是对传统文化的高度关注与人性开掘的于世俗中见卓绝的叙事。它没有迎合，也不主动用煽动式的口号宣传，只在日常化的生活中，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在复杂性中，让文字加故事，帮助你找到美的维度，从而让文学在阅读的纵横里，透出人性中应该释放的光芒来。■

经典的多种打开方式

——哲贵《化蝶》读札

Article- 王文宇 Wang Wenyu



《化蝶》书影

近年来，浙产文艺作品不断爬坡过坎，推陈出新，并在文学、戏剧、音乐、影视等多个领域中涌现出诸多佳作。在这其中，以经典IP为基础，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新颖的编排方式实现新变算得上是作品创作的一股热潮。与之相伴，如何妥善处理好经典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扎根于时代的土壤并充分发挥经典的恒久魅力等便成为文艺创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哲贵的新作《化蝶》继《仙境》后再次将目光聚焦于越剧的书写之上。通过对梁祝故事的创新性改写，《化蝶》在“传统与现代”“入戏与出戏”“上装与卸装”等关系的对话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不仅在作者创作、传统保护等多个维度中实现了意义的增生，还捍卫了文学在当代社会中应有的复杂。作品获得了“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并成功入围《扬子江文学评论》《十月》等多个国内权威文学期刊的年榜，充分扩展了浙产

文艺作品的影响力。以之为切口，我们可以发现此类文艺作品的成功经验，发掘经典的多种打开方式。

一、如何打开：在传统与新变的勾连中生成意义

在《化蝶》中，《梁祝》的改编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已成为“过去时”的同名作品《化蝶》，另外一次则是正在“进行时”的颠覆性改编《私奔》。前者源起于华东六省一市的汇演，剧团通过了剑漱的方案，增加了“山伯临终”的戏份，“既表现梁山伯临终前的神志模糊，又体现梁山伯对祝英台爱情的坚定”；后者则从属于剑漱上任团长后的“施政方针”，既要排新戏、出新人，又要实现现代化，力图让年轻人走进剧场。在这两次改编的推进过程中，作者将“剑漱—肖晓红—尤家兴”以及

“剑漱—肖晓红—杜文灯—柳如烟”等多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交代得格外清晰,以至于我们从中任意挑选出几个人物,都能顺理成章地延展出更多故事。

在以上各组人物关系的对话之中,“生旦关系”“师徒关系”“三角恋”等文学类型相继登场,但不同于类型小说刻板粗糙的描述,《化蝶》中的展现更为细腻,也更贴近现实:在改编会议、角逐团长等多个文学事件中,两组师徒之间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上却暗流涌动,一言一行中皆都是情感的间接外现。情感的相互制约既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是矛盾化解的锦囊。正因如此,哪怕剑漱当选团长一事引发了多方情感的躁动,杜如灯只一句“生前不能夫妻配,死后也要成双对”就能让柳如烟甘愿接下艺术总监一职,剧团之秩序因而尘埃落定。小说由此再次回到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理论母题之中,台上与台下的相互勾连便成为小说最重要的叙事动力,协奏着人物情感的喜怒哀乐。

作为信河街上的名角,剑漱、肖晓红二人对于梁祝故事的掌握本是游刃有余,但到了《化蝶》的突破性挑战、《私奔》的颠覆性难题时,事情的样态便有所不同。在这个过程中,天赋型的剑漱需要力排众议,不顾一切地推进改编;努力型的肖晓红则要克服以往角色的巨大魅影,不断地向一个崭新的、复杂的、现代的祝英台靠近。但名角毕竟是名角,演员不仅是她们的职业,还已经内化成为她们无法摆脱的身份,越是充满挑战,演员的本能就越将其推向前去。在学者胡志毅看来:“当我们和一个著名的演员接触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他身上的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我们在舞台上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就是演员的这种‘神’性。演员和舞台的关系,就像圣徒和祭坛的关系。演员一旦在台上演出过,就会留恋舞台,因为舞台就是他的世界,他的寄托,他的梦想。”在这里,演员作为观众和舞台之间的联结点,分别与二者建立起了“神一人”“圣徒—祭坛”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在梁祝故事的改编过程中显得更加跌宕起伏,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也更加必要,它敦促演员在神性的锻造过程中融入了人性,在人神共性的角色培养中释放出了更大的魅力;也更加深化了演员与舞台之间宿命性的关系,将演员的气息融入人生舞台的各个角落。而上述种种均圆融简练地汇集于



一个中篇的体量之中,足见作者笔力之深。

除了文本内部的两次改编之外,《化蝶》本身也是一个次书写层面上的改编。立足于梁祝故事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作者融入了更多主观经验。他不仅是文本层面的普通读者,还是审美体验的批评家;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同路人,还是整个故事的操盘手。哲贵的写作既融入文本之中,又独立于文本之外,我们能从中找到“嘴替”,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也能顺应作者的引导,在有条不紊的节奏中走向人生与戏之间的撕扯与联结。在描绘尤家兴第一次看到剑漱的场景时,哲贵写道:“那是一种魔力,是晴天霹雳,是呢喃细语,是宣告,更是叮咛,尤家兴从剑漱的声音里感受到了复杂而又纯净的气息。在尤家兴看来,舞台上的剑漱,是雄性的,是醇厚的,是深沉的,是洒脱。她的嗓音是那么沉着和辽阔,她的眼神是那么温柔与坚定,她的动作时那么优美和潇洒”;而在描述第一次改编时剑漱的状态时,小说的语言则是:“她的三次重复,每一次重复都将观众的感情拉升到一个浓度和高度,到第三遍,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了,纠缠在一起了,那是火,是风,是雷声,更是雨声,那是病人垂危的呻吟,更是婴儿落地的哭声。毁灭了。重生了。”将多个名词、形容词连用,非但不让我们感到审美疲劳,反而还营造出一种循序深

入的美感。哲贵充分吸收了中国古典语言的凝练与雅致，加之其情节层面的反复锤炼与独具江南风格的细腻情感，使整篇文章的呈现并非斩钉截铁的决绝，而是舒缓紧凑的渐近。正因如此，才会让观者将此前经验与此刻阅读相结合，感到：“那些横亘在一个外行与一部戏，束于一个低眉一次转身，以至漫长时间里沉积在经典与其新变之间的山山水水，这一次，在哲贵的小说《化蝶》中，都活了。”

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梁祝和越剧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因为越剧的柔美与抒情的特性与这个（梁祝）哀伤浪漫的故事最为契合。”而到了《化蝶》的改编中，小说的改写也毫无嫌隙地融入“梁祝”与“越剧”这组黄金搭档之中。哲贵借由其对于“人生与戏”这一命题的精准感知，在文本内外的改编中描摹出“梁祝”在当下时代的多副面孔，它们各有不同，但共同守卫着“新变”的阵地，而这些面孔的真身即已被奉为经典的“梁祝”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确证，传统由此成为一个始终缠绕着文本的声音，时时刻刻地捍卫着自己的地位。正是在多个声音共同存在的场域之中，经典从故纸堆中徐徐走来，实现了一次具有当下属性的“打开”。

二、打开何为：在入戏与化境的张力间回归现实

正如作品标题一样：“化”字在整个故事的走向中格外重要。无论是“剑漱一肖晓红”，还是与她们具有镜像和传承关系的“杜文灯一柳如烟”，只需一个“化”字便能使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变得通晓。这里的“化”是“转化”的“化”。戏剧效果的呈现依赖于生旦之间情感的转化，在你来我往的情感堆叠中作品才能释放出巨大能量；梁祝的改编要求演员能够在不同的人物设定上实现转化，只有完美地消化掉每一个人物内在的“核”，改编才能真正立得住脚。当肖晓红在祝英台的人物塑造上已至癫狂状态时，只有剑漱的入戏才能帮助她出戏。她们“既是搭档，又是对手；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最关键的是，谁也离不开谁，只有她们搭戏，才能兴奋起来，才会进入‘似真如梦’的境界，才会‘超水平发挥’”。换言之，只有当那个

人戏不分的祝英台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时，肖晓红才会被分化出来，她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张力关系中出戏，进而回到自己的肉身。

《化蝶》的“化”还是戏剧与现实之间的转化。如作者所言：“《化蝶》写的是越剧和越剧演员，但越剧和越剧演员不可能一直生活在舞台上。没有人能够回避生活。所以，《化蝶》里才有了尤家兴，也必须有尤家兴。”尤家兴是往返于虚实之间的掌门人，他的存在让文本本身的叙事逻辑更加合理，也让文本之于“戏与人生”的思考少了诸多阻力。尤家兴痴迷于剑漱在台上时的狂热和锋利，但当剑漱回归生活后，熊熊的火焰便少了燃烧的动力；舞台上的剑漱享受着尤家兴眼中的肯定，当这份肯定的浓度降低，剑漱性格中的决绝竟也隐藏在了身后，对于尤家兴的需求更加强烈，由是两人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舞台上的肖晓红总被剑漱盖过了风头，毕竟剑漱天赋甚高，难以逾越。但生活中的肖晓红又深知自己和剑漱不同，相信在自己术业有专攻的小旦一角上能比剑漱演绎地更加出彩。在此契机之下，与尤家兴对戏便能让肖晓红感到更加平等，加之肖晓红也需寻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梁山伯，两人走向婚姻的殿堂才会显得“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此之后当肖晓红发现尤家兴所喜欢的也只是舞台上的自己时，二人虚实关系的转换才顺理成章。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一个更符合剑漱要求、更符合时代期待的祝英台诞生了，她的确冷静坚定，但也更加似真似幻、如痴如狂。而这样人戏不分的肖晓红本身就是戏剧与现实之间的存在。

在《化蝶》的故事中，现实因素是动力，也是目的。莎士比亚有言：“戏剧不仅表演现实生活，更深一层地表现出人性。”围绕着文本内部的改编，人物的不甘、嫉妒、骄傲等情绪如数展现，基于人际关系的权衡也化作一股无形却强大的动力共同左右着故事的发展，故事因而具有了天然的推动力，影响着一个作为单位以及情感网络的剧团。

站在文本的外部，《化蝶》这部作品本身又何尝不与现实息息相关？《化蝶》故事建立于作者朋友的一次无心插柳的反馈，而作者自身也是一个十足的舞台爱好者，更确切地说，作者感兴趣的是“演员从舞台下来，如何面

对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们又如何从坚硬的现实中拔身而出，变成舞台上的演员”。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作者为我们书写了一出纠结的故事，处在上帝视角的读者可以纵览全局，看不同角色之间的撕扯与联结，也可以自由切换，附身于书中的任意人物。而无论我们如何选择，梁祝的故事落幕，我们都会迅速被拉入到现实的迷雾之中，久久不能释怀。文章的结尾尤其耐人寻味，当剑湫饰演的祝英台发出缠绵悱恻而又急转直下的吟唱时，书中的描述是：“电闪雷鸣了，狂风骤起了，天崩地裂了，光线似有似无，戏台影影绰绰，戏台与现实的世界模糊了，浑然一体了。”肖晓红有无出戏，书中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然而这也不失为一种解法，因为不管站在哪种视角，在现实的议题中，都没有人是局外人。现实的千丝万缕织就了生活的丰富多元，也创造出了戏剧的峰回路转。“人生如戏”的议题并不是可以一一罗列的知识点，仅仅是摆在那里，便足够让人沉迷。

信河街是我们谈及哲贵时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词，到了《化蝶》，其内涵也得到了延伸。此前，信河街的故事多关注于商人群体的发展变化和精神状态，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近年来，哲贵开始将戏剧演员、书店店主、木雕大师、酿酒师等形象搬到信河街上，人物群像更加丰富、立体。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多，也是意义的延伸。从前的信河街更像是一个传说，而今天的信河街就存在于现实之中，剑湫、肖晓红的问题便是我们都需面对的挑战。于是，作为精神符号的信河街具有了更多面向。不仅让作者的创作体系实现了意义增生，梁祝这一经典同样得到了丰富。

还是“百花文学奖”的颁奖词说得好：“《化蝶》以信河街梨园生活为镜，‘蝶化’出优秀传统现代性转化的时代议题。哲贵的写作带着某种‘未来主义’的倾向，这一‘未来主义’并不指向艺术形式上的夸张炫技，而是指在文学叙事上给予新势力群体以更丰富的人性观照。两代‘梁祝’人的观念冲突无疑值得我们留意，但《化蝶》之好，在于哲贵摇曳生姿的笔下呈现出戏里戏外种种的缠绕。”《化蝶》的故事脱胎于入戏与化境之间的张力，这份张力在哲贵对于人性和现实的深刻思考中将每一位读者紧紧包裹，启发着我们回归自我，而后从“只缘身在此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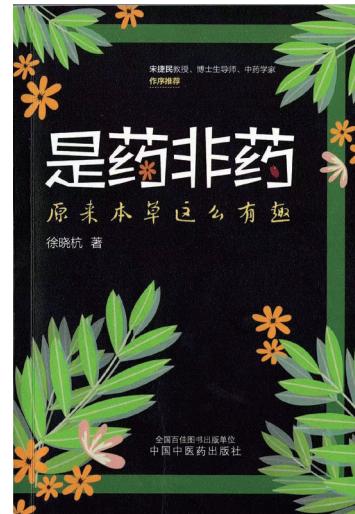
的视角跳出，平静地审视我们的生活。

在评价《化蝶》的选材时，评论家岳雯谈道：“杰作犹如星辰，是照亮亦是遮蔽。后来者若是要书写这类题材，既无法完全回避前者的影响，又必须在影响的焦虑下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难度不可谓不大。”这段论述简明扼要地声明了经典改编的标准；同时也道出了改编过程中的诸多难点。然而，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经典的活化始终都是文艺工作者们要面对的问题。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其本身就是一个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文化语境所作出的调适与回应，在张扬自我与对接现实阐释中不断发生着互动式的建构与重构，亦即经典的传承与延续的过程更是经典自身不断“再经典化”的过程。简言之，经典之路也是解构之路，只有在反复的“破”与“立”中，经典才得以化茧成蝶，进而真正地走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一部关于本草的人间之书

——读《是药非药——原来本草这么有趣》

Article- 邵双平 Shao Shuangping



《是药非药——原来本草这么有趣》书影

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杭州的深秋。今年的夏天无比酷热和漫长，所以桂花也破天荒地迟开了一个月。手指轻轻翻开书页的时候，终于可以闻到窗外飘来了缕缕馨香，这是人世间最为沁人心脾的草木之香，宛如本书字里行间弥漫着的淡淡的迷人的本草气息。

本书的书名叫《是药非药》，副题“原来本草这么有趣”。也许作者徐晓杭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书名无意中透露出了她的职业经历，她把三十六年的时光献给了《杭州日报》。即使是在传统纸媒日渐凋敝的今天，她一手创办并主持多年的《西湖》副刊，仍然是杭州这座天堂之城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很显然，很少有书籍会这么取名字，而传统报人或许能会心一笑，因为报纸的标题常常不仅仅只有主题，而且还会有关人眼球的副题。

作者对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药充满了好

奇、兴趣甚至热爱与迷恋。在一个普通人的印象中，中医虽然能治病救人，但一纸良方常常晦涩无趣之极，一剂良药也往往奇苦无比难以下咽，“良药苦口”相信是所有服过中药者的共同记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草木虫兽石不仅可以入药，而且都有着妙趣横生的奇特魅力。正如传统中医有些药方会有“药引子”，而那些关于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本草，正是作者观察世界、阅读岁月、对生活发表思考和见解的“引子”。“是药”很重要，但其实“非药”的部分更加引人入胜。

我可以担保，你很少会看到一本关于中药的书，会这么让人手不释卷。你会佩服作者竟然会有如此庞杂的知识结构，药学、药理、故事、传说、奇闻、经历、典籍、人文、数学、化学、物理、美食、旅行……上天入地，横贯东西，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简直令人

叹为观止。你也许还会佩服作者东拉西扯信手拈来却收放自如为其所用的能力,每一种可以入药的本草背后,居然能够生发出那么多有趣的文字,一粒种子、一片草叶、一朵花儿、一只动物、一粒沙尘,都通向作者广博的见闻,通向幽深的历史,通向传统的文化,通向浓郁而美好的人间烟火。

在传统的中药爱好者、研究者眼中,万物皆可入药,而在作者的笔下,每一种可以入药的本草都折射着世间万象。

比如一片桑叶,作者从小区物业领养“蚕宝宝”,写到殷墟的甲骨文上的“桑”字,写到两床远渡重洋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蚕丝棉被,写到司马迁的《史记》,写到《诗经·七月》,写到《神农本草经》《备急千金要方》《温病条辨》《大观本草》,写到富阳东梓关骨伤科医院,写到乐府诗《陌上桑》“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写到《夷坚志》中以桑叶止夜汗的故事,写到《百草镜》中桑瘿可入药,写到《礼记》记载桑木可以制弓……写到诸葛亮对刘禅说,家有薄田十五顷桑树八百棵,子孙可衣食无忧。直到最后,作者竟生出了“沧海桑田”、世事变幻的人生感慨。

比如西湖里的一枝映日荷花,作者说可以分为花瓣、花蕊、莲子、莲蓬、荷叶、荷蒂、荷梗、藕、藕节、藕带,十个部分全是药,令人大开眼界。作者还从《本草纲目》中,找到一个“十花美容散”秘方,用李花、梨花、樱桃花、白莲花、红莲花、旋覆花、桃花、木瓜花、丁香等,加沉香、青木香、珍珠、玉屑等制成,据说“用手洗面,百日光洁如玉也”这样的鲜花美容古方,光是想一想便美得不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高端现代美容化妆品,能够有这么美好而高级的文案。

阅读此书,你还会读到很多奇奇怪怪、闻所未闻的冷知识。

比如生姜的来由,据说神农姓姜,有次尝百草中毒,是生姜的块茎让他这个姓姜的起死回生,于是取名“生姜”。比如裱书画的糨糊,竟然由白及和其他共八味中药制成,因为“白及其性苦平,不腐纸素”,作者还调皮地说:“哎哟喂,捣个糨糊,还真不容易呢。”

还有比如灶中的烟墨可入药、梁上的灰尘可入药、蝙蝠可入药、头发可入药、童子尿可入药、人的指甲可以



入药、故乡的泥土也可以入药……看得人满腹狐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作者却写得兴致盎然引经据典有根有据。不过你大可放心,本书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学》副主编宋健民作序,是经过权威专业认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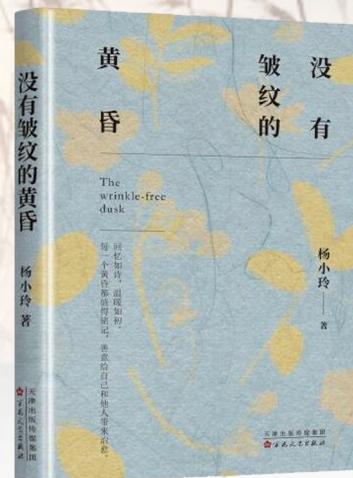
本书还有一大特点必须一提,那就是每一篇文章的标题,都是工整的五言对仗。“绿玉出西方,翠衣生奇霜;“何事寻从容,陇西春色浓”“谁言壤中玉,空负白头人”“田中采地黄,漫索酒壶花”“佛国到中华,禅房觅此花”“原来陌上桑,一树春秋黄”“纤纤玉笋红,挥疾风云动”“朱砂眉间点,相许初心邪”……读着像不像某首似曾相识的古代乐府诗?事实上这是我从书中随意抽选的八篇文章的标题,分别写的是西瓜霜、肉苁蓉、山药、熟地黄、茉莉花、桑树、指甲、朱砂。每个标题都这么古朴典雅和富有意蕴,文章的水准便可想而知了。

如果看到书后附着的长长的5页32条参考书目,你会误以为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如果你看完本书,就会发现它其实远不止有趣和有用,更是一部关于本草的人间之书。作者说,她人生的一大悔意是“当初为何不学中医药”,我却觉得,幸好她当初没有学中医药,否则也许这个世界上会多一个药到病除的“女华佗”,却哪来这么一本妙趣横生的奇书呢?■

黄昏的褶皱与生命的纹理

——读《没有皱纹的黄昏》

Article- 张亚娟 Zhang Yajuan



《没有皱纹的黄昏》书影

乙巳年的秋天，杨小玲的散文集《没有皱纹的黄昏》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在这部散文集中，时间被赋予了柔软的质地。那些关于村庄、河流、草木与人的故事，如同北山灌渠的水流，蜿蜒曲折却始终向前。这部作品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二十余篇散文，分为“北山书”“秋意浓”“父亲河”三辑。在这些篇章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家对故土的深情回望，更是对生命本真的探寻。

杨小玲的文字有着女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温润。在《北山书》中，她以“河长”的身份丈量着北山的每一寸土地，那些金黄油菜花、风车茉莉和蒲公英，在她的笔下都有了灵性。她写蒲公英的理想“就是在故乡的土壤里，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以至消亡”，这何尝不是所有生命的轨迹？作者通过一株植物的命运，隐喻了人与土地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当她将蒲公英移植到自家阳台，发现它“花球小而疏”时，离乡的惆怅便跃然纸上。这种以微小事物折射宏大主题的写法，构成了作者散文特有的审美维度。

《秋天的盛宴》中老姜头预知死亡的情节，展现了乡村社会对生命轮回的朴素认知。那个为自己操办丧事的老人，在秋收后的谷堆里安详离世，仿佛完成了一场庄严的仪式。作者通过“我”的视角，刻画了浙西农村这种对待死亡的豁达态度——死亡不是终结，而是融入土地的节律与季节更迭的重生。《清湖船娘》

里，作者通过朋友祖母“喜娘”的故事，讲述了清湖码头作为古代物资集散地的繁华历史。那些运送“南北货”的船只，那些穿行在仙霞古道的挑夫，在她的文字间照见一部微观的江南商贸史。

在语言风格上，杨小玲的散文呈现出诗化倾向。她善用通感手法，将视觉、听觉、嗅觉交融在一起，如描写北山的春色时写道：“春风将一桶还来不及搅拌的颜料倾倒于山谷之下，即刻金黄如流水一般奔腾而来。”这种充满想象力的表达，使她的作品具有了画面感。同时，她也注重节奏的掌控，在《滑向指尖的春天》中，短句的跳跃排列模拟了春天万物萌动的韵律，而在《沉默之年》这样的沉思性篇章里，则采用绵长的复句结构，营造出时光缓慢流淌的意境。

《父亲河》中作者面对生命不可逆的蚀刻——容颜老去，世事苍茫，依然保持着如岸边芦苇般的柔韧与明亮。这既是对衰老的诗意接纳，亦是对死亡的温柔预习。当笔墨浸入亲情这一永恒命题，作者并未刻意打捞惊涛骇浪，而是俯身拾取那些平凡瞬间。《病榻记》一文，作者以细腻的笔触缓缓铺陈，勾勒一幅幅温情而又略带苍凉的画卷。作者凝视病榻上的父亲，曾经琐碎的日常，在病痛与时光的消磨下，愈发显得珍贵动人。那些关于父亲的回忆、关于故乡的眷恋，如同老屋檐下的蛛网，粘满了岁月的尘埃，在夕阳的余晖中闪光。文中对生命的脆弱与坚韧的探讨，对死亡的坦然与敬畏，都好似文中的那句话：“许多年后，我也将成为你，成为衰老之前，那只老旧龙头里的一颗倔强的水滴！”

这部散文集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记录了一种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当城市化进程席卷每一个角落，作者保存了那些即将消失的风景：修伞匠的背影、铁匠铺的火星、割青草喂火车的彝族老人……这些看似平常的场景，实则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标本。“村庄是不会湮灭的，它只会重现”，这使她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怀旧，升华为对土地命运的深刻思考。

“没有皱纹的黄昏”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隐



喻。黄昏作为昼夜交替的时刻，象征着转型期的中国乡村；而“没有皱纹”则暗示着这片土地永恒的青春活力。杨小玲用她的文字抚平了时间的褶皱，让我们看到在沧桑变化之下，那些不变的生命本真——对土地的依恋、对传统的坚守、对美好的向往。

当合上这本书时，那些字句仿佛化作了浙西山间的雾气，久久萦绕在心头。杨小玲用她细致的观察和灵动的笔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精神原乡的窗。在那里，每一个黄昏都崭新如初，每一条皱纹都藏着故事，每一片飘落的梧桐叶都在诉说生命的奥秘。这或许就是散文的魅力——它不提供答案，只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它不刻意升华，却在平凡中见真知。■

有关告别的书写

——中篇小说《叫血记》创作谈

Article- 黄立宇 Huang Liyu

与小说中的“我”不同，我在血站待的时间还要多几年，原来的单位倒闭后，我被卫生局分流到血站。别人都去了医院、卫校、防疫站，我无所谓，血站就血站吧，反正我迟早得离开卫生系统。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有了别样的想法。现在说起血站，至少是一个医疗单位，那时候是个什么破地方啊。办公室就在原来的门诊急诊室，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我母亲在那里工作过。我没有想到，许多年以后，我会人模狗样地穿着白大褂，待在那个阴魂不散的屋子里胡思乱想。

当时，正处在全国无偿献血制度尚未到来的前夜，小说里的老杨，他干过的活我也干过，一样的粗粝，一样的原始。每天总有一些卖血者，坐在门口的长凳上嗑着瓜子，晒着太阳，电话一来，他们的屁股就提起来了。如果医院要的血型，他们当中没有，我们就出发

了，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穿梭在这座小城的大街小巷。我们对卖血者的生活了如指掌，总有办法在某个生活的角落里找到他们，比方说，有人在摆水果摊，有人在跑电影片子，有人在街头兑换美金，也有人守着长板车在马路一角等生意，我甚至知道一个叫长毛的人总在孝娘桥旁边的录像厅里打哈欠。这些面孔，这些场景，构成了我们工作日常的底色。直到今天，我听到座机的铃声，都有点心惊肉跳，这都是血站工作落下的毛病。

农村也跑，卖血的人都住在穷乡僻壤，远离公路干线，救护车停在大路边就不动了，只有我一个人，沿着田埂路摸黑进去，水洼里有青蛙仓皇落水的声音，我对这些声音很敏感，心里很害怕，害怕也没有用。有一次我蹲下身去系鞋带，一个拿黑伞的男人堵在了我的跟前。还有坟墓和稻草人，夜里的稻草人看

上去不是稻草人，它身上透明的东西在夜风中翻动。我站在那里，内心与稻草人有过一次对话。我无数次经过墓区，曾经有个老头坐在坟前的石椅上喝酒，他钩着一个小指头：过来呀，小黄医师，阿拉喝几蛊！

我在血站的几年，是我接触中国社会底层感受最深的几年。有偿献血存在的乱象，其根源在于彼时监管的缺失与制度的不完善，与那些在生活重压下走进血站的个体无关。正是那些遭受社会歧视的卖血者，挽救了无数垂危的生命。他们固然是因为贫困，但没有他们，一切都无从谈起。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也是他们帮衬着老杨把血站一年年支撑下来，这篇小说是献给老杨的，也是献给当年广大献血员的，向他们致敬。

初到血站，我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善待那些卖血的人，他们同样需要尊重。说句实话，很难。本来他们卖的是自己身上的血，没有必要拍我们的马屁，这里面的关系都颠倒过来了。卖血的人像难民潮一样在我们身边涌来涌去，却很难唤醒他人的怜悯，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天面对那些谄媚的笑容，面对他们小心翼翼、唯恐被拒绝的卑微模样，作为血站的工作人员，你很难不居高临下，说着说着，喉咙就胖了起来。小说里的张飞也不是坏人，但最后深陷在现实的泥沼里，这就是人性罢。

这篇小说，带有非虚构的色彩。老杨这个人物，有真实的原型，是我曾经的忘年交，里面的细节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有老杨的亲述，也有后来献血员的回忆。当然，在写作的时候，也免不了以我在血站短短几年的体验去想象，去虚构。一个早年在陆军医院工作过的外科医生，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动情地跟我说，老杨英雄啊。其实，老杨也就平常人，甚至是卑微的，默默承受着生活给予他的磨难，这么大的事情压在他的头上，他就慌了神，本来他不用慌，这本不是他一个小人物承担的事情，但是他要慌，出于他做人的善良本能。

老杨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否则绝无可能，里面有许多荒唐的事情，我在小说里没法写，总觉得不合时宜，“时宜”二字如此沉重。说实话，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去碰它。我每次去殡仪馆，都会抽空去看看老杨，跟他唠叨几句，现在我已经找不到他了。有一天，我决定把它写出来。在我写其他小说的时候，我会有



许多考量，这个也不是没有，但我很急切，好像写出来就够了，就当是一个记录，一个任务，一次对老杨的迟到的、郑重的交代。

小说写出来以后，我搁了整整一年多，不满意，过不了自己的关。这个文本与经验太近，里面的第一人称“我”，其实就是现实人际的延伸，等我意识到，这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应该是老杨自己时，已经来不及了。对秦勇这个人物，原来的设置也过于轻率，我无法说服自己，人和人不会平白无故成为朋友的，这个人物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段有关特定历史时期火车运载的回忆文章，我忽然觉得有了。后来，我把前半部分几乎重新写了一遍，但在结构上依然有些失衡，老杨进入血站，有太多的背景需要交代，后面随着危机的加剧，情节骤然紧凑，一环扣一环，赶着往前走，松不下来，这可能就是这部小说的命数罢。秦勇的死，我初稿写得很铺张，过于渲染，完成之后，我发现它与小狐狸之死是有冲突的，反而会削弱文本的力量，我把它全部删掉了，轻巧一笔带过。

在我调离血站的时候，我特意去献了一次血，当然是无偿的。我把它看作是一个仪式，是对自己那段特殊经历的郑重告别，这部小说也是。【

除尘记

Article—萧亮 Xiao Liang

江南的梅雨季，连空气都拧得出水来。铅灰色的云层低悬，如一块浸透霉斑的湿抹布，沉沉覆压着这片土地。远处安阳河畔，化工厂里一排排除尘布袋在绵绵细雨中无力地低垂，犹如战败后缴械的士兵。

—

窗外疯长的绿植，在黏稠的水汽里蒸腾出令人窒息的气味。市局苏局长抑扬顿挫的声音，穿透会议室滞重的空气。台下低垂的人头间，手机屏幕明明灭灭，如同夏夜忽闪的流萤。当他猛地拔高声调的一瞬，后排猝然亮起的十几道幽光，竟清晰地映照出空气中的微尘——它们本该被某个乡镇工厂的布袋俘获。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要旨在于短：开短会、写短文、讲短话……尤其在当前反内卷的

态势下……”会议室的门吱呀作响，信息中心张百度趿拉着拖鞋、胡茬凌乱，将厚厚一沓稿纸递给办公室主任贾宽宽。“苏局下午论坛的演讲稿。”未等回应，他已转身离去，拖鞋声敲打着走廊的寂静，右鼻孔塞的带血纸巾异常扎眼，仿佛又一个通宵熬尽的勋章。

我坐在前排最靠左，在摊开的笔记本下平展着手机，一面聆听着苏局长的讲话，一面追着马伯庸的《长安荔枝》。唐玄宗为博杨贵妃一笑，运送荔枝的各项费用竟高达三万六千七百二十贯。李善德耗尽毕生积蓄，甚至借助“信用贷款”才勉强购置的长安房产，仅值三百贯。那一笔笔数字，如冰冷的利刃，暴露出奢靡背后的残酷真相……

调成静音的手机屏幕忽然亮起——二哥来电。心猛地一沉。上班时间，非急勿扰，乃是我们兄弟间的约定。

我弓腰潜行，溜出侧门。“喂，二哥？怎么

了？”“老弟，出事了！”他的声音焦灼如火，几乎灼痛我的耳膜。“环保查厂！要罚我二十万！”

悬着的心倏忽落地，像是坐了趟过山车。“吓死我！钱能摆平就不是个事，会后再说。”入座后，思绪如同蔓延的藤蔓，紧紧缠绕在刚被挂断的电话上。对于小微企业来说，这二十万如同李善德的“三百贯”，岂止剜肉，简直是剔骨。想到侄女萌萌在老家县城灵通街道，或可了解一二。

苏局长依旧在台上滔滔不绝。他年届六旬，视力渐衰，常因脱稿后视线模糊而翻错页码，曾经在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上重复念了一页，闹出笑话。我悄悄给萌萌发了条消息过去，然而迟迟不见回复。

煎熬足有一个钟头，萌萌的信息终于跳出：“叔，刚才整个科室的手机都被同事小李拎去社区‘跑点’了！我们刚刚在彩排明天要开的半年度总结会，手机也才拿回来！”还附了个哭丧的表情。

我目瞪口呆：“街道开个半年度会议，还要彩排？”记忆飘回春节，萌萌来家里拜年时一脸倦容：“叔，街道忙疯了！每个条线都在考核，台账做了一叠又一叠，像雪片一样！App 打卡、轨迹上传、照片台账、满意度调查……每个环节都要拍照留痕，以备检查！特别是‘智慧基层治理平台’指标，科长下了死命令，刷不够也得刷满！很多功能都没成熟，有的重复，有的缺功能，但开发了就得往下推，不用就扣分。”

我知道她说的“跑点”——为了完成上级的打卡任务，每人轮值一日，抱着五部手机“巡社区”，美其名曰“下沉一线、感知民情”。看样子，今天的“五机巡航”是小李。

萌萌初工作时眼眸如泉，肤白貌美、清纯无瑕，像刚出道的奶茶妹妹。“上岸”几年，眼里的光日渐黯淡，焦虑时甚至发丝纷落。三十四五了，婚事杳然。“哪有工夫恋爱啊。”她总无奈一笑。

“县里为博考核加分，强推手机‘办事通’，要求干部人均年办 150 件。”萌萌说，“隔壁的市场监督所更卷，省局要求业务分成 100 个赛道，跟 100 张考卷一样，每月开视频大会亮晒。”为了完成考卷，他们只能走马观花到点儿打卡，如食品安全检查就装个摄像头，贴个二维码，分数便到手了，实地检查成了摆设。由于要排名，逼着统计也造假。



二哥也曾抱怨，镇上要求“村官”安装十几款 App，终日打卡、上传，自己弄不来，全靠大学生村官代劳。幸有“表弟表妹”帮忙，考核才勉强过关。二哥对我说：“村里的事呀，直面百姓，要靠人去现场解决的，表来表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窗外的雨滴不紧不慢，空调的嗡鸣混着苏局长的讲话渐渐汇成单调的催眠曲。眼皮像灌了铅，突然一个激灵，差点打翻桌子上的茶杯。苏局长推了推瓶底厚的镜片，目光扫过会场，停驻在指向下午一点的壁钟上。他抹了抹天生敦厚的嘴唇，把最后一页纸拎起来抖了抖，提醒贾宽宽：“贾主任，泡面……备好了？”

下午的论坛，又是一场硬仗。

苏局长素有废寝忘食之美誉，曾一日辗转六场会议，常因“陪会”误了饭点，唯有泡面果腹，得诨名“泡面局长”。眼前这个“三短”会，“开短会”讲稿出自办公室，“讲短话”材料源自宣传处，“写短文”指令来自研究室，三合一的结果，没三个钟头根本结束不了。

散场时，人人脸上浮着一层睡眼惺忪的疲惫。掐灭二哥两通催命电话后，终得坐回办公室，拨通他的号。

“你们‘泡面局长’又开什么‘泡面会’啊，画饼充饥啊！”二哥的怒火蹿如“蹿天猴”，“我们村委议事，一榔头



一锤，丁是丁卯是卯！你们倒好，买个纸杯子都能罗列出国际意义来！”

二哥的抱怨并非空穴来风。文牍如山，会海似渊，常是大会未休，小会又起。分明是闭门的党组会，偏要全局副处以上干部齐作壁上观。他说乡镇书记的发言更离谱，越来越像模具压出来的饼干，堆满了“战略擘画”“顶层设计”“工作矩阵”“全量管控”“蝶变跃升”这样冰冷发亮的词汇，却独独见不到“村里的老人是否孤单”“乡亲们生病了多久能看上医生”“农贸市场上的菜价是涨是降”的真实场景。

“如今连镇上都被这‘流行病’缠上了，一周硬塞进四五场会！”二哥乃老三届出身，扛过枪，又在村支书任上摸爬滚打二十余载，心里藏不住话，“省下这些虚头巴脑的事，放在做实事上，不好吗？”

我戳了戳还完整漂浮的面饼，回怼道：“在理，很有高度！可惜你呀，只知埋头拉犁，不懂抬头看路，终究是个吃亏的主。”

“不和你费唾沫了！”二哥急吼道，“前天上午，临江环保所又杀到厂里，带着‘天平检测’的人，在翻砂车间鼓捣半天，非说两个排气口颗粒物浓度超标一倍多！当场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三日后正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罚二十万！要求十五日内缴纳，逾期加

罚！”他喘了口气，“邪门的是，我们合作的‘环安检测’公司月初才测过，白纸黑字写着合格！‘小贵州’当场就急了眼，家乡话都炸出来了——‘哥哎！囊个专挑漏风的地方下手嘛！’检测的那个布袋，本就是吸附粉尘的，他们测的是排出的空气还是袋里的灰尘？”

“那赶紧申诉啊！”我如鲠在喉，泡面顿时失去了味道。

二

五一长假，车沿着浙皖天路盘旋而上。窗外，苍翠山峦如泼墨，奔涌云海似滚涛，清冽空气沁人心脾。然而二哥一通电话，像一桶冰水兜头浇下，瞬间浇灭了山光水色的悦目怡情。

“老弟，有猫腻！”二哥压低声音，带着一种侦察兵接头的神秘感，“我找到了环保所签约的‘天平检测’，花了八千块请他们再测了一回！”

他稍作停顿，话筒里传来纸页翻动声，“就在三号那天，同一个车间，机器照转，点位相同，同一个单位的人操作。结果呢？一个点才 $1.7\text{mg}/\text{m}^3$ ，另一个点 $4.5\text{mg}/\text{m}^3$ ！远低于 $30\text{mg}/\text{m}^3$ 的阈值！”他声调陡然拔高，“新换的布袋才半月，钢箍还没焐热！横竖挑不出毛病！”他将这份新报告作为申诉的理由，满怀期待地递交给环保所。

三天后的傍晚，窗外的梅雨愈显焦灼。二哥的电话再次响起，声音沉得像是被雨水浸透了。

“申诉打回来了……”“他们说，‘天平’作为法定委托，程序合规。而我们自行出资委托的‘天平’，属于个人委托，两者在法律效应上不可相提并论。回执文书上写得像个外交照会——”他似乎在费力辨识那冰冷的措辞，“哦，说‘非同一时间、同一工况、同点位的多次检测数据不具备可比性’。二十万，已是底线，十五天内不缴，追加重罚。”

二哥的苦笑声穿透雨幕：“呵，讲得冠冕！原来申诉就是摆摆样子呀！他们上次来查，我们马上整改换了新袋子，指标什么的都没问题，为什么还要罚？！我就想不通了，堂堂环保所几十号人，招人都是硕士打底，怎么连个正经检测的人都派不出来？还花公款养着这种检测公

司，动不动就挥刀罚款，老百姓的辛苦钱，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么！”

我懂二哥的心思，他想让我帮忙招呼一下，可是我们兄弟有规矩，绝不靠关系打招呼。“哥啊，这事你还得向他们的上级部门反映。我给你一个‘群腐’专项整治的举报号码吧。”

我暗自思忖，一句立行立改的提醒就可以解决的事，何以动辄祭出罚款？懒政的温床，恰恰在冰冷的“合规”程序与经费外包的庇护下被纵容滋长。

三

梅雨缠绵不绝，如无尽愁绪丝丝缕缕。二哥的声音在电话里也失了精气神，似被这湿濡彻底沤软了筋骨。

“撑不下去了。疫情雪上加霜，外贸江河日下，今年订单又少……唉，这厂子，怕是要熄火了。”他叹息悠长，透着浸透骨髓的疲惫，“当年起家多难啊，从茅檐小作坊一步步熬出头，养活了村里多少张口……带出的徒弟，单飞开厂当老板的就有十来个，还牵着多少村邻在外地开店营销……”

二哥这厂，年缴税不过30余万元，50多号工人，人均月薪7000元上下。关停与否，在上位者眼中或微不足道。可我深知，这片厂，早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亩三分地，更是几十户人家温饱的源泉。

“真要关门，怎对得起这些老伙计？‘小贵州’两口子在这熬了十几年，孩子在这儿落地，在这儿念书，厂没了，他们去何处安身？”“小贵州”是二哥牺牲战友的儿子。那是在1979年2月，二哥入伍仅三个月便上了战场，一发炮弹呼啸而来，班长扑倒二哥，用生命护住了他，二哥的右手也被炸，只残留下一个指头。那是战壕里血染的遗言：谁活着回家，就要替牺牲战友尽孝。

二哥的忧愤沉甸甸：“机器停转尚可重启，人心散了，魂魄也就丢了。这些热乎乎的人气，你们在空调房里没完没了地开会、填表、琢磨八股文的，怕是……早都感受不到了！”

二哥沉默数秒，声音挤出认命的消沉与自嘲：“外人

瞅着像个老板样，看不到对上面赔笑卖乖装孙子，兜里揣着软中华是敬人的，自己抽十来块的‘红梅’；出差只敢坐硬座，啃干面包填肚子……”

话筒那头传来火柴的划擦声，以及劣烟呛出的连串咳嗽。“这些所、那些站，哪路神仙开罪得起？哪个小指头轻轻一捻，今天突击检查，明儿一纸通牒，就能扒掉半条命……几时，他们才能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到咱老百姓的板凳上？”

挂断电话，窗外的雨幕依旧。林木萧疏，山水迷蒙，湖面雾气深锁，仿佛沾着淡淡的愁情。

咚咚咚——敲门声撞破思绪。局里督查室老唐探身入内，面色凝重地搁下两份督查底稿。一件触目惊心：旧县汤平街道，竟将组织上春节慰问困难户的暖心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每户支付劳务费50元。另一件瞠目结舌：大河开发区后勤中心招聘普通职员，七名评委全部外包，每人日薪高达15000元！

老唐气得声音发抖：“这帮老爷！养尊处优惯了，没点干事的劲儿，吃吃喝喝倒跑得快！挥霍起公款，一点不心痛！纳税人的钱，到了这些人手里就是予取予夺的‘唐僧肉’！非好好整治不可！”

目送老唐微驼而宽厚的背影，竟将暮色也焐得暖了三分。行将退休，他眼底那簇赤子般的星火，连同耿介如铁的脾性，令人心头一热。恰如山谷深处的幽兰，于无人处静静漾出清芬。

沉思良久，阳光照不透的角落，道德够不着的地方，自会有规矩的铁律来涤荡。

我拿起电话拨向二哥：“中央督导组，就要到地方巡查了……”

四

周末，车轮驶向故园。

日头照在明净的安阳河上，山脉如同倒悬的波痕，将玻璃幕墙的冰冷与野鸢尾的温柔悄然缝合。

路过镇中心广场，瞥见“布袋除尘技术革新现场会”的横幅，展台上陈列的样袋印着醒目的“东洋牌”烫金标

签，底部却粘着一张格格不入的便利贴：“单价¥5800元（含税）”。

这想必是二哥提到的环保所力荐的进口“洋布袋”吧，价格足足比国产的翻了近两倍。二哥这些小化工厂惯用国货，坚信其质不输洋货。此般作态，想是惹恼了某些人。

二哥的厂子在村道旁，四亩见方，里外透着齐整，生产区内“ISO9001”的招牌十分醒目。

厂区的樟树已亭亭如盖，凌霄花缠绕铁栅栏而上，枝头怒放的花团浓烈如炽情，羞落了万朵琉璃。

见到二哥时，他刚从山下来，迷彩服已湿透，黝黑的脸膛直淌汗水，手上拿着一把油漆刷子。

“哥，你这是？”二哥无奈地说：“别提了，真是作孽啊！去给矿山刷油漆。”

前天，镇里突然通知要紧急应对上面的检查。咱们村后山那块原来采石头的地方，光秃秃的太扎眼，要求马上“复绿”！否则问责下来可就悬了。

“石头上种树哪种得活？临时复绿也来不及呢。”二哥提醒道。可镇里联村干部小艺却急得直跺脚：“哎呀，活人能让尿憋死？咱得‘创新方法’！去买油漆！刷！把最显眼的那块石头给我刷绿了！应付过去再说！”小艺给二哥咬耳朵：“镇里郁书记已经来镇两年半了，该向上挪挪了，我们不能在这节骨眼上添乱。”

“唉，五年换了三任书记，走马灯似的。”二哥对我说。

步入车间，“哥，这是翻天覆地啊。”信手抹过设备，无一丝尘埃；步入卫生间，瓷砖能照出人影——观厕可知全厂，洁净如此，环保意识、管理能力定然不弱。记得十年前携小孩来厂，那小祖宗哭闹着拒不下车，嫌地上沾了黑乎乎的油垢。

“一家子的身家押在这，总得撑个门面。”二哥皱纹里漾着三分得意，引我去看那惹祸的排气口。灰蒙蒙的天光下，那铁家伙有气无力地吐着白汽，新换的布袋上，“省环保产品认证”的蓝标被水汽洇成青紫。

“这批布袋托关系走了内部价，”二哥用扳手轻轻敲了敲钢架自语，“说是加了石墨烯，谁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脚边堆着七八个拆下的旧袋，撕裂处露出褐黑的纤维，像被剖开的工业肺腑。二哥踢了踢破损的布袋，冷笑

道：“这帮人查环保时睚眦必报，可镇上为应付检查，买油漆刷矿山的破事，他们倒装聋作哑！”

“他们上半年查了你三次？但隔壁阿婧厂怎么不查？是不是你关系没处理好？”我摩挲着光洁的洗手台，有点疑惑地问。

二哥掏烟的左手抖了一下：“阿婧那个妖精会来事……我就当免费质检了。”藏在袖子里的右手无名指孤零零的，着实让人心疼。划亮火柴的瞬间，我瞥见他眼中闪过一丝泪光。此情令我心酸——这些匍匐于土地的人，有着躬身不辍的韧性、江湖草莽的侠义，些许理解便能将脊梁挺得更直。

凝望远山渐渐消隐的雨云，某种信仰崩塌后的茫然感，顷刻碎裂一地。那晚，我梦见漫天飞灰，一个巨大的绿漆“O”，仿佛巨口开合，缓缓吐出二哥精心缝补的破布袋。醒来，手机屏亮起，二哥发来消息：“有些积尘，布袋滤不掉，雨水冲不掉，得靠刮骨疗毒。”

五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江南终是走出梅雨的重围。空气蒸腾着灼人的热浪，水银柱一路疾冲至烤炉般的四十刻度。

午后，二哥的微信头像闪动：“没在会场吧？”我立刻回拨电话：“哥，有啥新情况吗？”话音未落，二哥松快的声线已撞入耳鼓：“好事！天大的好消息！”仿佛能看到他眉头舒展，指尖轻弹，烟灰随风飘散，带着一丝久违的轻松与从容。

“前个下午，来了两位生客，北方口音，坐镇上的公交来的，一胖一瘦，瘦的挎着一台便携式检测仪……”

“检测仪”二字入耳，神经本能绷紧：“怎么又来查啦？”

“是，也不是！”他语速未缓，“这俩人啊，先在安阳河埠头取了瓶水样，转头进了镇政府，开了个小企业主的会。会上，我一股脑儿地把那‘布袋’罚款的憋屈全倒了出来！他们问得极细，桩桩件件都记在本里。末了，那位胖领导诚恳地说：你们小微企业不易，纳税养人托饭碗，

艰难！反映的症结，我们带回去细研细究。动辄‘一刀切’，确实容易寒了父老乡亲的心。”二哥模仿着官腔，余音抑制不住地激扬。

电话这头，眼眶竟有些濡湿。他接下的话，更是驱散了所有残存的倦意。

“你猜怎么着？我前脚刚进厂子，那两位‘京官’后脚就跟来了！瘦点的拿着仪器四处检测，连之前抽检的录像也调出来看一遍，”二哥顿了顿，似在回味，“胖点的细细盘了两年工人的工单、税单、环保整改的开销流水。末了，一言不发，掉头就走！我紧张了老半天，生怕又出什么幺蛾子，嘿！今儿一早，县环保局法制科长亲自登门——竟说要退！罚！款！”二哥的声音陡然响亮，喷薄着压抑不住的狂喜，他的笑声几乎震穿听筒，冲上云霄。

下午参加了“群众身边蝇贪蚁腐和不正之风专项整治”推进会，屏幕上滚动着一串落马者的忏悔：将医疗设备化作私人金库者有之，从“校园餐”中刮油揩水者有之，以“蚂蚁搬家”之巧窃取惠民脂膏者有之……他们以隐蔽手段蚕食百姓利益，其本质与《长安荔枝》中“借妃子之笑，行饕餮之贪”实无二致。诟病已久的“第三方乱象”终被明文列入整治清单。

视频会后，苏局长套开小会，着重强调，要从整治违规吃喝破题，腐化往往是从一顿饭、一瓶酒、一场牌开始……最后庄重表态：“自即时起，我非重大会议发言，不再预制讲稿；确需文字，亦不过七页。”他习惯性地抚过渐疏的鬓发，目光掠过前排处长，笑道：“局里剩男剩女不少，总该为年轻人留点——谈恋爱的时间吧？”话音刚落，会场一瞬寂静，旋即春雷般的掌声轰然炸响，裹挟着久违的、直抵心窝的滚烫热意。

两月后的某个周末，萌萌来访，鲜亮如三月暖阳下初绽的桃叶。

我甫一开门，她便笑盈盈侧身让出身后。“快递放门口就行！”我对着她身后戴头盔的小伙招呼。萌萌颈项倏地染上了红晕，略带娇嗔：“叔！人家哪是快递小哥！是我对象，林嘉树！”小伙略显拘谨，声音不大却清晰：“叔叔好，我是嘉树。”

小萌介绍，嘉树在镇环保所供职，前些时日为二叔那罚款，几番奔走“贵部”。她俏皮地努努嘴：“一来二去，

机缘就这么撞上了。”

林嘉树略显局促地接过话头：“叔叔，有件事得跟您告声罪。其实……上次‘天平’公司去厂里抽检，我也在场。他们是所长的老关系。回所后，我提醒过所长，这样的检测有失公允，可他听不进，说‘得给不识时务的企业上上发条’。”嘉树语气诚挚，“上月，所长在黄坛景区接受企业吃请被人拍照举报，据说还有其他违纪线头，已被纪委带走了。”

一席话，令我对嘉树刮目相看，这孩子端的是正直阳光。七前夕，他们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前所长的忏悔视频成了教材。担任所长十三年，坐大成势，初时仅取一瓢饮之，慢慢地贪念渐生，一瓢接一瓢，雁过拔毛，无所不取。收受“布袋”供应商回扣数十万，更暗持“天平检测”股份，积少成巨，竟逾五百万之数。现在所班子已经换血，那些狐假虎威的第三方也被清理干净。

嘉树最后道：“所里科班出身的不少，常规检测，咱们自己操刀绰绰有余。”

萌萌眸中漾着碎光，宛若清溪石上跳荡的点点星子。她轻轻吐息，声音带着一丝清冽：“叔啊，这周五我去联系村，墙上摘牌。”她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两百多块牌子呢，像多米诺骨牌，哪个不是自己寻思着挂上去的？您瞧瞧，有些地方聪明着呢，铁牌摘了，却搞些活动牌、电子牌晃悠着敷衍；有些地方呢，虽摘了‘这站那室’的门面，可那些‘这长那员’的衔儿，不还沉甸甸地压在干部们的肩头吗？”她收回目光，语气笃定，“这事，枝枝叶叶在下头，根子还在上头。”

是啊，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头雁引领，底下雁群方能紧随其后，方能取信于民！

望着萌萌脸庞焕发的光彩，那些曾浸透愁绪、辗转无眠的焦灼时日，此刻悄然沉淀。萌萌轻快地诵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台词：“希望确是好东西，许是人间至宝，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亡。”语调间流淌着尘埃落定后的安然与簇新憧憬。

窗外，蓝天把流浪的云都揽入胸怀，每一口呼吸都变得舒畅。我仿佛看到，安阳河畔那一排排除尘布袋如忠诚卫士，矗立于天地之间，那些曾饱纳污浊的纤维，正与浩浩清风共舞于绿水青山之中。■

彗星逐日

Article—徐闻见 Xu Wenjian

随着吴彗星发出人生的第一声哭啼，乔托与哈雷彗星在还有 16 秒抵达最近点时被一个大尘埃粒子猛烈撞击。这是人类历史上距离哈雷彗星探测最近的一次，距离只有 605 公里。乔托号因此损伤了相机，依然发回了 2112 张彗星影像，拍摄到了最清晰的哈雷彗核。

吴彗星知道这些时，已经被喊了十几年的“扫把星”。

古人因彗尾形态与扫帚相似，把彗星称作“扫把星”，又有“彗星出北斗，天下更政易王”的传闻，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吴彗星都十分痛恨对天文学一知半解却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的父亲。所有人都不愿意跟一个“灾星”或是一个“倒霉蛋”走得太近，只有吴彗星的父亲坚定不移地认定“彗”代表的是“智慧”，自己明明生了一位“智多星”。

吴彗星的确还算聪明，至少他从小到大的升学考试从没有让父亲操心过。所以，即使生在物质资源匮乏的小县城，父亲也总会托那些去省城的朋友带几本与天文有关的书籍回来

塞给吴彗星。十五岁生日时，正值世纪之交，全中国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兴奋情绪中，父亲居然偷偷斥“巨资”，花费 800 元私房钱给吴彗星买了一副天文望远镜，这让吴彗星一时之间成为了小伙伴眼中羡慕至极的“大红人”。

当书本上的漫天星河透过天文望远镜铺陈在自己眼前，宇宙的浪漫打动了吴彗星的心。自那以后，吴彗星就决心要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为了扭转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甚至把英文名改成了 Harley（哈雷），声称这个名字的来源，正是自己出生时人类“征服”了世界上第一颗被确认的周期彗星；而他这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征服”宇宙中的星辰大海。

这个想法当然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父亲觉得“哈雷”很有气势，乐于这样称呼自己的儿子，可母亲却对父子俩的喜好爱答不理。很多年后，吴彗星才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之所以如此热爱天文，是因为他的初恋正是一名航天工程师的女儿，后来初恋随父去了北京，两人不得不遗憾分别。这也是为什么母亲不

愿支持吴彗星学习天文的缘故——“那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学的玩意儿，你，没这运气。”

吴彗星的运气确实不好，每年暑假，他都会带着一群小伙伴去一些冷僻但适合观星的地方蹲守英仙座流星雨，可他居然一次也没有真正看到过流星。每当流星迅速划过天际的时候，吴彗星不是刚好举着天文望远镜，就是向谁解释着天空中另一个方向的星宿，或是正在捉停留在自己胳膊上的萤火虫，甚至只是闭着眼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他只来得及听见小伙伴们“哇”的一声惊呼，就完美错过了一闪而过的流星。久而久之，吴彗星也就消弭了带朋友看流星的兴致。

高二那年暑假，父亲一边擦拭着那辆蓝色油漆都已脱落的进货三轮车，一边兴致盎然地问吴彗星，今年准备去哪里看流星雨，却见吴彗星垂头丧气不愿说话。父亲从自家小卖部的冰柜里取出一根最贵的雪糕，这才撬开儿子深藏在心底的秘密。父亲虽然很惊讶，可他却信誓旦旦地对吴彗星说：“今年咱爷俩儿去看，我保证你能看到流星。”

吴彗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总能对自己充满希望，但他愿意相信父亲。这天夜里，父子俩举着手电徒步前往后山。后山的山顶上，坐落着一座早就废弃的天文台，因为荒凉，平时少有人迹。据说父亲年轻的时候，这里曾有一支国家天文观测组，随着他们的撤离，这里的设备也就逐渐停用了。一路上，父亲的话明显比平时要多，他问了吴彗星许多关于天文的知识，吴彗星都一一耐心解答，甚至还教会了父亲借助“夏季大三角”（由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鹅座的天津四及天鹰座的牛郎星组成的三角形）定位到了牛郎星与织女星。

父亲很是激动，他们并排躺在山顶的平坡上，目不转睛地望着繁星闪烁的银河，各自的思绪在苍穹下漫无目的地游走。吴彗星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他默默盯着天空，觉得今年似乎成长了不少，尤其是刚刚向父亲传授知识的成就感，简直让他觉得自己快成为与父亲平起平坐的男子汉了。倒是父亲今年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好像白发更多了些，身躯也不似往年那般挺拔了。

浩渺的星空下，夜晚不知从何时开始变得寂静，山间的虫子也陷入睡眠。刚开始，吴彗星见父亲一言不发，还

以为父亲是累坏了。直到吴彗星跪在父亲身边，拼命摇晃他的身体却始终唤不醒父亲时，吴彗星才真正陷入恐慌。此刻，他只能选择飞快地奔下山去搬救兵，他没有看到的是，在他的身后，有一颗超长的火流星正从天空中划过。

后来医生的诊断是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至于那个晚上是如何兵荒马乱地度过的，吴彗星就像失忆了一样，完全记不得了。他只知道，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母亲几乎陷入失语，吴彗星从零星的流言蜚语中拼凑出的故事是，父亲之前瞒着家里帮朋友担保，结果朋友欠下一屁股债跑了，父亲只好拼命还别人的债。为此，母亲曾与父亲大闹一场。与自己上山看流星前，父亲已经接连半个月晚上没有好好休息过了，他一直在小卖部忙忙碌碌地算账、备货，盘算着如何变卖家里的东西，好抵得上这巨大的亏空。

随着父亲的离世，小镇上再也没有人喊吴彗星“哈雷”了，镇上的人一面同情吴彗星年少丧父的遭遇，一面私下也说了不少关于吴彗星“扫把星转世”“身强克父”的戳心话。吴彗星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变得愈发沉默寡言，内心就像被挖了一个黑洞，所有的情绪都被淹没在这个无底的黑洞里，而那虚无缥缈的天文学家的梦想，也与所有小时候异想天开的梦想一样，逐渐湮灭在了往后平凡而艰苦的日子里。

吴彗星的坏运气仍在延续，在他每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上，总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幺蛾子”——例如高考时，吴彗星忽然吃坏肚子影响发挥，最终以0.1分的差距与心仪的目标院校失之交臂；又如本科毕业时，吴彗星通过秋招提前拿到了一家全球知名望远镜经销商公司的offer，却在学校要求签三方协议时被告知自己的岗位从国外“空降”了一名内部调岗人员，企业暂时没有招聘需求……但这些倒霉的事情都没有在吴彗星的内心深处留下什么痕迹。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就再也没有体会过愤怒、不甘、痛苦、失望这些情绪了，对于他的坏运气，吴彗星只感到一种冰冷的、绝对的、无尽的空虚。

不过，吴彗星还是在大学期间成立了哈雷天文社团，时常组织同学们一起观星看日。运气不好的事情依然时有发生，有时是观测点意外下雨，天气状况影响观测效果；有时是交通意外临时晚点，错过最佳观赏时机……在天文界，运气是非常重要的，变幻莫测的天气会极大影响

最终的观测结果。但吴彗星却不那么在意，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过什么特别在意的事情了，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孤注一掷地去追逐着那些十分难得的天象，然后再不停地失败罢了。

大四暑假前，吴彗星看到新闻报道，自 2143 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日全食天文奇观将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 10 时 34 分前后出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日食组主席、哈佛大学博士巴萨乔夫教授考察了上海金山、德清莫干山和安吉天荒坪等选点，宣布本次日全食在我国境内的最佳观测点，正是位于东经 119° 35'、北纬 30° 27'、海拔 758 米的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由于日全食带极其狭窄，每次日全食时，世界上仅有较少地区才能看见，而这次日全食在国内的持续时长可达 5 分 4 秒，史称“长江大全食”。

机会如此难得，吴彗星决定带社团骨干奔赴湖州，这既是大学毕业前最后一次社团活动，也是吴彗星送给自己的毕业旅行。毕竟，天荒坪不仅是亚洲第一的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国内首个夜天光保护区，是观测银河和星空的绝佳地点。当然，吴彗星对自己的命运并不抱有期待，他甚至偶尔会在内心分离出另一个“自我”，冷眼旁观地看看，自己的运气究竟还能差到什么程度。

初夏的天荒坪并不如想象中清凉，为了节约成本，吴彗星和社团骨干们选择在前一晚徒步上山。暗夜中，一群人背着厚重的帐篷走在蜿蜒的山路上，身边偶有私家车呼啸而过，还有一些骑摩托的飙车党。吴彗星推测，这么早上山的人都是奔着日全食来的，他们都想在明天的观日点提前抢占好位置。

终于登顶时，银河已经垂直挂在天空了。一阵微风拂面，吴彗星高频跳动的心脏也随清凉的感觉慢慢平静下来。不愧是“江南天池”，抬头就是浩瀚无垠的宇宙，寂静的湖面上映射着点点星光，整片大地安静得像是停止了呼吸，仿佛世界举目无人，只有自己伸手可触星辰……社团骨干们兴奋地谈论着这里宜人的环境，更倾心于这夏日水库边惬意习习的晚风，只有吴彗星看似不为所动，冷静地指挥着队员们在蓄水湖边寻找最适合扎营的地点。

安顿好社团骨干，吴彗星提着露营灯在四周转了转，这时，他看见一个黑影一动不动地蹲在马路中间。吴彗

星的太阳穴莫名抽了抽，他猛然回想起记忆深处潜藏着的某个不太好的瞬间，以为是某个游客身体不舒服，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连忙紧张地跑上前询问：“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昏暗的夜色里，微暖的灯光中，人影轻轻抬头，吴彗星却不由得吓了一跳，眼前居然是一张惊艳却惨白的年轻女孩的脸。她那一头顺滑的黑发搭配一身紧身黑皮衣，整个人几乎要被夜色吞没，只剩下黑色的瞳孔中透射出露营灯的光芒，像是潋滟的星光醉倒在湖波中。

“看，这里有只蝴蝶。”女孩声线微弱，却清晰地传入吴彗星的耳朵。

顺着女孩的视线，吴彗星果然看到地上躺着一只巨大的黑蝶。那只黑蝶僵硬地展开着两张修长的翅膀，两个后翅尾部各有六个漂亮的弯月形红斑。然而，吴彗星却觉得它的姿势过于痛楚，就像是一只一心向往天池的黑蝶，努力飞啊飞，飞到精疲力竭也飞不过命运的枷锁，一直飞到耗尽生命，落地而亡。

吴彗星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征兆，一只飞到天池的亡蝶，他的右眼皮跳了跳。

可蹲在地上的女孩却说，真美啊。它赴死的姿势真美。

吴彗星不再言语， he 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没有经历过死亡，才会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死是美的。在吴彗星的记忆里，死是苦的，尽管面对死神的挑衅，他的表现是冷酷的，他甚至没有为父亲落下一滴泪，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父亲人走茶凉后小镇上的人情冷漠，也没有真正释怀过那些藏在语言背后如刀子般的千夫所指。所以他逃离了那个地方，选择了一个遥远的城市读大学，将来也不想再回到那个有着悲痛记忆的地方。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吴彗星不想多生事端，见女孩继续低头端详着那只蝴蝶，便起身默默离开。

吴彗星在帐篷外架好拍摄银河的三脚架，设置好相机延时参数，就钻回帐篷浅眠，在户外， he 一向睡不安稳，但他还得留足精力面对明天的日全食。不过，就连吴彗星自己都没想到，这次他居然会睡得这么沉，直到被外面熙攘走动的人声吵醒，才惊觉一夜无事，太阳都快升起。

六七点钟正迎来观测人群的高峰，人们想同时见证这半天之中日升与日灭的浪漫，只有吴彗星对宇宙的浪

漫无动于衷。在他看来，所谓的浪漫，不过是人为附加上去的意义，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罢了。这些年来，吴彗星早已习惯了宇宙的沉默，别人口中的坏运气他不在意，别人口中的好运气自然也就不重要了，在他看来，一切好、坏都没有意义，因为宇宙绝不会故意与你作对，也定不会回应你的期待，它只是默默地吞噬着所有一切万物众生的可能性。

社团骨干们自然很是兴奋，这一定是他们的人生中无可比拟又记忆深刻的观日体验。吴彗星望着眼前兴奋的人群，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随意撑坐在草坪上，默默盯着日出的方向。天际线边的晨光熹微中，太阳一点点冒头，然后刺溜一下欢快地蹦了出来，众人望着这充满希望的场景，默默许下各自的心愿。

接近日全食的时刻，众人屏气凝神，准备迎接这一辈子一次的奇迹，此时，全天荒坪的人们都拭目以待。吴彗星也是第一次在如此绝佳的位置观测日全食，他惊讶地发现整片天空呈现出夏日暴风雨降临之前的昏黄色，颇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末日感。吴彗星的心跳莫名加快，他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内心的波动了，虽然他已与社团骨干抢占了绝佳的机位，只等月亮完全遮住太阳，可总觉得还有什么意外会发生。无人注意到，角落里，一个身影居然在日全食食甚的那一刻，忽然纵身一跃，跳进了平静如海的蓄水湖中。

正在拍照的吴彗星忽然被水花惊扰，一眼望见有个人头在水中扑腾，他顾不上思考，下意识脱掉外套直接跳进湖中，奋力游向人影。小时候，他也是镇上出名的游泳健将，后来因为父亲的意外，他又主动修习了不少应急救援技术，加入了不少志愿救援队，所以才形成了这么迅速的反应。

这个举动自然引起了周边一小阵骚乱，吴彗星顺利地将落水之人捞了上来，这才发现那人居然就是昨夜的皮衣女孩。吴彗星在岸边规律按压着女孩的胸口，女孩很快吐着水醒来。众人见女孩没事，又迅速撤回自己的相机前，日全食毕竟短暂，大部分人都不想错过这个重要时刻。吴彗星喘着粗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手臂向后撑坐着，仰头盯着太阳的方向。在一批集中的“咔嚓”快门声中，日光重新洒在女孩脸上，本世纪中国境内最壮观的日全食，就这样在一场悄无声息的救援中结束了。

“怎么这么快？千年一遇的日全食，怎么也得昏天暗地一整天吧。”女孩开口的第一句话，简直像是玩了一场意犹未尽的游戏，丝毫没有一个落水者的惊慌感。这态度反而令吴彗星感到不快，要不是因为她，自己或许是可以看成日全食的。“你就不能小心点？”吴彗星冷冷地对女孩抛出自己的不满。

女孩噘了噘嘴，笑意盈盈地望着自己的大救星：“好吧，看来溺死不适合我。老天也不想让我死。”吴彗星的太阳穴又抽了抽，他无奈地闭着眼揉了揉额角，还不忘科普道：“别动不动死不死的。还有，你以为日全食是天狗吞月吗？日食是月球绕着地球转，转到太阳和地球中间时，三个天体正好连成了一条直线，相当于月球遮住了太阳。”他没有想到，这个女孩愿意大老远跑来观看日全食，居然连基本的日全食原理都不愿意了解一下。

吴彗星显然无法理解这个女孩的脑回路，但他已经认定要对这个女孩敬而远之，从昨夜到今天，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没有一件是正常的。此时的吴彗星还无法参透宇宙指派的神迹究竟对他是何意义，至少她的意外出现，让他“扫把星”的命运再一次印证了宇宙的呼唤。

吴彗星起身时，女孩却忽然拽住吴彗星，对吴彗星说：“你好！我是 Joe（乔）。”

吴彗星并不打算交这个朋友，他从女孩手中抽出自己的手臂，机械而冷漠地回答道：“我是 Harley（哈雷），再见！”

乔听到这个名字，忍不住笑出了声，却又被水呛住忍不住咳嗽起来。她见这个叫哈雷的男生掉头就走，只好喊了起来：“我们的名字，恰好是‘乔托号’遇到哈雷彗星耶。”

吴彗星有些意外，这个女孩连日全食的原理都不知道，居然还知道“乔托号”？而她能从乔和哈雷直接联想到“乔托号”与哈雷彗星，这联想能力也太超前了。吴彗星并没有回头，他还是想快点离开这个女孩，没想到乔居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了上来，她又一次抓住吴彗星的手臂，却因为身体还有些发抖，腿一软，几乎要扑到吴彗星的怀里。

乔的声音微弱却清晰地传进吴彗星的耳朵，他听见她说：“你好，哈雷！我叫乔，因为我很喜欢乔托的画。我的本科专业是西方艺术史，我是看到乔托的那幅《博士来拜》的壁画，被壁画上的那个彗星吸引了，才知道‘乔托号’和哈雷彗星的故事的。”吴彗星终于正视了一眼这个

叫乔的女孩，她那惨白的脸上，明晃晃挂着两颗像太阳一样闪耀的大眼睛。他有些意外，此前，他还从来都不知道乔托居然是一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他从没有想过探测器的名字背后还会有这样的渊源。

后来，在乔的引领下，他们一起看了许多与乔托有关的艺术展，吴彗星这才后知后觉地认识了这位佛罗伦萨画派的创始人、现实主义绘画的开拓者、近代美术的奠基人。也是很久以后，吴彗星才知道乔的大名叫乔安娜，而乔安娜那天居然还是骑着哈雷摩托的09年新款Touring车系上山的。这也是为什么吴彗星提到自己名叫哈雷时，乔安娜会笑的第二个原因。但吴彗星不知道的是，乔安娜那天并不是意外落水，而是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少女在面对压抑的生活无所适从时，精心设计的赴死计划。只不过，乔跃入水中的那一刻就有些后悔了，挣扎中，她看见吴彗星像一颗彗星一样降落在自己身边，自己就像是在梦中骑着魔法世界里的飞行扫帚一样重新回到了岸上，她忽然觉得没有那么想死了。哈雷与乔的意外相遇，让她认定这是冥冥之中宇宙的安排。

后来的天文记录中，2007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境内集中出现过8次日食的特殊天文现象，包含4次日偏食、2次日环食和2次日全食，覆盖全国多地，史称“中国日食年”，而作为“中国日食年”的尾声，2012年5月21日，乔安娜主动提出，想和吴彗星一起观测日环食。吴彗星没有拒绝，将这次的观测地点选在了厦门，他想，这样可以让乔安娜欣赏到海上“带食日出”的场景。这两年，吴彗星和乔安娜也曾相约出来过几次，但两人的关系还说不上那么熟悉，他更习惯两个人在网络里插科打诨。

清晨五点多的海边还是暗蓝色的，只有东边的天空泛起一片淡红色的霞光，成群的白鸥盘旋在等候朝阳的人群头顶，传递着人们内心隐秘的激动。不知是天没亮的缘故，还是吴彗星的错觉，他总觉得乔安娜这次赴约时穿的一袭白裙，衬得她比往常都要温柔。

大约5点21分，海滩边传来人群的欢呼，原来是红日的一角终于缓缓冒出海平面。一向激动的乔安娜此刻却很安静，她只静静地望着红日在海天一色的远方逐渐升高，直到看到红日的右上角被月球的阴影挡住一块，才轻轻地说，像是白雪公主咬了一口的红苹果呢。吴彗星

无声地笑了笑，一边把巴德膜减光片装到相机镜头前准备拍摄日环食，一边不忘叮嘱乔安娜戴上墨镜，否则容易被日光灼伤眼睛。

清晨6时6分，日环食出现，一枚“金指环”高悬空中。吴彗星正准备按下快门，乔安娜忽然从身后轻轻环住吴彗星的腰，她的气息喷在吴彗星的白T恤上，让他几乎不敢呼吸。他听见乔安娜用那娓娓道来的声线说，他们相遇时看到的那只亡蝶，叫中华宽尾凤蝶。“哈雷，我后来去查了，那只凤尾蝶是冰河时期孑遗物种，是我国特有的珍稀蝶类。一生单配偶特性，象征忠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隐隐有感觉，我遇到你，就是遇到了爱情。”

吴彗星在与乔安娜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总会为她关注的一些细节惊讶，他虽然也喜欢这个漂亮大方的女孩，却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她有什么更深的联系。此刻，面对乔安娜突如其来的告白，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乔安娜要选在今天和他一起观日，因为5月21日正是“我爱你”的谐音。吴彗星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借着一股不知从哪儿涌上来的勇气，将手覆在乔安娜的手上，回身将乔安娜揽进怀里，毫不避讳地让乔安娜倾听着自己胸膛里漏出来的如雷心跳。

吴彗星又一次错过了日环食，但他不知道这次自己的运气究竟是好还是坏。终于，他将所有复杂的情愫都汇作微哑的声线，几乎脱口而出：“乔，下次日环食，我一定拍一张贝利珠送给你。只有宇宙赐予人类的太阳钻戒，才足够好看、足够配得上你。”

乔安娜很喜欢这个莫名其妙的告白，她主动踮起脚尖，轻吻了吴彗星的唇，随后目光灼灼地盯着吴彗星。从没有谈过恋爱的吴彗星面对这耀眼的试探，觉得自己简直要被爱情灼伤了，他的大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可身体却已经鬼使神差般地回吻了过去，两个人就这样在日环食的见证下，确定了关系。

吴彗星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全世界与他一同昏天暗地的初吻，在这个日光都暗淡失色的时刻里，他默默发誓，等他拍到日环食的时候，就跟乔求婚。

然而，乔安娜和吴彗星都没想到，下一次日环食居然要等到八年以后，乔安娜也从没想过，自己与吴彗星的恋爱居然真的可以维持八年之久。八年里，他们有过争吵，又和

好如初，一次次循环往复，就像一次次太阳被月亮遮蔽住的日食，随后又绽放出自己的光亮。两人从青涩的青春时光，一路磕磕绊绊着相伴迈入中年，情感虽然愈来愈深厚，可他们心照不宣的是，彼此从来都没有提过结婚这回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迎来了 2020 年的日环食，一场千年一遇的夏至日环食。

夏至日与日环食相遇究竟有多罕见？用吴彗星的话说，过去 6000 年间地球上共记录了 14263 次日食，日食带恰好覆盖中国版图的仅有 4 次，分别是公元 540 年、公元 1629 年的 2 次日全食，以及公元 1648 年的全环食。因此，这样的天象，作为天文爱好者的吴彗星自然不可能错过。可作为“扫把星”的吴彗星，却不得不异常谨慎地计划这次出行，因为对于吴彗星而言，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的隐秘愿望想要实现。

为此，吴彗星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从各大天气网站与专业天气软件上获取天气信息。这次日食带会经过西藏、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台湾等省份，他谨慎地从数十个天气网站上查询了这几个地方过去十年间 6 月 21 日前后的天气情况，判断出整个日食带上天气最好且最稳定的地区，是西藏的普兰和措勤。毕竟，其他省份的城市几乎都处于雨季，阴雨天概率极大。

乔安娜却有些犹豫。西藏的天气虽然很好，但是路途遥远，最重要的是随时可能发生高原反应，她觉得不如去福建，就去厦门曾厝垵，上次看日环食的那个防波堤上。那里不仅视线开阔，还有厦门双塔地标，有海水、有沙滩、人不多、近民宿，一切都很完美。

吴彗星自然也考虑过福建，福建交通便捷，他们可以自驾，万一临时出现问题，还能根据天气在日食带上的移动机动寻找无云无雨的观测点。可是，吴彗星更想确保万无一失，不知为何，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坚定地认为西藏才是首选。这还是两人第一次在观测点上发生分歧。乔安娜不理解吴彗星为什么会对西藏有如此的执念，往常，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吴彗星都是一副顺其自然的样子，这也是乔安娜喜欢他的原因，总是风轻云淡的。

就连吴彗星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内驱力，西藏的天气预报一直显示天气状况很好，反观厦门附近却有台风正在生成，他问遍了过来人的经验，详细规

划了路程。初次进藏，吴彗星准备带乔安娜提前飞到拉萨适应两天，再从拉萨租车前往阿里地区的措勤县或者玛旁雍错，6 月 19 日晚上可以在桑桑镇停留，根据实时的天气预报选择是北上或者西进。为此，他拼命加班，早早申请调休请好了假，不曾想乔安娜的兴致却一直不高。往常出游前，乔安娜早就开始规划自己穿什么衣服、去什么景点，可这次，吴彗星好几次询问乔安娜的意见时，她都说随便，你定就好。

出发那天，吴彗星的右眼皮又开始突突突地跳动，果不其然，乔安娜打来一个电话，跟吴彗星说自己临时有事去不了了。吴彗星察觉到乔安娜的心情不好，但他没有多问。出于多年的默契，他了解乔安娜的脾气，该说的时候她自然会说的，于是他只好说，那你尽量赶过来，我先去，拉萨等你。乔安娜破天荒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问，你能不能不去？吴彗星一口回绝，就算现在乔安娜可能会生气，他也知道，等他拍到了贝利珠，她一定会原谅他的。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吴彗星终于抵达了拉萨贡嘎机场。在吴彗星的记忆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湛蓝的天色与如此空旷的大地。机场到城区的接驳大巴车窗就像是一个画框，将远处高山上怪石嶙峋、近处蜿蜒曲折的高原河流、遍地青绿的高山草甸以及地质奇特的裸露岩石纷纷框在了大自然的画册里，他不由得想起那些年陪乔安娜去上海、北京、杭州看的那些他不明所以的画展——原来那些油画与水墨画中出现的风景，并非是艺术家笔触的加工，而是真有“江山如画”的实景啊。可这次，乔安娜却不在他身边。吴彗星不由得又想起乔安娜当时趴在自己耳边娇嗔地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时的表情，甜美的梨涡就像是点缀在蛋糕上的樱桃，他这才惊觉，原来时间过得越久，越能回想起记忆深处一些当时从未在意过的细节。

吴彗星给乔安娜打电话，乔安娜却没有接。吴彗星的内心有些不好的预感，只好给乔安娜发短信报平安。吴彗星说，我在布达拉宫等你。然后他就感受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刺穿脑袋，好像是高反了。吴彗星默默调整呼吸，漫无目的地穿行在八廓街的街巷里，他觉得这个由 35 个街巷构成的多边形街道环，就像是一张巨大的星图，将

他包裹在时光的蛛网中，加上他晕晕乎乎的脑袋，总觉得自己更像是穿梭在一个异时空之中，仿佛吴彗星和乔安娜曾一起来过这里，又仿佛他们是在这里走丢了。吴彗星已经很久没有被这种感性而异样的情绪席卷了，或许，这正是高反带来的错觉。

次日，乔安娜果然没有赴约，吴彗星决定独自完成这趟逐日之旅。在前往更高海拔的阿里地区时，吴彗星因为头痛，几乎陷入一路昏睡。无边的旷野和无尽的苍穹就像是一座巨大的棋盘，让吴彗星感到强大的压迫，他觉得，自己就是命运的一颗棋子，面对人生所有的遭遇，都毫无还手之力。直到一束巨大的强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才恍然回过神来，在医生焦急的呼喊中，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此刻正躺在日喀则地区的拉孜县城医院里。

拉孜县城的医生给吴彗星开了一罐氧气罐，同时劝吴彗星好好休息，以他目前的身体反应，还是不要冒险前往高海拔地区了。吴彗星当然不可能轻易放弃，医生见状，只好掏出一份通知要他签字画押。医生说，若你执意前往高海拔地区，后果自负。

吴彗星还是人生中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自己是需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好像自从跟乔安娜在一起后，他几乎很少再感到空虚，甚至偶尔还可以像圣斗士一样充满能量，努力地与命运抗争，比如像现在这样。想到这，他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如果乔安娜之后知道自己这一次是为了她才如此不顾性命，这个爱哭鬼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吧。

没想到，第二天睡醒时，吴彗星的头却前所未有的痛，痛到几乎要炸裂。吴彗星担心自己的身体无法支撑接下来的行程，可他实在不甘心就此放弃。他所有的装备早已打包寄到了朋友的酒店，他只需要在食甚前赶到观测点，一切就都来得及。于是，他决定顶着撕裂般的头痛，强撑着最后一点理性，继续向阿里普兰的玛旁雍措湿地前进。

乔安娜始终没有回复吴彗星的短信，吴彗星也不敢给她打电话，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引发乔安娜不必要的担心。吴彗星说，别生气，安娜，这次日环食对我们很重要，请相信我，我会给你一个最好的解释。可吴彗星目前的真实状态就连打完这些字，都需要吸上三口氧气，

他甚至不确定自己就算看到了日环食，是否还能举起相机。更可恨的是，西藏的天空居然也开始变得阴云密布，据当地人说，这是十年以来西藏阿里地区最差的天气。

玛旁雍措湿地很美，湖面异常平静，这里被称为“西天瑶池”，也是绝佳的观测地之一。它的水源玛旁雍错湖正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传说以此湖水净身，可清除心灵所有烦恼、妄念与罪孽。可吴彗星几乎是躺在担架上赶到了这里。初次见到这寂卧在高山上的静静的圣湖，吴彗星莫名其妙回想起了在天荒坪的“江南天池”初见乔安娜时的场景，那晚夜色迷人，湖面是如此安静，他的鼻尖似乎还能闻到来自夏日的青草味，乔安娜孤零零地蹲在水泥马路上，观察一只已经死去的亡蝶。

此时，初亏早已过了，环食终于开始，天空一片昏黄，吴彗星躺在地上，戴着氧气罩，呼吸急促。雾气一次又一次地覆盖了氧气面罩，模糊了吴彗星的脸庞。吴彗星紧盯着日轮的边缘，耗费着最后的力气紧握手中的相机，他甚至可以看到日轮边缘隐约有断开的痕迹，这是因为月球表面有高有低——高的就是山峰，低的就是山谷。他想，这次应该可以拍到漂亮的“太阳钻戒”了——在日轮的左侧，会有一串亮点，那就是阳光透过月面间隙产生的美丽的贝利珠了。

正想着，吴彗星的手机连续震动了几声，他感到心惊，心跳似乎漏了半拍。一片乌云从空中飘了过来，恰好遮住了太阳。吴彗星将相机放在一旁，颤抖着双手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果然是失联多日的乔安娜，接连发来四条简短的短信。

我要走了。不会再回来。家里生意出了变故。全家移民海外。

当贝利珠高高闪烁在这圣洁的天空时，吴彗星的天空彻底陷入一片黑暗。他当然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临，却从没想到这一天竟会在此刻降临。然而，躺在圣湖边的吴彗星，此刻内心毫无波澜，没有自怜，没有愤怒，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巨大的、平静的荒诞感，他甚至感到一丝解脱。他终于再也扛不住高原反应的袭击，彻底晕厥了过去。

夏至日环食就这样悄然结束在了盛夏时节，晴朗无云的天空中，太阳依旧耀眼，圣湖边的大地一片沉寂，仿佛一颗火流星划过空中，无人在意。■

落花

Article- 叶琴华 Ye Qinhuai

日子似驴踱步，一天天地过得很慢；却又似逃跑的小偷，一年年地过得很快。村里的晚上总是比城里的单调枯燥，没有霓虹闪烁，没有香车美女，除了偶尔的几声狗叫，就是天上几颗调皮眨眼的星星。关门点灯，宽衣解带，趁着天黑做着白天没时间做的活儿。老人和孩子都守在电视机前，坚守各自的连续剧或动画片。

通常的时间，春梅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在镇里开着一个杂货店，收入虽然微薄，但比起上班族的收入还是有的。儿子也上小学了成绩也还可以，老公张伟在一个共有二十多个员工的小企业里当着一个有点权力的采购高管，收入不低又还有点实权。

一个守店，一个上下班，日子静得就似一澜起不了皱纹的水池。

都说富人有富人的烦恼，穷人有穷人的快乐。对于当下的生活，春梅也没有感觉好

或不好。村里的人过日子都差不多，吃着自家种的菜，咽着自家种的米，睡的自家的床。一般的夫妻都是在镇里工业区的企业里上下班，吃吃用用也还是够的。春梅每天的日常就是设定好的程序，在晚上八点杂货店打烊后就回家洗洗上床，除了看会电视或者和儿子聊聊天，一天的日子就这样地过了。

可是夜色对于春梅来说总是很漫长的，张伟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吃好晚饭扔下碗筷后，他就对儿子说了一句：我麻将去了。虽说是小玩玩，可这样长期地不在家春梅难免也要有意见。只要张伟在家她就唠叨个没完没了。说他不顾家，不管孩子，不体谅她的辛苦。可总是事与愿违，过多的唠叨非但没有挽留住张伟的脚，反而让他的心思更不在家里了。

虽说小企业的高管职位不是很大，可现在只要能当上一点官的不管职务大小，上饭店吃吃喝喝还是经常性的。张伟也学聪明了，拿人家东西手软，只要东西不拿回家咱就吃吃玩玩总不犯法吧。反正又不是自己

的钱花多少也不心疼。菜，肯定是外面的好吃。不一样的饭店有不一样的特色，吃得多了家里的粗茶淡饭就觉得没味了。

家里女人的那些有完没完的唠叨也不当一回事了。张伟觉得很多的时候他是在远离这个让他透不过气来的人间地狱。两条腿的女人满世界都是，饭局上总会遇到一些秋波频送、乱投怀抱、秀色可餐的女人。外面的女人都是在春风里荡漾的桃花，张伟每次看春梅就觉得和他老母亲晒出来的霉干菜一样的味。

究竟是工作的应酬还是自己的需要，在三两黄汤下肚后，张伟自己也搞不清楚了。男人在外拔溜的次数多了就不想回家了。有时候也并不是他喜欢这样的生活，酒醒之后更大的寂寞会摧残着他那漫无边际的空虚。只是久而久之这也成了一种习惯，习惯的力量就是让人的脚步停不下来，就算没有应酬张伟也要去玩麻将。麻醉的是自己的空虚，一个晚上几百元的进出也不算很大，但至少消磨了时间。

半夜时分，春梅在睡着的时候张伟回家总是悄悄地床沿缩一下。等春梅起床去开店时，张伟还在床里呼呼睡着。他们两个似两台一样的钟，却始终没有走到一起的时间。偶尔被张伟回家吵醒时，睁着惺忪的眼睛春梅想抱一下她的男人，张伟总说很累。

“累就不能回家早点睡啊！”春梅的火就上来了。天半夜回家跟鬼似的，当心夜路走多了会撞到鬼。张伟拉起被子捂住了头，翻过身子从被窝里发出一句“神经病”。

黑暗中两个熟悉的陌生人压着各自心里的一团火背对着背。这样的情景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生性多想的春梅在这两年里脾气越来越坏。不在沉默中死去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春梅猛地抽掉张伟的被子叫他滚。穿着裤衩光着上半身的张伟从床上跳起来开始穿衣服。

“离婚！”

寂静的房间里传出张伟咆哮一样的声音，空气一下子冷了下来。他摔门离去，寂静的夜里留下春梅一个人抱着被子无声地抽泣。时间一下子凝固在她的脸上，留下两行斑斑的泪痕。窗外是无尽的夜色，忧伤里春梅等待着太阳升起来。

二

春梅不是没有想过离婚。如果能离她也早想离了。这样的日子和守活寡有啥区别，张伟对她来说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丈夫。可是离婚之后的路呢？她也想过无数遍。父母都年迈了，哥嫂当家。嫂子又是厉害得不得了，她哥都要让她三分的。娘家是回不去的。张伟只有乡下的两层老房子，和他父母也都住在一起。产权证都是两个老人的。她和张伟一直AA制，张伟还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欠了一屁股的债。所以真要离婚她什么也分不到，连个栖身的地方也没有。况且还有上小学的儿子，她有些不忍心。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店只能勉强维持她一个人日常的开销，儿子的费用还是张伟在承担。日子只能这样过一天算一天，至少不离婚还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爱情算什么，他妈的爱情是狗屁。春梅狠狠地往心里骂着。不和谐的生活已经使她对生活的态度有一点扭曲，除了恨就是抱怨了。

两年的时间里，春梅和张伟吵了无数次的架。最严重的一次是张伟动手打了她，她的手还被打断了。揪心的痛倒不是断手，而是自从这次断手张伟扔下治手伤的钱以后，他再也不和春梅说话了。在医治手的同时，医生也告诉春梅她得了一种叫作抑郁症的病。

从这次吵架开始，春梅就有点歇斯底里了。吵架的原因是她看到了张伟衬衫的领子上有一道很艳丽的口红印。明晃晃地刺激着她本就敏感的神经。本来还是在捕风捉影里，这一道口红印如同一张裁决书，证实了她每天担心的事。

很多时候瞧着镜中的自己，春梅就哭。当年她也是村里算出俏的一个女孩，桃红柳绿的，引来无数的追求者。当年也是千挑万选，觉得张伟帅气又体贴。如今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却用这样的方式折磨她，怨谁呢？只能怨自己没有眼光，怨自己的命不好。想着村里其他的女孩子找的相貌不好的男人日子却过得甜蜜恩爱，她脸上的脸慢慢地开始狰狞了。

公婆和她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总是护着自家的儿子，总视她为瘟神一样，他们只对孙子好。孙子是他们家的，媳妇是别人家的。两个老人总是帮着自己的儿子欺

负春梅。自从那次打架后，春梅干脆关店回家躺。锅里也没她吃的菜和饭，连剩饭都没有，家里的碗柜防小偷一样地上了锁。

把我当什么人了！春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找来一把铁锹砸坏了锁，犹如一头发怒的母狮，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砸碎了。“你们不想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们好过”，泪水在她脸上狂泻。春梅边喊边砸，似一个失控的精神病患者，在公婆惊恐的目光下，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激烈的破碎声和撕裂的哭喊声惊动了村庄里的邻居，看热闹的人一下子把春梅家围满了。春梅的婆婆躺在地上呼天叫地：“这日子没发过了，无法无天了啊……”

等张伟赶来的时候，春梅已经买好了新的锅灶开始另起江山了。既然你们做的不让我吃我就自己做。灶不一样了，但嚼着的米饭里和着泪水和伤心肯定也不好吃。张伟在她面前猛地拍了一阵桌子，我滚，让你撒泼撒个够。

走的时候，张伟瞥见他们的儿子一个人偷偷地缩在房门的角落里，不哭不闹地睁眼看着这场战争。

三

常在河边走了之后，鞋子也难免会湿。男人自从有了香烟、酒和夜生活，也就有了故事。

其实张伟在外面已经有了一个女人，好了两年了。每次说去麻将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和那女人在一起。基本上半夜回家也是和那女人依依不舍，难解难分。都说野外的花儿更芳香，更何况这是一朵来自彩云之南的花儿。异乡的水土养育异乡的人，曼妙的身姿，俊秀的脸庞，再加上似水柔情和甜言蜜语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差距是简直就是天上人间啊。

张伟和她认识是在一个 KTV 里，带着酒后的微醉把自己的痛苦都倒给了身边的这位陌生小姐。女人总是心浅，这位入世未深的女孩完全对这位大哥的遭遇深表同情，除了献更多的殷勤更是施展女人特有的媚力，温暖着这位深陷在水深火热里的大哥。她要拯救这个被婚姻折磨得快要沉沦的男人。

谁说 KTV 的美女眼睛里盯的只是客人口袋里的钱？她们也有善解人意的一面，只是人们都忽略了这一点。她们其实和大街上的人一样，有自己的爱情、亲情。比如白秀娟，从同情到可怜到最后自己爱上了张伟。究竟张伟有什么好，非官二代非高富帅，白秀娟她自己也说不出来，可爱情就是这样产生了，没有理由，没有规律。

或许和环境有关吧，在这样的连空气都暧昧的地方，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不发生点故事才怪。只是有些人逢场作戏，有些人认真投入，张伟就属于后者。也怨不得他，涸田久逢甘雨。张伟在 36 岁的春天找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春，找到了让他觉得最温暖的东西。他觉得书上写的是对的，谁和谁相遇都是命定，挣扎不出。他甚至觉得他什么都可以不要，老婆、孩子、爹妈、房子，只要白秀娟在他身边他就拥有了一切。所以他必须要和春梅离婚，他想和白秀娟有一个家，一个不再有争吵的家。

张伟在城里租了一个房子，把白秀娟接了进去并让她辞了工作由他养着。白秀娟也深感幸福，一个男人这样地深深爱着自己。爱一个人有错吗？更何况这个男人需要她的爱，离不开她温暖的甜蜜。男人最无助的时候就似一个孩子，而白秀娟总是在这个时候母性泛滥。在张伟租来的房子里专心做着他的女人。由爱撑着，以爱的名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美好的。

四

自从张伟再也不回家后，村里的房子就变成了春梅和公婆的战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能摔的都变成了碎片。公婆已经把要摔破的东西都移到了他们的房间里锁着。张伟也不管家中的事，不管他的老妈老爸心急火燎地电话他叫他回家处理事情。他就是不回来，也懒得再管，随他们去吵，眼不见为净，他也累。

春梅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她到处哭诉。镇政府、妇联、派出所、张伟上班的小企业。儿子在她们吵架的哭声中越来越内向，眼光越呆滞。可春梅却走火入魔了，她太想赢得这场战争，那种迫切让她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不停地唆使儿子打张伟的电话，要钱。

电话打通了，张伟却把儿子接到了城里的租房里。吃了一顿中饭他带着儿子去街上给他买了一套阿迪达斯、一双运动鞋，又去公园陪儿子玩了碰碰车。儿子很开心，满足地拎着衣服鞋子。傍晚时分张伟把儿子送到公交车站，让他自己坐公交回乡下的家。在公交车站，他还塞给儿子一叠钱，说是下学期的上学的费用。

儿子回家，春梅就开始不停地盘问他。衣服什么地方买的，鞋子哪买的，儿子都如实地作了回答。并摸出口袋里皱巴巴的钱给春梅，像完成任务一样地对春梅说，这钱，爸说是下学期用的。春梅盯着钱，同时也听到了儿子最后的一句话，老爸还有个阿姨陪着，对我挺好的。儿子低声低语的话却给春梅扔了一个炸弹，这个炸弹在她的心里燃起了熊熊烈火，烽烟滚滚中，春梅的眼睛都开始发红。

村里的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在她走过之后聚在一起悄悄说她的闲话，等她一过来就立马停住了。其实春梅在别人的目光里已经瞧出一点端倪来。她听到过一点风言风语，说张伟外面讨了老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是她觉得张伟没钱，更何况还没有和她离婚，怎会讨老婆呢？这回由儿子的嘴里吐出来，春梅是确定张伟在外面真有女人了。

自从得了抑郁症后，春梅的情绪总是多变。她吐出来语言就是没劲、丢脸、想睡。虽然她得了抑郁症，但她的心情或者说她的抑郁情绪随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即使是在一天的时间里也会有所变化。一般来说症状在早晨最明显，她往往觉得几乎没有力量从床上起来。随着中午的推近情绪会慢慢好转一些，晚上的心情相对最好。生活对她来说是没有一点乐趣，每天最多的时间就是在睡觉。在清醒的时间里，她就在琢磨怎么去对付白秀娟。这事让她又充满精神，打鸡血一样地有力量。

生活总是给行色匆匆中的人安排了很多的角色，泼妇的形象还没有彻底颠覆，春梅就开始了侦探生涯。她要弄个清楚哪个狐狸精黏上了她的男人，还要查出他们住的地方，她要彻底毁掉他们舒心的日子。他们越是过得太平无事，她越是觉得如坐针毡。

凭什么要让他们这样地好过？她的心里只有这样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指引着她冲向城里，冲向那些大大小小的小区里。

五

一个小县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找一个人还是有点难度的。一次又一次地在镇政府、妇联、派出所、张伟上班的小企业里来回，有时候一天里还去二三次，让人家都不能好好工作。她不烦人家人家都烦了。春梅的行为让原本同情她的人都变得麻木了，在一次次的劝说未果后那些本想帮她的人也不愿意再帮她了，弄不好还会惹来麻烦。对于这个派出所里的常客，里面的警察对她除了摇头还是摇头。镇里、妇联的人都劝她要么离婚，要么不管。春梅都是听不进，她觉得这些人都是在帮张伟，没有一个人是站在她的角度的。她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儿子。

万般无奈下，她开始盯梢张伟。

躲在小企业隔壁的树林里她等张伟下班。下午4点半张伟开着他的本田摩托车驶向他幸福的出租房里。春梅开着她的电瓶车跟在他的后面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倒很有专业的水准，那架势活像电影中的镜头。墨镜，口罩、头盔，生活远比小说电影精彩。

春梅穿梭在下班的人群中，下班的高峰为她打了一些掩护。到城里二十分钟左右的车程，春梅见张伟拐进了广电局对面的一条弄堂。这是九十年代的旧房的小区，住着的基本都是老年人。房子有二十多年了，估计张伟租在这里是为了省钱。

凭着持之以恒的毅力，通过排查、摸底、打听、守候，春梅终于还是查到了张伟租住的30幢103室，坐落在小区西北角的旮旯里。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她竟然笑了，带着一种找到后的胜利感，她趁张伟出门之后就敲响了30幢103室的门。

白秀娟听到门铃声以为张伟忘了什么东西又折回来了。因为他们家的门是不会有人敲的。所以当门铃响后她问也没问地就开了门。一个响亮的耳光脆生生地抽在她的脸上立马出现五个指印。她转过热辣辣的脸看到春梅才缓过神来，一个比她年长的女人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横在她家门口。这女人冲进屋里关上了门，捋平了客厅桌子上的家什，清洁干净的小家一下子满地狼藉。

你们想这么快活地过日子？没门！

两个女人厮打在一起，桌子上的水杯碎了、椅子倒地了、窗帘也被扯了下来。不知是谁的头发被揪了下来在地上到处飞，一只拖鞋凌乱在门后的角落里，哀怨地仰视着这场搏斗。“我要撕开你的衣服看看，你的身上到底长着什么样的勾男人的东西？”撕打中春梅边打边骂。

愤怒中白秀娟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个泼妇就是张伟的原配夫人。她抡起手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雨点般地还击这个女人。这是一场她曾经设想过无数次的战争，只不过比预想来得早一些。年轻是最好的资本，连力气也是。我就是爱他，再打也是爱他。边打边喊的白秀娟无比神圣地捍卫着她的爱情。当春梅被她骑在胯下猛揍得满脸青块动弹不得的时候，她才停住了手。

春梅犹如一只丧家犬一样，带着满身的青紫块光脚逃出了屋子。小区里的居民犹如观看一场精彩的表演一般，一个个都津津有味，巴不得这场表演再继续下去。春梅坐在地上，与曾经和她吵架的婆婆一样呼天抢地地号哭，哭完了全身的力气。等警察赶到后扔下一句话，叫当事的男人一起来处理。

六

春梅似一个瘪掉的皮球，她再也弹不起来了。打也打不过斗又斗不过，姿色也不及人家，她万念俱灰。最后支撑着她活下去的只有一个理由、只要我不离婚你们就结不成婚，只要我占着乡下的房子你们也进不了门。

抑郁症更加地严重，去了省城的医院看了病又花了很多的钱。一个女人不工作天天算计这事就算是再正常的人也会不正常。春梅有精力打架却没有心情去照顾儿子，成绩是越来越差。老师也不停地电话她，她的怒火一次又一次地转移到张伟身上：都是这个该死的“王八蛋”弄出来的事！她也没有发现自己得的另一种病，还病得不轻。

眼看着儿子越来越没有笑容，张伟妥协了。他想快点结束这场大战就约春梅出来谈谈离婚的事，条件让春

梅提。春梅所有的折腾就是要这个效果，希望张伟屁颠颠地求她离婚自己好提出条件。现在时机来了。

“城里买一套房子给我，给我买了房就离婚。”张伟瞪大眼睛陌生地瞧着这个和他曾同床共枕过的女人。这对他来说根本就是上天摘月亮的事。一套城里的房子最小的也要五十万，他一年的收入租着房子养着女人还有日常的开销都吃紧，拿什么买房子。

他带着诚意是想来和春梅好好谈离婚的，儿子也有十多岁了。三年多的时间他也折腾不起了。面对春梅的无理要求他真的是无能为力。他本想把乡下一半的房子给她算了，可现在他连这个想法也没有了。没有再说一句话，张伟站起来走了。那种沉没，让春梅觉得自己又赢了。

七

白秀娟怀孕了不停地呕吐，反应很大。张伟天天下班后就守在她的身边不出门了。自从春梅上门之后他小心地保护着白秀娟，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生活拮据但白秀娟很满足，比起 KTV 坐台的生活，现在的她有了爱她的男人，眼看着爱的结晶就要出生了，未来美好的生活就在不远处向他们招手。

春梅还似一个阴魂不散的影子老是去骚扰他们。半夜、凌晨，弄得小区的居民们也对张伟和白秀娟怨声载道，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搬家。可是县城毕竟不大，搬到哪儿都能被春梅找到。时间能淡忘一切，也能让伤透的心慢慢麻木。光阴依旧在流逝，忙碌的人群依然在柴米油盐与工作中流转。

二十多岁时候的春梅曾是村里的一朵最美的鲜花，尤其是她穿一件玫红的真丝衬衫的时候，简直就是一朵绽开的红玫瑰。可现在的她工作也不找、店也不开，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心里不平衡的时候去张伟那里骂人，骂出来的话是丑陋地污染耳朵。只是力气越来越小了，有时候她觉得自己都骂不动了。睁眼到天亮的时候，她想想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输得体无完肤时，她也会笑出来。

笑完了哭，然后又笑了。■

月出照湖州

Article- 丁真 Ding Zhen

湖州真有钱。

站在九号公路的《文艺赋美》标杆点位上，我发出了这一声感慨。尽管天气异常炎热，太湖方向还是来了一丝风，吹过后，更多的汗从脸部各个五官上冒了出来，像山上淌下的一条条溪流，顺着我的脸庞流过，流向脖子，流向前胸后背，把衣服紧紧地粘在了皮肤上。

我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我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把马卡龙色集装箱改造的市集摊位一个个仔细看过去并全部拍照，——可能是工作习惯，对“文艺赋美”“文旅融合”“网红打卡”之类的官方术语比较较真，哪怕是天空飘来几万个中国字，这几个名词就会直接被筛选出来，塞进我脑子里，那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比较感和不甘心会让我仔仔细细地看、对比，然后在内心发出一声“已不如人”的感慨。

后夜宿南浔，为弥补夜间观测不全，翌日清晨，我在南浔古镇逛了逛。保洁人员正在打扫，他们的工作量反映了昨晚古镇的人流量，每个桥头都坐满了人，“咿呀”唱腔的票友一

堆围坐，闲聊的阿公阿婆一堆围坐，干早活的工人们一堆围坐，大家“分桥而治”，互不干涉，或高谈阔论，或低声闲聊，或相对无言。倒是形成了小桥流水、垂柳倒影、形色人群、忙碌不乱的烟火清晨。

再后来是安吉余村、湖州文学院，以及几个乡村旅游的点位。天依旧很热，一路走来也总是汗流浃背。不过，心里的感慨也没有变，每到一处，依旧是感慨“湖州真有钱”。

湖州有钱到让人羡慕。这算是一圈走下来，对湖州的初步印象。当然，仅凭印象去谈湖州，肯定是不准确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很认真地去写“我的湖州印象”，不仅仅是因为采风是带着任务和目的而去的，更是因为，哪怕只是第一印象的还原和总结，也是描绘湖州城市一角的捷径。张爱玲有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是第二轮的，比如我们看海，总是先是看到海的图画，后看到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视角、形态各异的目光，汇总在一起，也能成为一座城市别有的风味。

那么，湖州的风味是什么？换言之，用文字状写湖州的意义是什么？

这也是出发采风前我在想的问题。理论老师经常教我们，学懂弄通就是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虽然哲学一窍不通，但这句话却入脑入心。扯远了，回到采风上来。这次采风的主题是“两山”理论二十周年，“两山”理论是什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仿佛是字面意思的理解，走了湖州各个县市区，大家给出的参观路线，都是文旅融合的点位，一时间让我恍惚：这是来文学采风？还是工作调研？也正因为此，回来后久久未落笔，既不想写流水账交任务，又不想交一篇八股文，两种思路扯着脑子发疼。

好巧不巧，进入9月，参加封闭理论学习，除了有“两山”专题理论课，其他多节课的老师也都有讲到“两山”理论，一时间，脑子里被灌输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案例，仿佛是这双无形的手在背后推着我，大有“若还不书写我见青绿湖州二十年的浅薄见识，便无颜以对各位师友”的羞愧感。于是，战战兢兢，在各位老师各种视角、形态各异的见解汇总基础上，稍添一笔“我见两山”，博君一笑。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这句话成为每个老师在讲“两山”时必讲的内容。生态与经济，如人与自然一样，是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只有传承和弘扬“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才能达到对立的统一。此外，道家还认为，人是道的中和之气所化生，是万物之中最有灵气、最有智慧的物类，因此，把人放在“万物之师长”的位置，为“理万物之长”。也就是说，人负有管理和爱护万物的职责，人应该“助万物”“助地养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应该是人向前一步，去主动靠近自然，保护自然。

除了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也认同“和而不同”的宇宙观，《礼记·中庸》里提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自然现象为喻，阐释万物共生共长、和谐共存的理念。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是国与国间的相处之道，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之道。

由此看来，在人与自然这个问题上，儒道两家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万物并育”，都与“青绿”理念一

脉相承，而每每提及“共此青绿”，就不得不提湖州安吉余村，——当然，传说浙江另一地市认为“两山”理论其实更早在他们那建立，他们才是发源地，此为外话，按下不表。

应该说，余村的经济发展之路是不能以“对错”来区分的，哪怕是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进入高发的那个阶段，客观的条件和人们的见识，都决定了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道路。不说余村，就是台州，也有过这样历史的年月。没有政策、没有资源，吃鱼长大的台州人，头脑特别灵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州不产塑料，却有着全国最大的塑料市场；台州不是著名的工业基地，却有着称得上全国最大的机电设备市场；台州没有铜矿，铜的年产量却达到40万吨；没有铝矿，年产铝超过35万吨；没有铁矿，年产钢100万吨。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现象？台州人都知道，因为“洋垃圾”。这段历史，很多台州人无法抹去。“洋垃圾”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痛苦，而痛苦，往往不是几年就会显现的。那个年月，大型远洋货轮进港靠码头，卸载下巨大的集装箱，满满当当的外国旧电器被货车运往家家户户的院子。台州人赤手空拳，用19世纪的技术去拆解21世纪的科技，拆解下来的重金属和油污，会随雨水一起流入门前的农田，田里长出来的农作物，就是有毒作物。我学过生态环境与保护专业，上学时，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是三门单独的课，但老师同我们说，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从来不是单一存在的，雨水冲刷废旧拆解物，污染随水流至田里，百年都不会降解，雨水被阳光蒸发，在大气中形成颗粒，通过呼吸也能进入人的身体。当记者进入某一家的院子时，他闻到了一段难以形容的刺鼻味，类似于劣质油漆加消毒剂的味道。当记者问村民为什么明知道污染还要做这么危险的行业？村民只说，“与其被饿死，不如被毒死”。2000年后，台州人的肺癌发病率激增，曾有一个辛酸的笑话，说上海某肿瘤医院住院部走廊里听到的，都是“台州话”。

可以想象，历史上的台州如此，历史上的余村也是如此。余村是哪里的？安吉。安吉是什么地方？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地方”。余村山多地少，人均耕地才半亩多，靠农耕，养活不了村民，但余村有山，山上有大量的石灰岩。石灰岩是什么？高温烧一烧，就是碳酸钙。而碳酸钙，

就是水泥，正因为有了山里先天的优质资源，余村成为安吉县规模最大的石灰石开采区，也是安吉最富裕的村。那时候，余村到处是浓烟密布的石灰烧制工厂，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山是白的，山里的竹子是白的；田是白的，田里的农作物也是白的；房子是白的，房子里走出来的人也是白的。有人因为开炮声失了聪，有人因为被飞石炸中鲜血淋漓，闻名全国的天目山笋也不见踪影。更为可怕的是，很多年轻人得了矽肺病。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余村，无异于饮鸩止渴。据说余村的整改始于江苏省的“太湖污染防治零点行动”，——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异军突起的无锡占据了太湖北岸，兼并了太湖西北岸，代替了常州的位置，把苏州挤回了太湖东北岸，更是让湖州和太湖“基本绝缘”，三州临湖分治太湖已没了湖州，但因为历史上湖州人民对太湖的情感和执着，哪怕对太湖的占有率已少之又少，但仍让湖州保留了开发利用南太湖的权利。也正因此，当太湖环保整治战打响时，除了江苏三地市外，同在“太湖圈”的湖州余村，也收到了整治的“黄牌”。对于关停矿山，网上的新闻没说得太详细，只说，2003 年，余村开始陆续关停矿山和水泥厂，集体经济收入一下子跌至 20 多万元，还不够偿付工资，各方压力排山倒海向村子袭来。这短短的一句话，让我看到在艰难境况中的村两委班子。我在街道工作过，深知每一项政策，无论是中央出台的，还是地方发布的，最终执行人就是村和社区，他们是最小单格，也是直面群众的，而群众的愿望是最朴素的——过好日子。如果收入减少，就等于直接损害了村民的利益，也会直接导致村民就会对村班子产生不满，何况是“严重减少”。整改前，余村年集体收入达到 300 多万元；整改后，不足整改前的 7%。这个数据，村民肯定无法接受的，这里面，村两委的压力，以及在压力中还要统一思想、坚持走下去，并在坚持中寻求出路提高村民收入……这些困难，真不是几个字、几句话、几天、几个月、几个人就能解决的。保护环境的大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做到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时，要坚守住这份信念，几年如一日地谋求新路子新发展，决心和毅力都值得钦佩。

当然，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余村人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再到卖文化、卖品牌。事实证明，他们的坚持得

到了回报，他们成功了。

春林山庄门口有三棵树，一棵是水杉，另两棵也是水杉。

水杉树见证了三面环村的山林又青了，见证了满山的毛竹又长了起来，见证了山里又流出了清绿粼粼的溪水。

春林山庄做的菜份量很足，笋特别好吃。

好看、好吃的余村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来的人多了，这里自然而然地成为旅游之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污染加剧、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矛盾突出且尖锐，但当我们找到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共存之道时，我们的幸福感会多得多。

十多年前疗休养时，我来过安吉，印象最深的是天荒坪上的大水库和微信运动的 20000+ 步数。这次再来余村，发现它已经是一个功能完善且设施先进的景区了。在余村介绍时，导游的一句话让我思考，她说，余村年底会给每个村民发 3000 元的红包。她的语气非常自豪。我想到我工作的街道，年终发放 3000 元红包的村子有，不止一个，但每次年终发红包时，我从未看到过村里那么自豪的感觉。回台州的路上，我又想了很久。那个自豪的笑容里包含的是获得感，是靠自己辛勤付出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获得感，余村文旅发展的每一个变化，大到旅游驿站的建立，小到文创产品的开发，都是共同参与的结果，有了共同参与，才能又有获得感，而获得感，又能让村民们把余村当成了真正的家，余村旅游的颗颗硕果，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孕育成长。也正是因为此，每一点获得，都会让他们无比骄傲。

去湖州之前，湖州给我的印象是什么？是多年前寒冷的天气里，驾车穿过只能过一车的隧道，穿越后豁然开朗的古村落和那棵树冠横展、枝叶层层叠影伸展的古银杏树，以及一地金黄？是南太湖上高 100 米、宽 116 米，全国第一家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高端会议、美食文化、经典购物、动感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白金七星级水月亮酒店？还是湖州文旅那一句“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去了湖州以后，我才明白，对湖州的印象，不是银杏树、不是“大月亮”，也不是那一句口号，而是这满目满心的青绿。

月出照湖州，青绿满金银。这些，是湖州最大的财富。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有钱的湖州，后会有期。■

晚归

Article- 阿 宝 A Bao

城市的喧哗早已让我这颗渴望安静的灵魂常显疲惫，一个读书会让我偶遇了一片视野中的静土，有了一份片刻的安宁。这份期待已经在内心深处酝酿了好久，而南浔的水乡给了我一丝眷恋。即使在许多年以后，我都应该记得有一个叫“荻港”的村庄。

独个儿走出来，在那条宽宽的公路上寻找回城的车，因为要赶回去，不能随大伙一块儿走。在夕阳下，极目远眺杭嘉湖平原，路的两旁是久违了的稻田，稻子刚被收割，稻草堆满了路边；田里的水有点浑，已经到了傍晚时候，如血的残阳余晖还是映得我的眼不能一下子睁开。路上行人也不多，偶尔开过一辆耕田的拖拉机。我快步地走着，因

为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欣赏这乡村景色，而是要找到一辆能带我回城的公交车或出租车，但总是找不到。

在一个三岔路口，我看到一块牌坊立在路边，那上面的字分明醒目得很，一看就是那种高大上的感觉。上面的几个字是用行草勾勒成的，凭我对书法的理解，能感觉得出书法的艺术之美。很显然大字已经深深地植入我的认知：“荻港渔庄”。大红的颜色，配上耀眼的光芒，我知道那种美是乡村特有的。

两边屋舍俨然，有妇女带着小孩子在晒谷场上扬谷，小孩子们则在旁边嬉戏追逐。好一个乡村晚景，我的目光在焦急地搜寻，



何处是归途。因为事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匆匆上路的我显得有点仓促，但足以认识这美丽的乡村。电瓶车在这里显得很普遍，日落而息的农民们愉快地勾勒了一幅乡村晚归图。在这样的图画中，我在漫无边际地行走着。已经有点累了，只能在异乡的田野上努力寻找自己回家的车。

路有点宽，在乡村的田野上，我无心地欣赏着青山绿水中的美景。忽然，岔口走过一位村姑，傍晚了竟还撑着一把伞，那黝黑的脸庞映着蓝伞的伞面，特别地美丽。呵，我看着她轻盈的步伐，手上还挎着一只小篮子。为什么有如此轻松的神态呢？我看着这天气也不算太热，是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幅景色呢？我努力地用我的经验去解释这一现象，但总是失败的。因为她很快地消失在一片水域之中。

呵，我在渔庄的牌坊下只能轻轻走了出来。天色已经变得有点暗了，夕阳的余晖如此无力，晚霞已经在树梢告诉我，该回家了。

我变成了游荡在乡间的一个无助的孤苦的流浪汉

了。除了汗水打湿后背，我尝到了冰凉的黄昏的味道。旁边的湖水，还是墨绿一片，缓缓摇过的那些小舟又开始告诉我，天晚了，该回家了。回家了，舟上的渔夫正用桨划着，水波激起余晖的光点迷湿了我的眼眶。荷塘上水还是清得有点出神，我不能入神地看着那大片大片的荷叶，这样我会错过可以搭乘的车儿呢。

那一幕一幕的景象怎么也想不到会有童年在村口玩耍的场景在脑海里再一次浮现。那郁郁葱葱的树叶，在蝉的“知了”声中已经逐渐被夜幕掩盖了。柳树的枝条与叶似乎要进入梦乡了，万家灯火初上时刻。我终于搭上了一辆回城的小货车。

荻港渔庄这时已经像古代的富豪之宅，当我慢慢地远离它时，它显得如此深邃而远大。车子驶过庄口，回首时，竟然发现它没有尽头。只是零零落落的农家小屋还在用闪烁的灯火在诉说着什么？哦，村边也有杨梅树，也有柚子树。那是故乡吗？不是，故乡是没有荷花的，大如脸盆的荷叶下，我看到了几条鱼儿在静静地待着，入夜了，它们也入梦吗？

车厢有点窄，我的身子显得胖了点，笨重了点。视线也有点模糊了。小桥，流水，人家，鸣笛。这江南水国。【

晒太阳

Article—周垚静 Zhou Yaojing

自小，我便是一个很喜欢睡觉和晒太阳的人。只可惜，这两样喜好不能共存。

幼时的乡下，是江南楼房常用的样式，三开间。一楼用餐和堆放杂物，二楼住人。二楼的中间是客厅，摆放着一张大圆桌，还有母亲的缝纫机、拷边机等，靠墙是一张大沙发。东间是父母的房间，即主卧。西间是爷爷的房间，以前是和姑姑同住的，姑姑出嫁后，便成了我的房间，南北对半隔开，我占用了西间靠北的房间。阴暗，潮湿，晒不到太阳。

幼年时，常在作文里读到“快起床，太阳晒屁股啦！”这种描述。便不由得对此番场景深深着迷，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我没有条件体味。但是在写睡懒觉的作文中，在描述妈妈叫我起床时，我总爱用上“太阳晒屁股”的这一句，显然，掺杂了虚假成分，这大概也是文字的魅力，可以编织梦想中的故事，给自己弥补一个遗憾的角落。

而我，是多么地喜欢晒太阳。

同时，喜欢晒太阳的，还有我的太爷。

打我出生起，太爷便居住在一座灰蒙蒙的平房里，砖瓦是青灰色的，地面也是青灰色的。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地，踩上去硬邦邦的，还有东一个西一个的小洞，太爷说这是老鼠洞，可我没见过真正的老鼠，不相信。后来太爷的屋子越发老了，太爷便搬入了我们家的楼房，住在一楼的东北角，也是晒不到太阳的。

每每到了冬日，楼房的屋檐被太阳温暖地照射之后，便会散发出暖洋洋的气味，把我和太爷吸引过来。

太爷一年四季都在田地间忙碌，唯有冬日是他最空闲的时候。若说常年在田间，把他比喻成老黄牛；那么冬日的他，就像是一只小懒猫。

太爷会搬出一把小凳子，灰褐色的，早已看不清木条颜色，据说是年轻时亲手制作的。而我呢，就是坐着我的专属小竹椅。我们俩各坐各的，大多时候隔得很开，毕竟我们都各有自己的小世界。

我喜欢拿一本画本，在太阳下摊开着，

明媚的阳光洒在书页上,让泛白的书页顷刻间变成了金黄色,这应当是只有皇家才能享受的纸张吧。而母亲这时便会严厉地训斥我:“不能在阳光下画画写字,会把眼睛看坏的!”我不信。

但是长大些我便信了,长大真好,可以看很多的字,了解很多的知识。在练习簿上,我认真地读着几行小字:不能在强光下看书。立即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能够印刷出来的知识,总归是真的,毕竟要给全国这么多的小朋友看,故而我深信不疑。而母亲,我偶尔是不信的,因为很小的时候,母亲说:“吃了鱼子会变笨。”有一次,偷偷戳了一小筷,提心吊胆了好几天,没想到还是考了100分,故而对母亲,我只是选择性听从。

但是我又很想晒太阳,于是我便把背背过来,头朝着屋里,身体的影子正好把书本掩盖,给纸张留下一片阴凉。太阳,依然可以晒着我的后背,暖烘烘地烘烤。

有时,我会把小椅子往太爷的身侧搬。太爷喜欢窝在屋檐的东面,背靠着墙,眯着眼,时而摇摇晃晃。我实在不知道太爷就这么闭着眼晒着太阳,什么事也不干,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总是担心太爷睡着了,有时会喊他几声:“太爷!”“哎!”太爷总是会马上回应我,睁开眼笑眯眯地看着我,想来应是不睡觉的。

太爷的搪瓷杯子,安安静静地放在小方凳上,似乎也在睡觉。深棕色的茶叶,密密麻麻地躺在开水中,深不见底。口渴了,我便也去拿出茶叶来冲泡。太爷的茶叶一直没变过,红茶,外包装是一个方形的小盒子,正反面都是戴着头巾的采茶女。我不敢放很多,怕苦。而太爷每次放很多,他说这样可以反复用,水喝完了再往里倒就行。太爷多久换一次茶叶,我一直没见过。为什么要反复用呢?应该是省钱吧。毕竟每次客人来,茶叶喝一次便倒掉一次。

我双唇紧闭,抿一口茶,轻轻咂嘴,微苦泛甜的红茶味道在口腔中肆意起舞。和太爷一起,在屋檐下,闭上眼睛,享受着太阳晒在身上的温暖。没过一会,便觉着身上暖烘烘的,好像被放在了大火炉里烤啊烤啊,我们俩就像两块面包,直至被太阳烤焦烤透,从脸蛋一直漫延到脚跟。

在屋檐下晒太阳的生活,好像就在家里装上空调之后就结束了。装上空调后的冬天,竟也可以是暖的。的

确很暖,但是却没有太阳烘烤的那种透彻的暖。只觉得有一阵热风,呼呼地吹过你的身边,还没把身体烤透,倏地又消失不见。继而再来一阵热风,如此循环往复,依旧只是蜻蜓点水。

老屋的屋檐下,只留下了太爷。或许是因为学业的繁忙,或许是因为空调的取代,我不再去屋檐下了。

再后来啊,太爷也走了,老屋的屋檐下,阳光依旧热烈,却已空无一人。

二

初中后,父母带着我们,住上了镇上的新家,我依然没能住到朝南的房间。新家的格局不实用,只有两开间,父母自然是住主卧,另一间是客厅。我住西北,小弟住正北。小弟总喜欢窝在阴暗的小屋,而我不喜。阳台上有一把小躺椅,逮到阳光热烈的时候,我就这么躺着,摇着,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却也舒服得很。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太爷那时候什么也不干,仅仅是享受着阳光的乐趣了。晒太阳,怎么能算是一种浪费呢?

镇上的太阳,是留不住的,过了下午两点,经常已晒不到我们家。不像乡下的屋檐下,从日出的清亮,到日中的炽热,直至日落的绵长,阳光一直照着我们。

既然留不住,总有事物是能留住的,那就是晒被子。节假日,晒被子的任务便落在我的身上,我从房间里拿出被子,把贴身盖的一面猛地一甩,被子便如一个仰天大笑的小孩,开始晒起了日光浴。而我则会兴奋地趴在被子上,脸蛋紧贴,被阳光晒透的被子已然蒸腾出了一股稻秸的焦香,暖烘烘的,软绵绵的。眼睛微闭,轻嗅阳光,似乎做了一个浅浅的美梦。

一样喜欢晒被子的,还有隔壁家的小沁。

她比我小一岁,而她父母也看管得紧,和我父母一样,不许我们往外跑。而晒被子,就是我们两人获得“短暂自由”的小秘密。

我们会把家里的牙膏盒都存起来,然后里面可以放上我们喜欢的小东西,比如巧克力、果冻、流行的卡片等,趁着晒被子的时候,拿着晾衣竿,颤巍巍地划过两米长的“天

堑”，互相递给对方。这个秘密大约持续了一年，如今十几年过去，我们也依然坚信我们的父母从未发现过这个秘密。

那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拆开牙膏盒的时刻了。在暖阳的正午，手里握着牙膏盒，暖烘烘的，就像握着一个小太阳。我到底送了小沁些什么礼物，已然记不清；而小沁送我的礼物中，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便是酒心巧克力。她说是她姑姑从国外带回的。外部坚硬的巧克力，轻咬一口，“咯嘣”一声碎裂，里面的流心裹挟着咸咸的酒香味，轻轻一抿，软糯和绵密充满整个口腔。我是不舍得一口气整个都吃完的，每次只咬一半，看着里面的流心慢慢地流淌下来，简直比阳光还要柔软。

已经记不清，最后一次在阳台上晒被子是何时了。而如今回忆起晒被子的时光，依旧觉得晕乎乎的，像是吃了酒心巧克力一般。许是阳光和风酿造了美酒，使得我如痴如醉罢。

三

成婚后，如愿做了大人，住上了主卧。日上三竿，我懒洋洋地醒来，觉着自己身上热乎乎的，原来是昨晚忘记拉窗帘了，太阳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全部照在我的身上。恍然间，我突然体会到了“快起床，太阳晒屁股啦！”的感觉，这种感觉，原来是这么幸福，我贪恋着被阳光笼罩的被窝，觉着自己似乎是一条鱼儿，找到了栖居的海洋。

金黄色的阳光，穿过窗棂，照在了床头柜的藏绿色玻璃球上，折射出不同颜色的细小光斑。时隔多年，眼前被阳光泼洒的玻璃球，竟又忽地把我带到了那段“阳光之家”的岁月。

大学时期，我作为志愿者，在“阳光之家”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这是一家智障人士工疗站，里面居住的都是有智力障碍的同学。

第一次听说“阳光之家”的名字时，总觉着是很美好的地方。而亲眼瞧见眼前四个略褪色的金色大字——“阳光之家”，在阳光下竟无法熠熠闪光，内心陡然升起莫名的惆怅。移步至教室门口，二十来个身形不一、年纪不同的人儿从彩色塑料椅上站起来，此起彼伏地喊着“哥哥姐

姐好”。猛然间，我似乎更明白了“阳光之家”这四个字对于他们的意义，这些已被世俗判定为残缺的生命，依旧可以如阳光般温暖和幸福。

在“阳光之家”的众多伙伴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弟弟，叫小阳。他个子很高大，自理能力基本没有问题，是我们的得力助手。每次我们去的时候，他都会帮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帮忙挑拣玻璃球。院长说：“我们这里虽然有政府补贴，但还是会带着孩子们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活，稍微增加点收入。”

挑拣玻璃球，总是选择在阳光下，因为可以看得更明显。一个巨大的塑料盆，装满着一颗颗闪闪亮的玻璃球。阳光下的玻璃球，就像是童话故事的公主的水晶球，在太阳下散发着梦幻、奇特的光芒。透过玻璃球，我竟然还看到了阳光的色彩，红的、绿的，被一一分成不同的色彩。我们的任务就是挑拣出没有瑕疵的玻璃球，组装到一个网袋里。小阳常常喜欢坐在我边上。

一次，当我把一颗玻璃球放在阳光下仔细端详，确认没有瑕疵后，正要放到网袋中。小阳突然夺过玻璃球，对我说：“姐姐，你看，这里有一个小洞。”

我顺着小阳手指的地方看去，还真有一个针孔大小的小洞，不禁愕然：“对哦！我竟没有看出来呢！”

“嘿嘿嘿！”小阳乐呵呵地笑着，摸着后脑勺，一排大白牙在阳光下肆无忌惮地露出来。那时只觉得小阳的笑容，比太阳还耀眼。

离开“阳光之家”那天，小阳送给我了这颗藏绿色玻璃球。

我举着玻璃球，对上日光，日光在玻璃球上弥漫，我仿佛看到了“阳光之家”的世界——在盛满玻璃球的塑料盆中，我和小阳正用指尖挑拣着彩色玻璃球。我继续微微旋转，日光在玻璃球上留下另外的光影，我又看到——六岁的我正蹲在屋檐下偷拿太爷的搪瓷杯，十二岁的我正躲在阳台阴影里品尝着小沁赠送的酒心巧克力。

此刻，阳光斜斜漫过窗台，玻璃球温热的触感渗入皮肤，恍惚间竟分不清，是我融进了这片阳光，还是这流淌的岁月本就在阳光中成了永恒。■

古榉新枝

Article- 周瑞明 Zhou Ruiming

—

与坐落于太湖西南岸的湖州小沉渎村首次相遇，是 2025 年的夏天，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

村口立着一棵老榉树，已有三百余年之寿，当地人称之为“望家树”。曾几何时，每当小沉渎的渔民出湖打鱼之际，都会祭拜古树保佑出航平安；渔舟唱晚归来的时候，远远就能望见这棵“望家树”，然后便望见村庄、家中的炊烟以及家里女人和儿女满怀喜悦等待自己的笑脸……我仰望老榉树，目测其高，约有十多丈。树干遒劲挺拔，粗糙皲裂；枝丫伸向天空，苍劲如铁；树根若虬龙盘曲，深扎在溇港沃土里，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牢牢地把握着整个村庄的岁月流转，默默地守望着这里的每一个生灵。

沿纵溇而行，清水潺湲，仿佛在诉说古老的故事，恍惚看见先人执耒耜，踏浪排涝根治水患。

据史料记载，小沉渎，自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开发，人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当时，沿太湖西南岸一带地势低洼、沼泽密布，每逢雨季洪水肆意泛滥，生活在这里的先民饱受洪涝灾害之苦。村庄的名字里蕴藏着古老的传说、不屈不挠与洪涝抗争故事。为防洪泄洪，人们陆续开挖纵横交错的溇塘，泥沼荒滩被分割成棋盘形状的水网——纵向溇港与横向塘浦交织形成“塘浦圩田”，至宋代已成为“苏湖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核心区。如今，这个村庄被称为太湖古埠“溇港遗珠”，“横塘纵溇”的水利工程原貌被完整保留下来，其纵向的小沉渎港与横向的北横塘相交织，是古代太湖流域防洪、灌溉的智慧结晶。

石桥因水而生，犹似飞虹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宛然是一条条古老的渡船，默默地停泊在岁月的河上。震泽桥、震湖桥、锁界桥等古桥群形态各异，与溇港水系构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经典江南意境。

更有明代石堤，皆由太湖石砌筑而成，似

青脊巨鳄逶迤 600 余米。一块块条石像琴键似的横向铺展开去，行走于上，似乎是自己用双足奏响了古老的音符——遗存于石堤里夯土之音纷纷复活，霎时，恰似时光倒流数百年，在我脑际晃动起来的，是古人热火朝天防洪筑堤的画面……作为太湖众多溇港中独有的明代石堤遗迹，当年既是防洪屏障，亦为驿马蹄声“嗒嗒”的官道，2016 年随太湖溇港一同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移步进村，古色古香的滩簧戏苑映入眼帘，依稀听得村民在二胡、鼓板、小锣的伴奏声里唱响“长兴滩簧”。说起小沉渎的民间曲艺，就不得不提到入选湖州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长兴滩簧”，这一戏种的发源地正是在小沉渎……隐藏在村子里的，还有弥漫着书香的杭州国家版本馆“文润阅读室”、资料翔实图文并茂的太湖溇港生态文化馆，“非遗”米酒工坊、炭精画工作室、湖上十三邀民宿……每一处都让人惊喜，让人心生感慨。

钦氏老宅尤其令人驻步。钦家是世居小沉渎的望族世家，钦姓至今仍是小沉渎的主要姓氏。小沉渎钦氏近 800 年的繁衍发展，兴盛不衰，历代都有名人涌现。这是一座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晚清时期建筑。门楼砖雕“燕鹊徵祥，笃实辉光”八字，阳刻行书如刀劈斧凿，整体古朴大方，隐约是古代匠人的呼吸还凝结在砖石深处。青砖黛瓦，木质梁柱，原是五开间前后四进，占地约 750 平方米。历经一个世纪沧桑，到 2019 年时，尚存一进五间房屋及部分走廊，约 100 多平方米面积。2021 年开始，在保存了钦宅砖雕门楼等原物的同时，按照当年样式对钦宅进行了复古修缮。

眼前的一切，皆作为太湖溇港文化带和古村落保护的关键节点，得到精心修缮与有效保护。这里的“美丽乡村”建设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始古朴的村落形态。可以说，这里是真正有当地人生活的“活着”的古村。

二

拾步于小沉渎太湖风情街，老樟树好像在引领我们，到“樟树农庄”用餐，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条老街当年商肆林立、人群熙攘的景象……确实如此，小沉渎村与



太湖的距离，只有一条滨湖大道的宽度。正是这种与太湖的亲近，也让小沉渎村成为当年太湖边最为繁忙的商埠之一。

村口的老樟树见证了这个村落因历史变迁而落寞而蒙尘，现在复又繁华的过程。

据悉，2005 年前，小沉渎村民以纺织、水稻种植为主，“低小散”纺织业也曾导致河道污染……完成绿色转型——从“纺织村”到“文旅村”的跨越，得益于“两山”理念的引领与实践：2005 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后，村“两委”带头“拆织机、搞旅游”，关闭污染企业，清理河道，恢复溇港风貌。

生态与文化共生：通过修复古石堤、古桥等遗迹，结合传说故事开发文旅线路，实现“治水—兴农—护文—富民”的循环发展，成为“千万工程”中“美村与富村结合”的典型案例。小沉渎村的变迁，既是一部水利与农耕文明的发展史，也是新时代乡村通过生态转型激活历史文化资源、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生动实践。

樟树农庄等农家乐生意红火，“布事咖啡”成为网红拍照打卡点……历经千年沧桑，这个村庄已然像那棵古樟一样引人注目，其名虽带“沉”字，却“沉渎不沉 破渎出圈”，犹如璀璨的明珠浮在时光之上，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锦上添花式的改变，当从作家田家村带着书本进村

的那年开始。正如一位本土诗人所言：书页翻动的声响，成了新的乡音，作家的笔尖沾着太湖的水汽，写下了“樟树的每一片新叶，都是老故事的新标点”。

2022年，接受长兴县文联邀请，作家田家村担任小沉渎村“文艺村长”。从此开始文艺村长牵头搭建文化平台，推动村落文化升级：成立“田家村文学工作坊”，组织文艺家为村里的十多个节点进行创作，还组织诗人到村里采风创作等，与此同时，成立妇女读书会，举办田园诗会、阅读培训等活动，“文艺村长”与“文艺乡建”工作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30余次。

这是文化赋能文脉延续的结果，新生的“文艺村长”促成了村落新生。

溇港基因变得很文艺：“文艺村长”引导设计单位打造“听芦亭”“聆涛亭”“梦落亭”等节点，由文艺家创作楹联，如“震泽朝朝涛激滟，滩簧岁岁曲玲珑”（聆涛亭）、“观苍弁一帘青梦，望具区千里碧波”（梦落亭），让每个角落都充满诗意。

村民精神面貌提到提升：文化浸润让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孩子们不再随意采摘枝头果实，取而代之的是对文化景观的爱护；老街、古宅等遗产被赋予新内涵，成为“流霞桥”“素心渡”等充满江南新韵的文化符号。李美丽是一位年轻妈妈，同时也是一位阅读“发烧友”，她说：“女人仅仅有漂亮衣服和口红是不够的，我要让阅读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

你看，暮色渐合时，小沉渎文学工作坊的灯亮起了，妇女读书会的灯亮起了，家家户户的灯亮起来了！一缕缕灯光投入纵溇横塘，昔日只会洗衣淘米的手，捧起了书本、拿起了笔……至此，方知所谓的文化遗产，原不需金匮玉匣珍藏，只需有凡人点灯诵读，便能生生不息；所谓的文学与阅读，原非作家和学者的专宠专利，寻常百姓只要有热爱之心，同样可以成为精神食粮，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柔软而温暖。

太湖风情街的灯也亮起来了！照得古樟如披金甲，“太湖边有风，心里面有你”，当我跟小沉渎说再见时，耳畔有隐隐随风而来的诵书声，与古樟枝叶摩挲声相应和，于是，心中感慨太湖风情依旧，村中文脉已有新续，恰如古樟岁岁有凋荣，年年发新枝。

后记

新建的村口牌坊、新刷的白墙与黛瓦、统一规格的民宿……在中国乡村建设不断“复制”、同质化十分严重的今天，倘若要你去参观一个所谓的“美丽乡村”，进行一场没有文化的乡村旅游，你的心中也许不会有太多的期待。然而，当我因参加湖州“两山”文学周，有幸与湖州的几个村庄亲密接触的时候，几乎触摸到一个个独具个性的灵魂，比如胥仓村动人心弦的“春秋胥事”和民间传说、窑里村的千年古窑文化……我发觉这些村坊都十分重视文化根脉的深度梳理和有效保护，各自形成了独特的风景。因此我的内心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感受：湖州“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小沉渎古樟年轮三百圈，见其新枝勃发，恍然有悟：文脉越是久远，文化之根愈深，生长的力量便会越蓬勃。文化根脉非僵死之古物，深植厚土、守其根本而发新枝润新叶，方使古村明珠不蒙尘，更添时代光华。

正如“文艺村长”田家村所言：曾经，小沉渎村很久远；今天，小沉渎村很水乡、很文艺，充满着江南的新韵，流淌着绵延的人文故事。小沉渎村的开发，突出了“久远”，注重于“绵延”，保留了乡村自身的独特魅力。这一切，基于保护传承和创新整合。保护传承不是破坏重建，创新整合绝非生搬硬套。这个村落用实践证明：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根本，而“艺术乡建”犹如古树发新枝，正是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木船

Article- 陈忠祥 Chen Zhongxiang

老家的小地名叫“木行头”。据老辈们说，早在清朝年间，这里的水路就四通八达，特别是十字水港的中央是一个十分大的漾潭，所以有人买下了这块水域，在这里开了一家木行。于是，便有了“木行头”这个称谓。

这家木行，到了民国时候，生意非常兴隆，那个大漾潭里密密麻麻囤积着大批木材。木材，对于江南水乡来说是一种紧缺的物资，造房屋、做家具需要木材，特别打造船只更离不开木材。当年，家乡河流交织，水网纵横，人们出门卖粮、置货等靠的就是木船，因为那时这里还没有公路和铁路。

就是到了解放初期，木船依然是家乡的主要交通工具。父亲当时从上海乘火车回家探亲，到了硖石，便会租乘一只小划子船回家。自硖石到木行头，大约需要六七个小时。父亲坐船，不怕时间长，稳得住。让他最向往的，就是途中吃的那顿船餐。这船餐说来普通，实则别致，三菜一汤，都是就地取材，清蒸鲫鱼，鲫鱼是河里钓的；油焖鲜菱，鲜菱是菱塘摘的；酱爆螺蛳，螺蛳是河中捞的；蛋花清汤，鸭蛋是河边捡的。半斤黄酒，两碗米饭一下肚，父亲的兴致来了，他放下饭碗一把夺过船主手中的桨，大

刀阔斧地划了起来。

父亲一边划着，一边哼唱起了这样一首歌谣：“小小木船两头尖，中间坐个姑娘美。船头犁开千重浪，船尾压平万亩水。叫声妹妹稳稳坐，挺胸突肚朝前看。只要夜里有星星，哥哥送你到天边……”

划着、唱着，唱着、划着，不知为啥，父亲的眼睛里起雾了，两眼泪光闪闪。父亲用手擦了一下眼睛，不好意思地对船主说：“我家原来也有这样一只划子船，我父亲就是靠这划子船赚钱，养活我们全家的。可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父亲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在划子船上……”说罢，父亲默默地把木桨交还给船主。

船主接过木桨，朝父亲点了点头，他心里清楚父亲对小小木船是怎样一种感情。“小小木船两头尖，中间坐个姑娘美……”船主哼着父亲唱过的歌谣，一桨又一桨，划着让划子船向前行进。

划子船只是木船中的一种样式，因为社会的发展，很快被时代淘汰了。我小时候，我们生产队里有两艘木船，一艘载重量一吨，另一艘载重量五吨，前者是用来罱泥的，后者是用来跑运输的。这两艘木船，对于我们

这些男小孩来说很有诱惑力。但我一直不敢接近它们，因为父亲不断地告诫我，在我没有学会游泳之前决不许上船。

八岁那年，我学会了游泳。待父亲春节放假回来，我便央求他教我学摇船。父亲神情怪怪地看着我：“你真的想学摇船？”“嗯。”我回答道。“学摇船很苦的，你不怕？”父亲用怀疑的口吻问我。“我不怕！”我十分坚定地说。“好。明天我们早晨六点钟起床，我教你摇船，但愿你不要打退堂鼓！”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等我回答，就顾自走了。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六点钟天还是黑蒙蒙的一片，我还赖在被窝中做梦。父亲来到我的床铺前，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庞：“快起来，你不是要学摇船吗？”尽管这时我还在睡梦中，但听到“摇船”两个字，人一下子清醒了，腾地跳起来穿好衣服。我跟着父亲，摸黑来到石埠头，父亲解开小船的缆绳，扶着我跨上了小船。“阿忠，你要当心，这条小船是非常活的。”说罢，他便用两只脚，一左一右用力踩了两下，小船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因为没有防备，我一下子扑倒在船舷上，要不是父亲一把将我抓住，人早已掉到水里去了。“阿忠，你要记住，小船活，我们的心眼要更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船中站得稳。其实，我们做任何事都一样，只要我们心眼活络，就能应对一切不测风云。”“噢。”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其实道理是长大了才逐渐明白的。

接下来，父亲举起手中那根前面是粗粗的木棍后面是渐渐变大的木片的木制家伙，告诉我这叫“橹”，橹的前端悬挂着的那根粗粗的麻绳叫“橹绷绳”，船梢后面木板正中安置着一根下面像圆棍，上面像奶头的铁制器具叫“橹八吊”。那时我虽然还小，但知道“八吊”是家乡人对男人阳具的一种俗称。看到那东西，觉得这种叫法还是很贴切的。

父亲将橹反面的橹凹子套在橹八吊上，用橹绷绳下端的挂钩挂在小船右侧船舷的圆环上，然后用脚蹬了一下石埠的石阶，小船便向河心蹿去。于是，父亲左手拉着橹绷绳，右手握着橹。父亲告诉我，用右手向前推，叫推梢，往回拉，叫扳梢。这个时候，静悄悄的河面上，响起了一声声“吱嘎吱嘎”船橹声。一群原本栖息在浮萍上面

的水鸟，受到这个声音的惊吓，便各自扑腾着展开翅膀惊叫着飞向了天空。

“罪过啊，吓着这些水鸟了！”父亲一声叹息，摇着船。右手推梢，右手迎合着将绷紧的橹绷绳用力往前推；左手扳梢，右手又顺着把橹绷绳往回拉。推梢、扳梢，两只手配合得十分默契。我发现，摇船的时候，父亲双脚的姿势也很好看，推梢的时候，父亲的右脚的膝盖关节弯曲往前，成弓步，几乎承载起整个身体的重量，而左脚的膝盖则跟着微微弯曲，脚尖踮起。扳梢的时候，左脚脚跟着地，笔直吃力，右脚收回了弓步，浮虚变直。

“阿忠，你不是要摇船吗？来，过来抓住橹绷绳。”我按照父亲的要求用双手握住橹绷绳。冬日的橹绷绳像一根硬邦邦的冰棍，十分寒冷，一抓住它，我的双手一下子被冻木了。“来，跟着爸爸一起拉橹绷绳。”这时的父亲当然知道我稚嫩小手被冻的痛苦，但他的眼睛中没有一丝怜悯的神色。依然故我，他推梢的时候要我随着他一同往前推，扳梢时与一起往回拉。推拉，拉推，不停地重复着这两个动作，机械又呆板，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学摇船会这般痛苦又乏味。

一个小时下来，我的两只小手冻得又红又肿。回家的时候，父亲问我：“你还想学摇船吗？”“想。”尽管我这时双手红肿疼痛，但我想学摇船的决心仍在。“好。我们做事情就是要有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父亲的眼睛闪烁着欣慰的光采，进家门之前，父亲要我把红肿的双手藏好，不要让母亲发现。但在吃中饭的时候，母亲还是注意到了我那双冻得又红又肿的小手，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双手，问我：“痛吗？”“不痛！”我摇了摇头。母亲摸了摸我的头，目光射向父亲：“阿忠还这么小，学啥摇船？”父亲没有接嘴，无言笑着。一个巴掌拍不响，相打无对手，母亲只得转向我：“阿忠啊，天下三大苦，打铁摇船磨豆腐。这个摇船啊我们不学了！”“不！”我倔强地抗议道。“何忠他娘，男孩子小时候吃点苦有好处，穷养的小鬼头将来才会更出息。”看到我们爷俩是这样的态度，母亲就不再出声了。

以后几天早晨，我都跟着父亲学摇船，两只手红肿得厉害，并且生出了冻疮，流出了脓水，母亲心疼得直跳脚。我不知道父亲对此有什么样的感觉，反正我的心里是挺

高兴的，因为我学会了摇船。往后十几年，每年冬天我的双手都会生冻疮。母亲说，这是父亲害的。父亲说，这是我学摇船的纪念，是值得珍惜的。

十三岁，我上初中了。那年年初一的早晨，父亲又把从睡梦中叫醒，说要带我去摇大船。小木船我会摇了，但大木船从来没有摇过，心里挺向往的。我一骨碌钻出被窝，穿好衣服，与父亲一起走出家门。来到石埠头，我们跳上那艘五吨木船。父亲走向船尾，装备好船橹，我用竹篙将木船撑离石埠。

父亲就把木船摇了起来。我站在船头看着父亲摇船，觉得他摇船的动作很潇洒。他推梢的时候，右手手腕用力推出，右脚随之麻利跨出一步，左手跟着推出橹绷绳，左脚也配合着拖出；扳梢的时候，左手往回紧拉橹绷绳，右手同时着力扳回船橹，左脚先行退回原地，右脚随后跟退回着地。这些跌荡起伏的动作连贯起来，不断地重复，十分有气势。木船在父亲的推梢板梢间前进，岸边的杨柳和桑树等植物缓缓地向后退去，当时年幼的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个动人的画面。

“阿忠，来，你过来摇船，试试看。”我接过父亲的船橹，学着他的样子，来回跑动着，推梢，扳梢。不想，没多久，木船就撞到了河滩上。父亲站起来对我说：“你摇船之所以会撞河滩，是因为用力不均匀。你要知道，推梢的时候手腕容易出力，所以用力要小一点。而扳梢手腕要难发力，所以用力要大一点。这样，推梢扳梢的力道均衡了，船就不会撞岸滩了。”照着父亲的话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摇的船果然一直在河中央行进。“好了，你大船也会摇了。”说罢，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又说道，“其实，我们在世为人与摇船一样，生活中也有推梢扳梢，只有你真正地掌握了推梢扳梢的力度，才会在社会中左右逢源，不撞人生的岸滩。”虽然那时我还年少无知，但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父亲是想用这次摇船的机会向我说明这个人生的道理。

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父亲生病住进了县人民医院，最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了这个世界，全家人悲痛欲绝。如何将父亲的遗体运回，众多兄弟姐妹的意见是叫殡葬车把他送到距家还有三里路的汽车站，然后用担架将父亲的遗体接回家中。考虑再三，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说，

我们家虽然说不上是木船世家，但我们的祖辈毕竟是以木船为生的，考虑到父亲一生的木船情结，我以为还是用生产队那艘五吨木船来接父亲为好。我的意见最终被母亲和兄弟姐妹采纳。于是，我便打电话给堂兄，要他带两个人将那艘木船摇到医院。

堂兄他们赶到医院，已是上午十点钟光景。在医院的病房里，父亲的脸部没有任何表情。待我们把他抬上木船，放进船舱，我发现父亲的面容放松了，似乎还隐含着些许笑意，我顿时惊呆了。停顿了半刻，我手一挥，吩咐堂兄他们开船。

木船在一片啼哭声中离开了县城。这天，天气很好，天上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明晃晃地照射到船舱里，暖暖的。我跪在父亲的身旁，双手紧紧地握着他的左手，我好像感觉父亲的手心里还有一丝暖意。是错觉吗？我用手摸了摸父亲的身体，尽管心跳没有了，体温却还未完全冷却。我摇了摇头。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我猜想，一定是父亲不愿意这么快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我跪着移到父亲遗体的另一边，握住他的右手，将嘴巴贴近他的耳朵，泪流满面轻轻地对他说：“爸爸，安息吧！叶落归根，你这个木行头的儿子，我们用木船送你回归木行头故里，应该了你所愿了！”说罢，我张开两只手掩盖了自己的整个脸庞，不想再让满眼的泪水啪嗒啪嗒往下掉。

木船到达家中的石埠头，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一大群人早已候在那里了，我刚跳上石埠，我的一位堂婶急匆匆地直奔而下，在我的耳边说了几句话，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她推了我一把，说：“你快去，爸爸随后就来。”原来堂婶要我先走，待父亲的遗体到家门口的时候，让我仰面躺在大门门槛上，父亲的遗体要从我的身体上面抬进去，据说，只有这样，父亲的灵魂才能顺利回到家中。一会儿，父亲来了，这时他躺在我家的一扇大门上，我赶紧躺在门槛上，“和尚回家了！”随着一声大喝，父亲由四个人抬着，从我身上缓缓抬过。此刻，我仿佛听到了不远处传来一阵阵“吱嘎吱嘎”的摇橹声和“哗啦哗啦”的河水声，头上的这扇大门不正是那艘承载着父亲生命的木船吗？今天他歇息，停泊在木行头。明天，也许他又会解缆起航。**Z**

偶遇恒庐

Article- 叶文华 Ye Wenhua

西湖的雨总来得猝不及防。方才还是热辣滚烫的晴日，转眼间，豆大的雨珠便砸在湖面，溅起一圈圈碎玉似的涟漪。一把雨伞都不够撑，我们慌不择路，决定去躲雨。

抬头看见路旁一处爬满青藤的民国样式建筑，青灰色墙砖上“恒庐清茶馆”非常醒目。正合我们的心意，去喝喝茶，休息一下。

木门是旧旧的朱砂色，铜环上攀着层薄绿的铜锈。先生上前一步，叩了叩环，里头传来温润的女声：“推门进来吧。”

推开厚重的木门瞬间，暴雨被隔绝在外，一股陈年白茶的温润气息扑面而来，混着不知名的沉香，驱散了满身湿意。中等个儿、一身米白色素衣、微卷着短发的女主人，正招呼

着一个年轻姑娘，两个人轻声细语地交谈着。见我们进来，姑娘笑着离开了。我们有点狼狈地擦了把脸上的雨水和汗水，正准备找个地方落座。“我这茶舍没什么讲究，如果你们不介意，客随主便，可好？”她笑意盈盈地开口，声音温润。

先生早被他们陈列的茶壶和茶饼吸引，一听此话，立马就在大厅的长条木桌旁不客气地落座了。

“十年的老白茶，祛湿最是相宜。”吴侬软语特有的温吞。陶泥的火炉上，紫砂壶正冒着烟气。我这才细细地打量对面木椅上的她。五十开外的年纪，鬓角虽有几缕银丝，整个人却散发着茉莉一样的清新。

沸水注入的瞬间，一股诱人的茶香弥漫开来。她将茶汤分到青瓷杯里，琥珀色的茶汤上浮着层细密的茶沫。我啜了口茶，先是微涩，继而满口清甜，连带着被雨水打湿的狼狈也消散了大半。“您这茶，真香。”

她闻言笑起来，指尖轻轻点了点桌面：“你们是来杭州游玩的吗？”

“离得不远，没事就来走走。”

“您是杭州人吗？”抿了口茶，我忍不住问。她倒茶的手顿了顿，摇了摇头：“我出生在杭州。外婆家在海宁，横头街，你们听过吗？”

轮到我俩惊呆了。“呀，好巧！我们就是从海宁过来的。”

她手里的紫砂茶壶“当啷”一声撞在茶碟上，滚烫的茶水顺势溅到她手背上，眼里却有着抑制不住的笑意。

“原来是同乡啊，怪不得我看着你那么亲切。”我由衷地笑着说。

雨声淅淅沥沥，我们东拉西扯。

“前两年陪我妈妈回过海宁一趟，横头街早就拆了，建起了仿古的老街，连石桥的影子都找不到了。站在路口看了半天，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她长叹了一声，“现在，外婆家那边亲人都没了，我们也就不再去了。”

我和先生也忍不住感叹一番。

像是猜到了我们心里的疑问。“这茶舍是租的，”她忽然转了话题，指尖轻轻摩挲着茶杯边缘，“年租金四十万，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现在是亏着的。”她朝里努了努嘴，那里挂着几幅水墨画，墙角堆着些未装裱的卷轴，“我先生算是个文化商人，总说我这是赔本赚吆喝。但您瞧，”她对着我先生，笑了笑，斟满了他面前的茶杯，“每天都有画画的、写字的朋友来聚，泡上一壶老白茶，聊聊彼此的故事，也许会成就几笔交易。我这里亏了，他那里赚了，这就值了。”她满身的松弛感，不紧不慢地叙述着。

我们在她的故事里，也许是她的茶里，入了迷。

忽然明白，有些消失的地方，会变成心里的故乡；而



有些偶然的遇见，原是为了让失散的时光，在茶香里重新相聚。

茶续了三泡，见雨停了，我们起身和她道别。她执意不收我们的茶钱，并再三嘱咐我们，下次一定再来。走几步，回头望，几盏有点褪色的红灯笼在一片绿意葱茏中轻轻摇曳，混着老白茶的香气，在潮湿的空气里弥漫开来，像一幅流动的画。■

听竹

Article- 卜晓莲 Bu Xiaolian

一大早，母亲托姐姐从乡下带来一大袋新鲜竹笋。老公说，今年的笋看上去样子比去年好，应该很好吃。他边说边拿起一支剥了起来。褐色外衣，敦厚实诚，是老家屋边的笋。笋在眼前晃动，犹如整片竹林猛然间跃入眼帘。

记忆里最老的房屋后面是一条蜿蜒的小河，这条河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鲫鱼浜。小河连接黄墩港，流过我家屋后，至隔壁村坊就戛然而止了，或许这就是被称之为浜的原因吧。河岸上有棣树、柏树，和一些叫不上名的树，除了树，整片的竹林密密麻麻，似天然屏障守护着边上的人家。

在我八九岁时，我们家搬到了离老屋几十米外的一个池塘边，池塘的东岸和南岸也有成片的竹林。这片竹林划给村上四五户人家承包管理，池塘西边都是我家的，西墙紧挨着自家竹园，竹子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平日里，竹林幽静，我和姐姐、弟弟会搬了

竹椅、春凳到竹园，看书、写字、做游戏。有时候甚至会把饭菜端到那里，在竹子下用餐，别有一番情趣。

每逢节假日或小蚕共育期，竹园可热闹啦。竹园南边是公房，是组里农户集中饲养小蚕的地方。大人们在这里侍弄蚕宝宝，小伙伴们便会不约而同跟着来，那几天竹子们跟随孩童在笑在闹，在享受生命的纯粹与温暖，竹园成了欢乐的海洋。

我和姐姐的房间与竹园一墙之隔，年少时没有智能手机，电视也是稀罕物，听竹成了我们每晚睡前唯一的消遣。农村的白天人来人往，大部分时间是静不下来的。听竹需要静心。熄灯后闭上眼睛，墙外“忽忽”声入耳，是在催眠，又像是在诉说，人便能很快沉静下来，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宁似清泉，汩汩流淌，与一个又一个美梦相接，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读初中的时候，后面的猪羊棚翻建成了二层小楼房，我和姐姐搬到西楼。住得高了，

视眼宽了，离竹子尖近了。起风的时候，站在阳台上或推开西窗，可与竹们亲脸，也可与竹们握手。竹随风舞，窗外的声音也变得丰富多样起来。

平日里风总是悄悄地来，蹑手蹑脚，竹叶轻轻摆动，用最传统的礼节点头致意。此时你若心静，便会听到它们在窃窃私语。如果风稍用力，竹们便摇动上身，竹叶相互通气，发出轻微的窸窣声。这时的竹子带着清透，也带着睿智与哲思，在轻轻摇摆中将日常赞颂。

能清晰地听到竹子发声，要在大雨或大雪时。淅淅沥沥的雨敲打着叶子，也敲打着竹竿，清脆的“哒哒哒”声不绝于耳，尘封多日的叶子舒展开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淋浴，洗去尘垢，也洗去疲惫。大雪来临，整个竹园“沙沙沙”声此起彼伏，规则内的呼喊略带沧桑，但也轻快和谐。

最不能忍受的是狂风暴雨和暴雪倾轧时听竹呻吟。被压弯了腰的竹子在同伴“吱吱呀呀”的鼓励声中，顶着风浪、雨袭与雪虐，顽强地一次次抖动身体，抖落重荷，在弯腰与抬头间变换姿态，找寻适合自己赖以生存的方式，苟延残喘。挺过去，就是全新的开始。

不能忍受的还有竹子被砍或被劈开时撕裂的声音，那声音带着痛。年幼时物质匮乏，生活用具好多都是就地取材，祖辈和父辈都习惯到地里砍竹来，做成竹椅、竹篮、竹筐、竹席、竹扁担……凡是他们能做出来的都做。后面砍竹做的最多的是农具柄、篱笆、衣架、晾衣竿等。好多竹制品需要经过煅烧才能折弯定型，在火上烤时竹子发出“咝咝”低吟，是为现实生活逼迫蹂躏的呐喊，也是意志品质锤炼时的自我安慰。

除了做成生活必需品外，竹子还被用来当柴烧。取一节竹子，放进通红的灶膛，竹叶先燃着，“哔哔哔、呲呲”一下子化成了灰烬，随后被大火吞没的竹子开始发出“砰、砰、砰”撕心裂肺的哀号，承受了一辈子风吹雨打的竹子，临了被粉身碎骨，以另一种方式为人间烟火加薪。

说起砍竹，想起了窥见偷竹的一个不齿画面。那天父母都不在家，我在楼上午睡，忽然被竹园里砍竹声吵醒。跑到阳台一看，组里一个外姓男子在我家园子里砍竹。他砍完竹，就拖着整枝竹回家了。等父母回来，问父母他们是否知晓，一问三不知，原来砍竹者纯属偷盗，自



此便看不起那些小偷小摸的人。竹子如人，人如竹，淳朴、善良、清廉等美好的农人形象全被这些人毁了。

幸福的日子就是在父母的羽翼下肆无忌惮地吃吃睡睡、唱唱跳跳，还有住所边上有一大片竹子，可以满足平凡日子里的视听享受。推开窗，一大片绿色如3D电影般袭来，梦幻中带着清新和竹香，那是泥土与阳光交融的味道，干净、舒畅。

我喜欢对着绿色的竹子发呆，曾经的我离它们是那样的近且熟悉。我也喜欢听竹子的声音，清幽、空灵、绵长，仿佛从远古传来，直入心脏。竹子的声音独具魅力，或坚韧充满力量，或柔美赋予韵律，无一不体现了竹子的崇高品质：虚怀若谷，内敛从容，坚强挺拔，不愧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四君子”之一。

有人说，尝一口家乡的春笋，就能看见老屋后的那片竹林，看见童年时跟着大人挖笋的欢乐时光。还真是哦！一袋春笋，让我的思绪飘得老远。屋外乌云密布，天迅速暗了下来，大雨将临，耳畔仿佛响起了竹子沉重的呼唤：回来吧，回来吧……屋内“竹报平安”的春联格外耀眼。

岁月不居，时光易老。去年底，竹园西边的家因为搬迁也已拆了，今年去过那里几次，一次是清明，去祭拜父亲，另外几次是陪母亲去看她的小菜园。房子拆了，菜园、竹园还在，竹子音符里的秘密也还在。它是用岁月垒起的情书，留给懂的人慢慢品读。

因为婚嫁,因为在市区居住多年,听竹俨然成了茶余饭后回忆的片段拼接。印象深处还有在安吉大山里的日子,竹的声音、山里人的声音,一直盘踞在脑海。

那一年暑假,我和弟弟妹妹们去山里外婆家玩,一是避暑,二是体验生活。外婆家四面是山,山上种满高高大大的毛竹,气势恢宏,一泻千里。我们几个第一次进山,都被眼前的阵仗吸引,一住就是十来天。

竹子浑身是宝,竹叶、竹枝和竹竿一经把玩,都能变成经典小玩具,并能发出不同的声响。我们会用一片片嫩绿的叶子卷起来,放到嘴边吹,叶子便会“呜呜”唱起来;我们也会将叶子做成小灯笼,放在有风处,“灯笼”便会“嚯嚯”转起来。我们也会将竹枝制作成游戏棒,“哗”地一把投掷到平面上,看看谁能拿到的棒多谁就赢;会截取一小段竹竿,在一头用剪刀头钻几个洞,自制乐器吹起来;我们还会挑几株光溜溜的竹子比赛爬竿……哪里有竹,哪里就有欢声笑语。

在毛竹环抱的大山里,我们每天的活动自是离不开竹,赏竹、玩竹、听竹,一个不落下。长我们几岁的山里小舅舅每天早晚都会带我们出门找松鼠,找刺猬,找山鸡,也找小鱼小蟹。在山沟沟里,在坡上,在房前屋后,我们会时不时对着竹子、对着大山呼喊,大山与竹子回应我们的是同样的语调与深情。

疯玩的时候是听不到竹子的思想的。每次安静下来时,天籁之音便会带着大山独有的韵腔蔓延开来。尤其是在临睡前,外婆家屋后总会传来“浪涛”声,有节奏的韵律很快就带我们进入了梦乡。遇到风大的夜,竹声夹杂着狼嚎狮吼般巨大的声响排山倒海般席卷耳际,我和表妹蜷缩一起,相互催眠,这时外婆会蹑手蹑脚推门进来,坐在床的边缘,轻柔地安抚我们,直到我们入睡。

第一次进山到外婆家是盘山沙石路,也没有汽车,我们坐的是“三卡”,狭窄的山路高低不平,有的地方还十分陡峭,望下去就好像我们在山壁上慢慢往前挪,吓得好几段路都闭眼不敢看。车子发出“咔咔”的破声音,摇摇晃晃,一路颠簸。

那会安吉农家条件都还很清贫,但是那里的人都很热情友善,邻居们有好吃的好玩的总想到我们,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天,好多邻居把我们送到路口。没有血缘、才第

一次见的大舅妈舍不得我们走,一边流眼泪一边嘱咐我们路上当心。大山人的纯朴一直吸引感染着我。

前年再去时,路已修到了山里小舅家门口,山里外公已不在,山里外婆的背更驼了,佝偻的身躯显得格外矮小,见我们前去,山里外婆用地道的山里话招呼我们,把我们领进了小舅家才建设几年的新楼房。

去前我们没有和外婆他们打招呼,怕他们张罗破费。外婆有点局促,让我们在偌大的客厅间坐下,她自己蹒跚着走到茶几前,缓缓地弯下腰,欲给我们倒茶,我和弟弟快步上前,接下了外婆手里的茶具,“不用,不用,外婆,您快坐。”

外婆犹豫着,在我和弟弟搀扶下在长沙发上慢慢坐稳。“你们来,也不先打个电话来呀,家里啥也没有,桌上的瓜子、西瓜你们吃……”“我们来看看您,顺便来安吉玩几天,您不用准备啥哦,我们等会到边上的农家乐去。您也一起去哦!”

环顾四周,舅舅家的客厅足有五六十平方米,四十多寸的大彩电安在正面墙上。三人沙发正对电视机,边上两排单人沙发井井有条。沙发前的茶几上有序地放着三个盘子,一个里放着袋装瓜子、蜜饯、核桃等,一个里放着葡萄和荔枝,另一个里放着半个大西瓜……

外婆双手摇摇晃晃,拆开一袋蜜饯,挨个递,“你来,吃这个,甜!”“荷,你切西瓜,外婆家你来得多,不要客气,你切给超他们吃。”“……”在外婆再三下,我们大快朵颐,外婆满意地直点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到外婆家就是到自己家呀。”寒暄片刻,外婆给我们讲起了舅舅与姨们几家的生活,也讲起了他们这个村坊里的故事。

这几年山里外婆家变化很大,隔壁邻居家更是翻天覆地,低矮的平房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六大间四层楼的民宿和两个蒙古包状的农家乐餐厅。我们在民宿里过夜,隔音效果好,基本听不到后山竹子吼叫的声音了。一条山路改变了一个村庄。

与竹子相伴时间久了,自然而然会听到除了竹本身之外的声音,声声入耳,亦入心。春天,笋在破土、拔节,像极了呱呱坠地的新生娃娃,吮吸着大自然的日月精华,不用几日就长得比人还高。夏天,雨打竹叶,竹子俏皮地抖落一身风尘,迎接更加精彩的季节。■

闲置的村庄

Article—蒋月明 Jiang Yueming

杨家墩是洛溪边上的一个地名，也是一个自然村落的称呼，十多户人家九个姓，唯独没有一家是姓杨的。杨家墩的房屋不砌护墙围不了庭院，却大多与耕地、河浜连在一起，出门就能耕作，就能看见绕村而过的洛溪水。

这个村落里的房屋向阳而建，都经历了从矮屋、平房再到楼房的生命历程，而楼房的建成已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屋檐。这样的楼房外观新颖别致，内部干燥整洁。红木大门“吱嘎”一声拉开，便可迎接四方来客。

村落里的人也一样，从筚路蓝缕、开垦荒地到辛勤耕耘，再外出打工或经商，在经济勃发的浪潮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期盼梦想成真。鼓起来的腰包与隆起来的罗汉肚，使得整个村子里的人活络和热情了起来，亲朋好友与客商串门、拜访络绎不绝，一桌桌丰盛的宴请也是常有的事。袅袅炊烟，给这个村庄平添了几多人间的烟火气。

只不过，这一切都成了记忆中的事情，杨家墩的残垣断壁还在，被水浸蚀的老石垌还在，洛溪边的芦苇与竹林还在，住在村落里的人却找不到了，不管你怎么喊，都不会有人应一声。深情的呼喊已经唤不来开门的人，而一只叫天子的持续鸣唱，只能让整个村子更寂静，让瓦蓝的天空更辽阔。

房子是一个村落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在农村，有了

一座座若即若离的房子，旷野就不再是旷野，只能叫田野了，而土地的属性也因房子被改变，成为宅基地，成为村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一个村落的兴起，是从一座又一座的房子拔地而起开始的；而一个村落的衰败，也是从一座又一座房子的闲置开始的。

刚开始的时候，杨家墩的这些房子都是崭新的，都是家长因势所迫或是子女长大已适婚龄，不得不拿出所有积蓄甚至举债而建造的。它们将锅碗瓢盆的交响和家畜家禽的喧哗包裹其中，将酸甜苦辣咸和清贫的日子收藏其中，将生活的苦和收获的甜杂糅其中，将老人的欣慰和孩子的欢愉弥漫其中。于是，它们身上带着的声音、味道和记忆，成为村落最坚实的印记，也是原住民最踏实的归宿。

一切都在悄悄地改变，慢慢重塑。二十年前，随着硖斜公路建成，离市区十公里的斜镇成为创办企业的最佳选址。于是，一幢幢厂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家家企业陆续进驻，斜镇科技产业园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唯独这个叫杨家墩的村落被时代所淘汰，成为洛溪边的弃婴。这个村落的命运因一条路的建成而改变，从此与耕地断了根脉，只剩下光秃秃的十几座房子和几撮并不茂盛的芦苇与竹林，曾经的辉煌在高楼大厦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与不堪。

村上条件较好的人家开始在市区购房，年轻人住在城里，接送孩子上学方便，他们也享受起城市的繁华，只留下老一辈坚守这一座座楼房的空旷。条件差一点的家庭，家长鼓励子女“学而优则仕”，或支持他们出去找一份工作经一项商，期待有朝一日扬眉吐气。

一切都在悄悄地撤退，慢慢散去。五年前，这个像钉子一样嵌在斜镇科技产业园内的村落，因园区拓展需要被告之拆迁后，整个村子像遭受了八级强烈地震，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尔后，丈量土地、房屋评估、搬运家什、腾空住房、拆迁补偿，一系列必走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当最后一家钉子户绝尘而去之后，没有烟火气的这些房子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开始苍老和衰败。于是拆房队和推土机进庄，一座座楼房在硝烟滚滚中倒下，只留下经年的对联、破旧的沙发，一堆堆足有几十吨重的瓦砾碎片，和附着其上的记忆。其实，房子自己也知道，自打它出现的那天起，离别就在所难免，在自己从矮屋到楼房的蜕变中，所居之人不就换过了一茬又一茬吗？但它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的离别竟然如此彻底与决绝。

最难离的是那些老人，有的因年老租不到房而住无着落，有的不习惯养老院，一进去就生了病。还有个孕妇家庭因宅基地事前没安排妥，推迟了建房工期，如今孩子都好几岁了，还没能住进新房，只得在市区买了高价房。去年，从小被抱去山东高密的兄弟来认亲，看到自己的出生地竟是一片废墟，不由得嗟叹不已……

杨家墩这块土地被镇里收回后，曾有商家来看过，据说挺满意的，不久听闻商家生意蚀本，土地不要了，后又听说经济大环境严峻，无处招揽商家。于是，一群老人重回村庄，住进五千元一间的彩钢房，夏热冬冷，住这样的地方简直是折磨，但问这些老人在此过得怎么样，却都说：“蛮好，简单而快乐。”回答得竟那么如同一辙。更有甚者，一个拆迁队在这里搭建了多间彩钢棚，作为歇脚之所，他们将别处的建筑垃圾倒腾到了这里，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和价格转运。从此，杨家墩接纳了一个建筑垃圾场的存在。那些遗弃之物，就像巨鲸散架的骨殖，在灰茫茫的大地上等待被风化，被遗忘。如果彩钢房算一种建筑，那么，在杨家墩它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被移植，因为它省略了很多程序和部件，没有水和土的交融，没有砖头和水泥的结

合。它的出现，给临时住在杨家墩的人解决了很大麻烦，但也给杨家墩带来了很多麻烦，只因它和大地的关系不像土坯和砖瓦房那样紧密，营造不出独立的审美空间，随时有被搬迁、被遗弃的可能。更令人悲伤的是，宝贵的土地资源竟成为建筑垃圾场，搁置在众人眼前，偌大的一个村庄的变迁，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舌头上的笑柄。

在此之前，即便是一个饲养猪羊畜牲的草棚，都藏着杨家墩最早的春天，藏着每个杨家墩人的希望。拆迁来临后，这里再也藏不住什么了，于是有的人开始在废弃的家园上种上大麦、油菜及其他蔬菜，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有限的空间上实现了农民的“返璞归真”，但是已经硬化无法渗进更多肥料的土壤哪能种得出像样的庄稼来？

高楼大厦俯瞰着杨家墩嘲笑，一阵阵狂风带着尖厉的讥笑吹过这片土地的上空。那些在这里出生的曾经的农民，站在自己家园的废墟上，摊了摊双手，拉长着脸暗暗苦笑。

又有商家看上了这块土地，镇里很快对杨家墩上的彩钢棚做了一次全面清理，这里又恢复了寂静，只留下几只麻雀叽叽喳喳，仿佛这里才是它们的家。

建筑原本是原住民按照自己的需求一一建造的，人们在其中生活，留下属于自己的气息。面对一个废弃的村庄，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只能不断地通过建筑或村子里最后遗存物的信息搜寻，才能大致了解这个村落的前世今生，以及得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的精气神。

近闻，因关税战造成那个商家外贸产品滞销，投资项目被迫停止，杨家墩又被闲置了起来。村子内的那些残垣断壁还在，被水浸蚀的老石墙还在，溪边的芦苇与竹林还在，抵抗和支撑着一段时光的荒疏与萧条。杨家墩，这个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自然村落，就这么成了曹操手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又如一块鱼骨卡在洛溪南岸的科技产业园中，成为“无着落”的代名词。

整个村庄上的人慢慢散去，一部分人居住市区，享受着城市的繁华生活；更多的人搬到紧靠斜镇边上的洛溪家园，住在底层采不到阳光的联排别墅内。他们以离开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为代价，实现由农民到居民的身份转换。唯独我，感怀故土的养育，只为多留下些乡间的念想，迁到了一个更偏僻、更带有泥土气息的叫“塌里浜”的地方。■

摇到大港去

Article—童程东 Tong Chengdong

醒过来，才发现母亲在轻轻摇着我的肩膀。她说：“五更头到了，快起床。”我迟疑着爬起来，竹榻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坐在床沿上，眨巴着蒙眬的眼睛。感觉到处是昏黄，一切仿佛是浸在了浑浊的河水里。我渐渐想起了昨天晚上的诺言：“我要跟你们摇到大港去。”

为了这个梦想，我已经暗中准备了好久，还老是害怕机会被姐姐抢走。我跟着大人到水田里拖稻草，再到桑园地里晒稻草。那些稻草被扎成圆锥的样子，密密麻麻地站在田间地头的所有空地上，接连暴晒了半个冬月。现在，到了收获的日子了。父母把稻草绑起来，拴成了一个一个的“圈捆”，就是方方正正的稻草垛子。

母亲把干燥坚硬的毛巾扔进了脸盆里，再从水缸里舀了几铜勺井水。哗啦哗啦，毛巾在瞬间吸饱了水，像红色的鲤鱼活泼起来。母亲手脚麻利地捞起湿毛巾，几下就绞

干了。她过来给我擦脸，擦眼睛，擦鼻子，擦嘴巴，擦额头，擦脖子，清凉的感觉在我的头部漫延着。我终于告别了蒙眬的睡眠，彻底清醒过来，看见红色的霞光爬上了窗棂。

母亲掀开镬盖，乳白色的水蒸气和红色的阳光交融在一起。她习惯性地抓起勺子，在大铁锅里面捣了几下。热气蹿了上来，一直冲到了平房的木梁上。经过这么多年的烟熏火燎，木梁早已经变成了深棕色，亮堂堂地架在屋顶上，说不出地牢固和可靠。母亲找来小铁锅，开始用大勺盛粥，锅巴粥的嫩焦香瞬间充盈了整个小小的屋子。我的肚子里不禁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响声，忍不住说：“妈妈，我要吃粥！”

母亲麻利地盖上锅盖，再用蓝印花布裹起来，放在竹篮子里面。她回头说：“再等等吧，我们到船上去吃！”

到船上去吃！多么新鲜的方式，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高兴地点着头，跟着母亲

出发了。姐姐还在睡梦中，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母亲轻轻锁了门，我们踩着满地的朝阳出发了。

转过竹林，看见去往河边的小路上缓慢移动着巨大的稻草垛子，还擦着路边的竹子和树木，发出沙沙的声响。

“歇会儿吧，吃粥了！”母亲冲着稻草垛子喊着。

“还有三捆，搬好了再吃！”父亲的声音从垛子下钻出来，瓮声瓮气的。我看见垛子下长着父亲的大脚板，穿着泥土色的帆布鞋子。鞋头已经破了好几个洞，大脚趾伸到了鞋子外边。

我们跟随在父亲后面，慢慢挪移到了河边。水里泊着长长的水泥船，上面已经堆满了浅褐色的稻草，山一样层层叠叠。船头和船尾分别有粗壮的麻绳拴住了大树，一块跳板颤颤巍巍地搭在船帮和岸上。

嘿，父亲把最后一捆稻草稳稳地码放好。他黝黑瘦削的身形终于从沉重的负担中脱离出来，坐在船头拎起茶壶咬着茶嘴喝水。“咕咚咕咚”，肚子有节奏地起伏着。我和母亲小心翼翼地踏上跳板，来到船头盘腿坐下。母亲放下竹篮，解开蓝印花布，掀开锅盖，热气已经退了，锅巴粥的香味浓浓地包围了我们。三大碗嫩黄色的粥面上躺着几条深褐色的咸菜，我们三人埋头吃粥。父亲吃粥的声音最响，速度最快。我们一碗还没吃完，他已经吃了三碗。还剩下小半锅的粥，矮矮地趴在锅底。母亲有序地整理好，舀了河水洗碗。那时的河水清澈，甚至可以食用呢！

“爸爸，大港在哪里？”

“在小港的尽头。”

“我们去大港干啥？”

“换 1000 块红砖。”

“换红砖干啥？”

“造房子。”

船开了。

父亲在船尾摇橹，母亲在船头撑着长篙，不断调整着航行的方向。我坐在船头，背靠着稻草垛子。东边的天际通红通红的，仿佛刚刚刮过痧的脊背。船头扩散出浅浅的波纹，两边是绿得发黑的水草。水草上面栖息着一

两只白色的水鸟，它们正在低头寻找着水里的小鱼小虾。看到我们的船过去，“哗啦啦”，打着翅膀飞走了。水面上时不时地扭动着一两条水蛇，它们游泳的姿势很滑稽，就像村子里的大肚子女人。两边的河岸上高高低低都是树，那些高大的榉树上搭满了喜鹊窝。有的树上甚至搭建了五六个窝，远远望去就像超大的冰糖葫芦。喜鹊起得早，不断在自己的家门口起起落落。也许，它们正在给孩子们喂食呢。

那些倾倒在水中的老树是最可恶的，露出狰狞开裂的面容挡住了水泥船航行的路线。父亲远远看见了，就停下摇橹，找一条分岔的港湾转个弯，选择了另外的水路前行。

前面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个村庄，有老人在河边的石墩子上淘米洗衣服。前面横跨着小石桥，中间的桥洞刚好可以通过我们的水泥船。父亲收了橹，小心翼翼地站在船的左边用手撑着桥洞。母亲收了长篙，站在船的右侧摸着桥洞。两人相互问答，船一寸一寸向前动着。

过了桥洞，父亲又摇起了橹。他说：“凡事要小心，上个月大树村的黄金龙摇船撞断了桥梁，被他们扣住了不放，赔光了一船米才回来。”

说话间，前面的河面越来越大，水流也越来越急。在转了一个大湾后，终于来到了宽阔的水域。

“大港到了！”父亲说。

轰隆轰隆，巨大的砂石船在中间来来去去。“呜——呜——”长长的机帆船船队连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在河中主干道行驶着。我们的船，像蜗牛一样沿着河岸爬行着。我躲进了装满稻草的船舱，脑海里有一种晕眩的感觉。

“啪啪啪”，一艘装着柴油机的挂桨船从我们身边开过。激起的水花瀑布一样倾泻到我们的船上，大港的水浑浊腥臭，还带着股机油的味道。我抹去脸上的水珠。听见母亲在船头哭喊着：“稻草湿掉了，稻草湿掉了！”

父亲则冷静地扳着橹，短促而有力量地喊着：“撑篙，稳住。”

母亲渐渐平静下来，河水和汗水顺着她满头的乱发流下来。我多次想上前去帮她擦一擦，都被她用竹篙给顶了回来。

太阳已经蜕去了羞涩的红光，贴在我们的头顶炙烤

着。那些挂在稻草上的水珠闪着火辣辣的光，仿佛随时都会燃烧起来。母亲站在船头，脚步踉踉跄跄的，双手撑着长篙，防止我们的船漂到中间去。河中间各种轮机船咆哮着，奔驰着，蛮横无理，横冲直撞。如果不小心撞上去，肯定是粉身碎骨。由于是逆水行驶，速度很慢。此时，父亲收了橹，也撑起了篙子。他先把竹篙撑到河边的硬地上，接着整个人扑到竹篙上向后推去。父亲的身体弓起来，随着船只的前行，他向着船尾艰难地行走着，身体又慢慢变直，与竹篙连成一线。接着，再把竹篙收回来，赶紧找到一个新的起点，重复刚才的动作。我趴在船舱中，透过稻草的缝隙看着父亲，太阳在他满是汗流的脊背上起起落落。

“到了，砖瓦厂到了！”父亲终于露出了笑容，“挺住，不要松！”

我站起来，看见前面耸立着三个小山样的土堆，上面插着高高的烟囱。渐渐地，砖窑的阴影吞没了我们，我感觉得了一股说不出的清凉和爽快。

母亲听着父亲的指挥，拨转船头，进入了砖瓦厂的分岔河道里。父亲装好了橹，轻巧地摇着。砖瓦厂的码头上停满了各种船只，有灰不溜秋的装泥船，有昂首挺胸的机帆船，也有满载稻草的水泥船……看到了同伴，父亲笑着和他们打招呼。我们的船被引导到一个狭小的水道中，前面一排长长的队伍都是稻草船。岸边有一个卷扬机，正在把捆扎好的稻草吊上去称重。

母亲从船头的舱洞里拎出了早晨剩下的半锅冷粥，招呼着父亲来到船头。父亲踏着水泥船的边沿走过来，时不时地在别人的船上搭一脚。粥不多，刚好可以分成浅浅的三碗。父亲抚摸着我的头，把粥往我的碗里倒了一些。接着，他扬起脖子几乎是把半碗粥灌了进去。母亲悄悄地想把粥分给他，他笑着推了回来。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锅巴的香味充盈了整个身体。我剩下半碗粥，倒进了小铁锅，想等父亲饿了给他吃。

稻草船队缓慢地移动着，轮到我们了。检验稻草的师傅上船来，他用一根长长的带着刺的铁钩子插入到稻草中间，拉出来一小撮。

“怎么都湿了？”他面无表情地说。

父亲赔着笑，从衣兜里摸出舍不得吃的香烟递上去。

检验师傅叼了一根，点着了。

“打八折，只能换 800 块红砖！”

父亲吃了一惊，他说：“我们晒一晒，日头这么大，一定能晒干的。”

检验师傅挥了挥手，让我们到前面的浅滩平地上去。父亲吃力地摇着橹，来到那里，架上跳板。嘿，他咬紧牙关，俯下身子，背起了一捆稻草。母亲也上去帮忙，她半捆半捆地搬运。我也抓起单个的圆锥形稻草把子，来来回回地运送到岸上。嗓子里快要冒烟了，脚底板下全是汗，滑腻腻地穿不住鞋。干脆，我把鞋子脱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稻草的重量正在逐渐地增加。最后，我几乎是拖着两把稻草在走，就像老牛牵着犁刀在田里耕作。我回头看着父亲和母亲，他们每走一步几乎都会在跳板上留下一个新鲜的汗迹脚印。我没有听到他们一声的抱怨，也没有看见他们一丝的退却。在这个正午的跳板上，我们三人进行着一场无声的马拉松。

慢慢地，浅滩上晒满了我们的稻草。它们齐刷刷地站着，仿佛就是一支军队。我的心中升起了一股豪气，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将军。八月正午的太阳火一样洒下来，我们三个人走动着，翻弄着，生怕漏掉一点湿点没晒干。

太阳渐渐西斜，父亲检查了所有的稻草。他重新开始捆扎，再运送到船上，来到卷扬机下面。随着稳稳嗡嗡的机器轰鸣声，我们捆扎结实的稻草慢慢伸到了半空中。那金黄的稻草，正在朝着太阳旋转着。

晚霞金灿灿地挂在天边，落在水里。我们满载着 1000 块红砖回家了，回去的水路顺风顺水。我们弃了船橹，站在船头撑着长篙。我把藏好的半碗粥倒出来，三人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父亲说：“等明年收了早稻，再用稻草去换 1000 块红砖。”晚风轻轻吹干了我们的汗水，太阳还没落下去，月牙早早地爬上了东边的天际。■

夜宿老姆登

Article-项伟 Xiang Wei

去知子罗，看怒江州府遗址，这座“记忆之城”，坐落在碧罗雪山海拔 2000 米处的山梁上，为什么昔日繁荣的城市，会成“废城”，从州府所在地一路下降成为一个村子？一个说不清的“谜”。

沿着怒江行，往碧罗雪山，绵延百余公里，山中云雾腾升，山峰犹如波浪滔天的大海中的小岛。去知子罗必停留老姆登村，导游说是必经之路，安排夜宿老姆登。

车行新公路，盘山到了碧罗雪山半山腰的老姆登村，道路旁已经停满车辆，看来游客还不少。老姆登村是个悬崖村，隐藏于怒江大峡谷中，属于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名字有点洋气，叫老姆登。打听后，了解到，原来“老姆登”是怒族语，意思是“人们

喜欢来的地方”。一个好名称。

好名称也要有好人帮。导游介绍，三年前上海开始帮扶老姆登村，建设了 20 多公里旅游公路和游客服务中心，优化老姆登村旅游环境，解决了“路难走、人难留、车难停”的问题，从而让山中老寨成为国家 4A 级景区。

我们订了银芳客栈，到了才知道，客栈在村庄上端，几乎在山顶。整个村庄在半山腰间缓坡地，呈梯形聚落，海拔 1800 米左右，青山绿水，一片原生态，像云端上的美丽小村庄。“村在景中长，人在画中游”。

客栈伍老板带人到村口接，他年约五十，人瘦不高，脸上带着微笑，他组织搬行李。上山从走大道变小道，走了一层再上一层，视线突然宽阔，已经在村庄顶端。银芳客栈是私

家大院，一幢三层楼加阁楼，除了底楼他们自己住宿和厨房，共有可接待的6个房间。老板健谈，说老姆登在大力发展战略，他开了客栈，现在村里农家乐已经开设30多家。老姆登村原来属于中国最贫困的“三区三州”范围，现靠开发旅游脱贫。

住宿办理，由伍老板的二女儿进行，她二十多岁，从广东打工地回来，开始照料客栈，现在预约和手续等都是网上操作。伍老板有三个孩子，前几年都去了东部沿海打工，现在旅游要热了，二女儿先回来，她管着接客人。

伍老板人豪爽，看样子像当过兵。问他，没有当过兵，他哥哥当过兵，上面的老兵客栈是哥哥家开的。往上望，果然有红色醒目的“老兵客栈”大字。他家客房不够时，就安排去那里住。

客栈高，视野宽阔，位置极好。这天夕阳好，景色秀美，远景，巨大绵延的山峦，高黎贡雪山峡谷映照，阳光照得雪山发亮，彩霞飘浮在当地有名的皇冠山上，情景像皇冠加冕奇景。近景，满山茶园，碧绿鲜艳，村口观景台上众多游客在闪动，热闹非凡，对着皇冠山拍照。层层叠叠的民族风格民宅，错落贴在山坡上，山寨中间一口池塘，在阳光下闪着村庄的倒影。小广场上，一座“中国最美山寨”雕塑，一对怒族人。原型是郁伍林和他的妻子鲁冰花，致富带头人。悬崖边上，红白相间的房子，是怒江流域最大的基督教堂老姆登基督教堂，远近闻名，规模宏大。教堂是百年前由法国传教士建造，正对雄伟的高黎贡山，风光秀丽，

池塘映衬着教堂倒影，像一幅美丽的油画。

晚饭在旁边的怒寨客栈吃饭，店主端上来一大盆“手抓饭”，用了两只鸡和熏咸肉，还有八盆蔬菜和粗粮。二女儿帮助着拿盆子端菜，原来这是她的堂姐家，也算吃住搞合作。饭后，好客的主人泡好了茶水，让我们品尝高山茶。

山里的夜很安静，不过雄鸡叫得很早，三点多就叫



了，随后鸟儿也欢唱。天亮后，天气好，一层薄雾飘浮在山际，装饰得梯田和农宅仙境一般。

早饭后，伍老板送我们下山，送到村口。伍老板说，村内的盘山公路马上筑好了，你们下次来，汽车可以通达山寨里山顶上的人家。

老姆登到知子罗很近，只有5公里。我面对曾经是怒江州最繁华的首府、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如今的一座美丽“废城”，原因是30多年前预报有一场毁灭性的滑坡而迁城，放弃了古城，不过灾难没有发生。■

卢山的诗

Article- 卢山 Lu Shan

枫杨树不说话

呀，皮肤上的烧烤店！
把我的骨头当作火把！
钢铁和玻璃，冒着热气
忍不住也要开口说话
游客渴望河流上的晚风
手臂摇晃要招水底的魂
巨大的汗滴砸向大地
如火星疾速撞向地球

风推着火，火裹着风
谁的布道？这古老的刑罚
此刻，这人间的蒸笼里

河畔的枫杨树不说话

高举着绿色的巨伞
它笔直的根茎和翠绿的叶片里
无数条涓涓细流
向着天空，从地心出发

为一个黄昏而写

此刻，独立于旷野和黄昏
我陷入一种古老的悲伤
如一个破碎的瓶子，再也无法
于晚风中发出一点回响
是的，我空空荡荡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挽留
她描绘在大地上的华章
和离去时布满天空的笑颜

然而，沐浴圣辉，尘世已满足
群山起立敬礼，野草集体顿首
我是被天空放牧的流星吗？
我是从大地上升起的河流吗？
当孩子们的眼睛黯淡下来
围绕在我身边的，林间的风声
以及晚霞和云朵的碎片

山中一日

清晨，几粒鸟鸣落在屋脊
这催我起床的天然闹钟
无须提前预定。推开窗子
满山的青翠，是湖州的问候

此刻，有谁背着朝阳远行？
有谁对着河流梳妆？
昨夜梦里的片刻欢愉
是否来自门口的那株茶花？

我要为这个清晨写一首诗
抱着一棵柳杉大哭一场
溪水脚步不停，把我的心意
带下山去，向世界分享



雨中漫步江南

黄昏时，炊烟附和雨水
写一首江南的抒情诗
竹林此起彼伏，如不成文的诗章
虫鸣召唤我们，穿越流水的防线
在细雨里漫步

石板路蜿蜒而下，引我们走向云雾
小溪旁，几声狗吠推开柴门
山脚下的几间土屋
这群古代的隐士，门口都有
三只白鹅，两排松树

飞白的诗

Article— 飞 白 Fei Bai

吕山乡的秋夜

我们尽情在秋天的夜晚撒野
用完了整个苦夏的储藏
我抬头寻找被云遮蔽的月
——竟如此羞赧，像个迷失丛林的孩子

我只能孤身来到长兴，去往湖州
只为那个在两山错漏间
肆意吐纳的神秘事物
——吕山的花海竟无限包容我
解决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当青山教人沉默
绿水自由涤荡。我所能理解的美好
是长途奔袭后的安宁
像水汇入，真实的钱江——

我确乎成为其中真实的一部分
听，吕山乡早已没有秘密。秋虫唧鸣
雨后的秋天，我和你，竟无限广阔

过胥仓村荷池

清涟亭下，我们听村里人介绍地方简史
从藕的中孔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抬头，“明德惟馨”高悬——
更广大的视野外，无限夏荷正包容着彼此
一想到当年伍子胥曾屯兵于此
热浪便从荷叶上翻滚过来
每一朵绽放的焰火，都是我的心上人

天荒坪上的树

我找了很多角度去拍这棵树
它一点儿也不纯粹
和湖面上的风，快要落下山脊的夕阳
桀骜地糅合在了一起
作为树的形象，即将消散
人群反复经过
把身影悦然刻进他透彻的目光
“没有那么闷热了”
——卢山兄嘀咕了一句

他微微倾斜了所有枝干
此刻,他就是我的神秘主义
一种新余村书写下的
松风吹解带。听,秋虫开始唧鸣
明月将再次照拂弹琴之人

在杉树林里

每个人都走得匆忙
打着花伞
投下沉痛的阴影
一群人的痛
看上去
没有那么鲜明
他们踩着
荒寂的小路,从黑夜
直指黎明
多么无限的绿啊
我也仅仅只能
描述这几句

洛水湿地遇雨

有乌云,热风,眼下唯独
剩大片迟疑的夏荷
——众人已辨不清方向,急匆匆赶路
生活里到处布满迷茫的荒野
到德清了,雨便开始落下所有防备
他们撑开文学馆的伞
我终日戴帽,踱步缓行
当四周覆盖农田,蛙鸣深藏于
洛漾山野不知名的鸟叫背后
我发现通往书院的小径上
已无多夏意,初秋的无限蒿草暗自爬满
异乡客们深刻的眉头

献给地球的情书 ——记于南浔照相博物馆

在一幅萨尔加多的图片前
放慢脚步——
它确乎,攫人心魄
我从来没以这样的角度
凝视过地球情人
乌云倾泻的是委屈后的号啕
山峦连绵,断崖确立决绝
凑近,只是亲密端详
更多的,恍如峡谷深情
教给我这情人之子
谨慎,且保持中年之后的远观
而那些透过阴沉,肆意坠下的光芒
高贵神秘
——是的,这并非全部真相
可必成为今后恍惚间
奋笔疾书的独白

雨中,别德清

整日,我们都在林中并肩行走
偶尔摘下路边的青枣
在手中轻捻
再把头顶阴雨的混沌和大块层云
驱赶到视线以外
我们认真座谈
也在后排低声交头接耳
用青山绿水铺陈的古老精神
滋养迷茫燥热的大地
黄昏里
我的名字叫异乡者
——“也请大家常回家看看”
声音中滴下水声
雨不会就此停止。这世界多热忱

从窗玻璃后，映出每张熟悉的脸孔

小书请我们喝咖啡

——在长兴记一次诗友小聚

小书请我们喝咖啡，她是冷艳黑玫瑰
天鹅城酒店大堂，屏风正隐藏所有
——我们谈起近况，也涉及虚无
大颗冰露珠淋漓而下。饮管却能肆意弯折

小书请我们喝咖啡，她高挑且自如
每个人眼里吐露微光，坐姿松弛
我还不认识禾子，只留意了永胜茂密的发
时间绑缚肉身，普罗米修斯落荒出逃

小书请我们喝咖啡，牛皮纸袋被收回
初秋的第一杯，还真是因为我们彼此念想
座谈却毫无边界，哦，我居然还要猜测
——你！谁会第一个手舞足蹈

正午之下，小书请我们坐下，喝咖啡
对应你们此刻的模样。“无名，故我在”
没有一个人写得出空泛内视之诗
不要抱怨，只需把小块受伤的淤青赶紧遮掩

树和铁塔

去湖州路上我一直盯着窗子
它将所有物体催促起来
框定，急速打包带走——
一片香樟林，围裹着几个银灰铁塔
听闻金属与自然主义者密切对话
闪念如虹。正和余退兄聊到“对冲”这个词
两股洋流偷偷交融，消解生活的郁结
当树叶穿透钢铁中自如生长

它几乎快接近腐朽的贵族
钢铁多么寂静，耳畔立秋刚过
早已落叶纷飞

深夜水果

粮食拒绝久矣。说的不是我
为所欲为，而是它
终日在体内聚集不散
穷兵黩武，腐烂且挥之不去
只能任由香蕉、西梅以及
一大枚水蜜桃的狂妄和纠葛发酵

它们自有清灰色盛宴与狂欢
却独独留赠我光盘的
一枚哑然鱼骨

洙泗路夜望

一路狂奔，趁夜色还没将我囚困
所有陌生的车流和隐火
都在这条路上，世代蔓延
我此刻
独立于九楼窗下
巨大玻璃正快速嵌入我的睡眠
把失眠的镜像
死死压在黑背蛇脊之上
更远处，灯光更浓
更令我黯然心动

没有一个声音会瞬时消失
没有一栋房子能让我避而远之

超市里（外三首）

Article- 金问渔 Jin Wenyu

超市里
南瓜冬瓜西瓜同一价格
我一怔
想起两个童年伙伴

从未有过如此齐整的标签
四十年前
也是西瓜贵些
在那个以分计价的年代
我们仨
常一起谈论理想

如今
三个年过不惑的男人
竟然殊途而归
写着相同的薪资要求

在每个劳务市场
频频投放简历

冬季无雪

很久未飘雪了
花开三载的忍冬
还没见过她的模样

年年空手而来
这季节呀
只携着冷眼

只有柳絮纷纷扬扬
在初春



作一场无言的善后

山兰

又一年失信
窗台上
她不拔枝也不抽芽

她鸟瞰着
与山里不一样的世界
有风袭来
弯一下腰
有雨滴落
又低一下头

我培土、施肥
她丢来眼角的余光

那缕久违的幽香，就像你

只在那年春天路过我

污渍

刚洗净的车子
又被落上了鸟粪
雨刮呻吟着
来来回回
抹不去结痂的斑块

年年上山撕网，清除
候鸟迁徙线上的死亡陷阱
却隔三差五
收到这坨坨回赠

疾驰的视野，一次次
躲闪在污渍后
人世间的善意啊
最终不得考验
我渴望着的暴雨
始终未至 ■

青绿有声（组诗）

Article- 伍元之 Wu Yuanzhi

两山之间

山和山之间
隔着多远的鸟鸣
取决于我们
把哪一个响亮的时刻命名为开始

关掉碎石机
关掉胸腔里的雷
关掉足够让所有鸟同时沉默的产能
转身
一条河开始分岔，流向我们
他们，流向尚未出生的
雏鸟、幼虫、鱼苗

夜航船
灯是唯一的动词
点

一点
一点点
擦出黑暗中的波光

闪烁中听见山在整理衣领
你摸了摸耳背
仍旧有黑色的矿渣落下
如同此刻雨从竹叶上
练习跳伞

返程，高速公路上
后视镜里，两山越来越缓
一对躺下的括号
把鸟兽人鱼所有句子
轻轻合上

闭上眼，方言陀螺
越转越快，越转越轻



直到把自己转成一句
谁也听不懂的湖州话
善，善，善
光终于不再坠落
它成为回声

南浔寻水

酒是另一种水，
把我们放在时间的对岸。
年轻的朋友举杯
满杯偶然
空杯偶然

命运并非炸裂的瞬间
而是软线绵延
缓慢把我们系在
所有可能之上

湖州新饮

拿铁表面
漂着一座
用奶沫复原的
小山
用吸管
轻轻捅破
立刻塌方
露出矿脉的风味轮

舌尖
长出
笋尖儿
啵
顶穿上颤的天花板

盘山·天荒坪

小核桃在窗外晃动
青色的果实
轻轻拍着车脑袋
水在坝体里沉默
风轻无雨
在螺旋里上升
每一次转弯
都是一次轻微的失重 □

低调的短笛（组诗）

Article- 汉江 Han Jiang

外卖

走盲道，吹口哨，
却被背后闷声送外卖的
撞倒了。

钢钉固定锁骨——
不能放声高歌，不能
憋气吹口哨，也不能
蓦然回头……

整个月，一日三餐，
低调叫外卖。

清明

雨不纷纷，是滴答。

车的挡风玻璃上，
左右的雨刮器像手
不停擦着泪。

公墓是座小山。
抬膝、上坡——
将近四十五度。走着走着，
有点酸，我的手
成了雨刮器。

写诗

临屏，每个凸起的键
是凹下去的锁孔，
手指是钥匙。

所有的汉字分门别类，



任凭挑选——

组词，造句，成诗。

唯独此时，我才会有

君临天下的感受。

落叶

黄的甚至是红的树叶，

在扫帚前翻飞

熄灭的火焰。

我欣赏它们飘舞时

弥补着半空的空。

落叶是小船，风是水流，

或湍急，或漩涡。

我成了摆渡人，

从秋抵达春。

复活

偶尔去调剂品市场。

认真看了一圈，

日用品居多，七八成新，

价廉。

哦，买一件，等于

让它复活，也等于让自己

发挥了一次余热。■